
消失女神
倪匡科幻系列
公主傳奇
第九版

目錄

（一）沒有本錢的買賣……一
（二）公主的權杖……一九
（三）博士的錯誤鑒定……三六
（四）一批價值連城的寶物……五四
（五）神通廣大的軍長……七一
（六）訊號來源在東京……八八
（七）軍長的野心……一〇五
（八）不凡的少年……一二二
（九）愛因斯坦再世……一三八
（十）雅典娜女神像……一五五
（十一）青龍內心的秘密……一七二
（十二）外星人拿去女神像……一九〇

消失女神

一、沒有本錢的買賣

十五年之前，極具商業頭腦，野心勃勃，機智過人的日本人井上恭二，創辦了「大世界集團」，自任永遠董事長。他的創業方式，十分特別，只怕是世界首創——他自己撰寫了一篇文章，刊登在日本的各大報章上，用廣告的形式發表，而那筆廣告費，也不是自己拿出來的，而是來自他密友川崎信子的私蓄。

事實上，他的整個創業計劃，也全是在信子的香閨之中想出來的——從最初的概念，到完全成熟。

他最初的概念是：他要做生意，要做大買賣，要發大財，可是他又沒有本錢，所以，他要做的買賣，必須是沒本錢的買賣！

當井上恭二第一次向信子提出這個概念的時候，兩個人身上，都一絲不掛，信子白皙飽滿的胸脯上，還有着許多細小的汗珠，她的雙手，緊抓着井上肌肉紮實的雙臂，俏臉上的神情十分古怪，像是才從一種抽搐之中，鬆弛了下來，氣息仍然急

促，胸脯起伏，挺聳的雙乳，蕩起一片眩目的乳波。

她的聲音也十分嬌甜：「你眞……好，這世上，只怕沒有甚麼是你不能克服的！」

井上在信子的上面，他居高臨下地看着信子，有一種男性的極度滿足感，他先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在他吸氣的同時，信子有相同的反應，然後他道：「你說得對，我要克服沒有本錢的這個難關，開展我的事業，我要做沒本錢的買賣！」

由於井上說得十分認眞，信子先是呆了一呆，然後，她就「格格」嬌笑起來——她十分懂得發揮自己的媚力。

在笑的時候，她會使自己的嬌軀作適當的顫動，使得和她緊貼着的井上，感到異樣的刺激。

她自然也十分善於控制自己的聲音，使之聽來十分悅耳動聽。

信子這時，用聽來十分傷感的聲音道：「沒本錢的買賣？喲，有甚麼買賣是不要本錢的？只有我們女人，可以做沒本錢的買賣，我們的身體就是本錢！你在想甚麼？我們不是要儘量忘記過去的一切嗎？」

她說到這裏，故意把井上的身體推開了些，用十分欣賞的眼光望着他。井上有着標準的運動家的體型，而且面目俊朗。信子有着任何男人一看見就目定口呆的胴體，也有甜美嬌俏的臉容。這一雙男女在一起，誰看到了，都會稱讚一句：「好一對金童玉女，簡直是童話世界中的人物！」

如果他們的身分，一個是王子，一個是公主，那也的確是一對神話中的人物了，然而他們都不是。

由於他們在這個故事之中，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，所以有必要對他們兩人，作一個簡單的介紹。

井上恭二那一年，二十七歲，出生在四國島的一個小農家庭，由於是次子，他沒有機會承繼上代那菲薄的田產。事實上，他天生十分有野心，早就立志要到大都市去創一番天地，絕不甘心一輩子在農田之中消耗生命。

所以，他十五歲的那一年，就毅然離開了家鄉，到了他第一個選擇——東京。恭二的機會不能算不好，他到東京的時候，正是日本舉國上下，已經擺脫了戰

敗所帶來的精神桎梏，開始奮志向上，經濟起飛的大好時代，有無數的機會，在等着人去發掘。

可是，即使有了機會，也要有一定的實力，才能把機會發掘出來，一個才十五歲，只有初中學歷的少年人，能有甚麼掌握機會的實力呢？

於是，他就只好像無數在這個年代，由鄉村湧向大都市的青少年一樣，做些自己並不願意做的工作。恭二有兩個長處：其一是他極快地適應了都市生活，其二是他身形高大，而且出落得十分俊俏。

所以，幾年之後，他自然而然，投向演藝事業。可是他徒有俊俏的外形，却全沒有演戲的天分，一直無法克服在鏡頭前的僵硬動作。和他同時加入電影公司的青年，大都紅得發紫，像小林旭，甚至遲他一年入行，他自知沒有希望，就退出了電影界。

在電影界三年，對他來說，也不是沒有好處。當時流行硬派的硬性電影，要求硬派小生，有十分健碩的體型，所以他在健身上，下了苦功，練成了一副世界先生型的體型，極其健碩——也許這樣的體型，應該配上十分粗獷的臉型，和他太俊俏

的臉型不合襯，所以他在銀幕上，就紅不起來。

可是，當他在好幾項健美比賽之中得了獎，又加入了一家健身院，成爲教練之後，不到三個月，他就被調到女子部去，作爲女子部的教練，而得到了女子學員的極度歡迎。在那一段時間之中，他生活豪奢得像王公一樣，自然一切花費，都由心儀他的女人供給，而他給以那些女人甚麼樣的回報自然也盡在不言中。

這一段生活，他並不引以爲耻，而且，在當時，他也準備一直這樣生活下去。

（恭二初時的生活，倒眞的是「沒本錢的買賣」，或者說，本錢就是他的身體。而後來，他眞的從事了沒本錢的買賣，當然不是指這種「行業」而言，而是一項眞正的沒本錢買賣。）

由於他聲名越來越盛，想得到他服務的女人，地位也越來越高，財富也越來越多，他很可以藉此一直生活得很好。

然而，人生是有很多轉折的。

井上恭二一生的最大轉折，就是他認識了川崎信子。

他認識川崎信子那一年，他二十六歲，信子二十一歲。

二十一歲，對一個女性來說，正是花一樣的年華，對信子來說，只看外表，確然如此，二十一歲的信子，美麗成熟得叫人窒息，只是沒有人知道，在信子燦爛如朝陽一樣的笑容的後面，是一顆冰涼的、近乎死亡的心。

這一切，自然和她的遭遇有關。

信子的遭遇，一般來說，只發生在悲情小說之中，可是都實實在在，發生在她的身上。

信子來自北海道，她極可能有阿伊努人血統，阿伊努人，稱蝦夷人，本來分佈在本州諸島，後來被迫遷到了北海道，再一直北遷，有一部分到了庫頁島和千島羣島。

這種歷史上一個民族遷徙，對信子的命運，起了決定性的作用。

最早，可能早到幾百年之前，一個阿伊努女人，在庫頁島或島北的俄羅斯土地上，和一個白種俄國人有了性關係，因而懷孕，她生下的孩子，不論男女，就有了白種人的遺傳因子。

這種遺傳因子，並不一定立即在下一代發作，可以隱藏潛伏許多代，但是它一定在，不會消失。

阿伊努人和日本人，在北海道的通婚情形，十分普遍，又過了若干代，有白種遺傳因子的人，已經是不折不扣的日本人了，可是因子仍然在。

有白種人遺傳因子的，也不知道是信子的父親還是母親，總之，到了信子，這種潛伏隱藏了不知多少年的遺傳因子，忽然發作了！

信子出生的時候，就傳遍了整個村子，說是「生下了一團雪」——她的皮膚雪白，粉粧玉琢一樣，眼大、鼻高，有着白種人的特徵，可是又有東方人的細膩。

在她十歲那一年，她已開始發育，十二歲，已經亭亭玉立，不但美麗動人，天生的大眼睛雙眼皮，而且身上還有一股異樣的氣味，說不出是香是臭，漁村中有出過洋的村民，說那是西洋女人才有的氣味。

於是，信子成了漁村中所有男性追逐的目標，對一個身體成熟了，而實在還是一個小女孩的女性來說，這是最大的不幸。

第一次不幸，發生在一艘破漁船之中，五個青年騙信子上了船，然後就在船上，輪流蹂躪辱了她。

在信子十四歲那年，到東京為止，那兩年之中，究竟被多少男人欺侮過，她根

本就不清楚，她之所以下決心出走，是因爲有一個晚上，她喝醉了酒的哥哥，居然也撲上她的身子，口中還叫着說全村的男人都可以佔有她，他爲甚麼不能。

信子就是那樣逃出來的！

她進入都市的第一站是札幌，一個十四歲而又美麗成熟的少女，有甚麼可做的？

當她瑟縮街頭，又凍又餓的時候，一個恰好路過的酒吧女老闆收留了她。

於是，她順理成章地成了酒吧的陪酒女郎。

說起來十分悲慘，一般來說，女性在做了陪酒女郎之後，面對滿身酒氣的男人，不但風言風語，而且毛手毛脚，都不免會產生屈辱之感，感到自尊受了傷害。可是，當了陪酒女郎的信子，反倒覺得重拾了自尊！

自然，信子以她的美麗出衆，和出奇的溫柔——當顧客有點惴惴不安，用手按向她飽滿挺聳的乳房時，她非但不責備客人，反倒會緊按住客人的手，因爲在她的感覺上，那是男人最溫文的動作了！

信子越來越美麗，她的存在，使那個收留了她的女老闆，賺了大量金錢。女老

闆很有良心，對信子十分好，當她準備退休時，就勸信子到東京去。

信子到了東京，情形比她當年到札幌的時候好多了——因爲她已完全懂得如何使男人更迷戀她，雖然在她的心目中，男人只不過是雄性的動物，雄性的動物總有性衝動的時候，她就可以趁這個機會，取得金錢。

當恭二認識信子的時候，信子已經是一家十分具規模的酒吧女老闆了。二十一歲的信子，成熟得如同一碰就會溢出汁的蜜桃，被推爲全日本最美麗，最具風情的酒吧女老闆，雖然，有好幾個億萬富豪，和她維持着聯繫。當富豪有需要的時候，信子的溫柔和美麗，是富豪們生活上最好的調劑。

恭二和信子在未曾相識之前，也都聽說過對方的「大名」，相識是十分偶然的，並不是在信子的酒吧，而是在華麗的酒店大堂——恭二才從某一樓的豪華套房中下來，出電梯，匆匆穿過大廳，信子迎面而來，穿着傳統的和服，兩人已交錯而過了，可是露在和服之外的一段雪也似白的後頸，吸引了恭二的目光，使得他疾轉過身去，想再多看一眼。

而就在他轉過身去之際，信子也正疾轉過身來，於是兩人再度正面相對！

後來，恭二問信子：「我是被你雪一樣白的後頸所吸引的，你被我哪一部位所吸引？」

信子嬌羞地垂下頭，膩聲道：「怎麼說呢？我本來對男人已經完全失望了，男人對我來說，全是隱形的，我看出去，根本看不到男人。可是那天，我忽然看到有一個男人迎面走過來，爲了弄清楚我是不是眼花了，所以才轉過身來，再仔細看一看。」

恭二得到了這樣的回答，把信子緊擁在懷中：「那是說，我整個人都吸引了你？」

信子貼偎着恭二：「是！」

恭二又道：「我一見了你，就立即下定決心，要使你成爲我的女人，而且是我生命中唯一的女人！」

恭二確然這樣想，當他和信子一起疾轉過身，兩人正面相對時，兩人之間的距離，不會超過兩公尺。這樣近距離的正面相對，對兩個陌生人來說，應該是相當尷尬的一種場面。

可是不但是恭二，連信子也沒有這種感覺。他們只是互相凝視着對方，恭二除了立即想要信子成爲他唯一的女人之外，也立即猜到了信子的身分，知道她必然是日本國最美麗的酒吧女老闆，信子。

信子的心，跳得劇烈無比，她再也想不到，自己還會在男人面前，感到心跳，因爲她早就對男人死了心，儘管她在男人的面前千嬌百媚，裝成一副嬌柔不勝，十分享受的樣子，可是她對男人早已死了心，她有一個誰也不知道的秘密是：她在任何男人的愛撫之下，都只會產生厭惡的感覺，以致她沒有任何興奮的分泌，她只是借助藥用的滑潤劑，才使得男人以爲她眞的熱情洋溢！

可是這時候，她自然而然地凝視着恭二，不但心跳加劇，而且手心冒汗，她第一次有了因爲異性而產生的那種異樣的興奮！

所以，她那時想，和恭二所想的一樣：要成爲這個男人的女人，要這個男人成爲她生命之中，唯一的男人，有了這個男人，她，川崎信子，就可以像普通女人一樣，享受男女之歡，而不是可憐的男人的性玩偶！

她的心跳，反映在她的雙頰之上，現出了兩團紅暈，看來更是嬌艷欲滴！

這樣的一雙俊男美女，在酒店的大堂中，這樣互相凝望着，自然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，而他們根本不在乎。

事後，他們根本不知道兩人之間互相凝望了多久，直到一個穿着制服的司機，走近信子，在信子的身邊，低聲地說了一句話，信子才如夢乍醒。

那句話，那司機說得聲音雖然極低，但是恭二還是聽見了。司機說的是：

「信子小姐，董事長在等你！」

信子的身子先是震動了一下，然後，立即轉過身，向電梯口走去。在那一剎間，恭二的心口，如同被尖錐刺了一下一樣，全身都幾乎抽搐起來。

他從那司機制服的徽章上，知道了那是一個著名的大財團，也知道信子來赴這個大財團董事長的約。就像前幾天，他在另一家酒店，赴這個董事長夫人的約會一樣——那是一個更年期、胖得像豬，全身混合着高貴香水和體臭，令人作嘔的老婦人！

劇烈的痛楚令得恭二閉上了眼睛好一會，當他再睜開眼來時，信子已經不見了。

恭二知道，信子已經進入了升降機，到樓上的豪華套房去應大財團董事長的約會了！

這種約會，會發生一些甚麼事，恭二自然再熟悉也沒有，他感到自己有點腳步踉蹌，勉強走出了酒店的大門，那是一道旋轉門，陽光十分刺目，他一個轉身，又走進了旋轉門，走回了酒店大堂。

井上恭二當時有這樣的行動，他當時只是受下意識的驅使，並不明白是為了甚麼。

後來他分析，由於他一見信子，就有決心把信子當作唯一的女人，那麼信子也就應該把他當作唯一的男人！

他和信子在互相對望的那段時間中，兩人非但沒有說話，而且沒有發出過任何的聲音。可是恭二卻堅決地相信，兩人已經通過眼神，而向對方傳遞了訊息！他接受到的，來自信子的訊息是，信子的心意是和他一樣的！

既然信子和他的心意一致，那麼，他應該是她生命中唯一的男人，她就不應該再去赴大財團董事長的約會！

所以，恭二回到酒店，準備問明了董事長的房間，叩門，向信子問罪——雖然他自己才從一個富有婦人的身上，盡了他的本份之後離開。但那有着顯著的不同，那是在他遇到信子之前，而信子是在遇到了他之後！

剛才互相凝望之中，既然雙方已交換了發自心裏深處的訊息，她就等於作爲山盟海誓一樣，不能違背！

恭二由於激動，臉漲得通紅，當櫃枱後的職員，禮貌地告訴他，不能透露董事長住在哪一個房間，他正想與之理論之際，就聽得身後，傳來了一個輕柔動聽之極的聲音：「井上先生，我下樓來了！」

恭二一轉身，就看到嬌美的信子，站在他的身後，微仰着頭，用甜媚的神情看他。在她烏黑渾圓的大眼睛之中，恰好映出恭二的俊臉上的那股焦切心痛的神情！

他們像是相識已久的情侶一樣，互相挽着對方，一起走出了酒店。

所以，每當恭二說起他一見她，就下定決心，要她成爲自己唯一的女人之際，信子也可十分自傲地昂起頭：「我也是，一看到你，就知道你是我的男人，唯一的男人。所以，我打開了房間的門之後，就對董事長一鞠躬，對他說：對不起，我們

的約會取消了，而且，以後再也不會有任何約會了！」——

恭三自然相信這一點，因爲信子一上一下，還不到五分鐘！

恭三和信子，是眞正的一見鍾情。世上盡多一見鍾情的男女，可是從來也沒有他們兩人那樣的快捷，直接和堅決的，或許，這是由於他們過去的生活，使得他們早已看透了世情之故！

有過他們這種經歷，都知道雙方不必再浪費時間了，過去已經浪費得太多，要把浪費的補回來。所以，當天，他們先在恭三的住所，再在信子的住所，盡情享受着男女在一起所能享受的歡樂，足足有一個月之久，他們和外界幾乎不作任何接觸。

恭三並不積蓄金錢，他十分揮霍，後來，搬進了信子的住所，賣掉了他駕的名貴跑車，拒絕信子再買給他，他仍然到健身院去當教練——這一次是在男子部。幾年以來，他拒絕了所有女性的誘惑。

信子也是一樣，斬斷了過去的一切舊關係，仍然經營她的酒吧，但除了和客人禮貌的寒暄之外，甚至連一句笑話也沒有。

開始的時候，在酒吧那種複雜的環境中，信子的改變，引起了顧客極度的不滿，可是當信子和恭二的故事，傳了開去之後，所有人毫無例外地受到了感動，大家都體諒信子的做法。

有好幾個作家，都想把他們兩人的經歷作爲題材，寫成一本長篇文藝愛情巨著，相信一定動人非凡，連著名的大作家三島由紀夫也是其中之一，他們都希望恭二和信子，向他們詳述過去的一切，和發生那些事的時候，他們的感受是怎樣的。可是，這種要求，遭到了兩人的拒絕，他們的回答是：「過去？過去的事，等於是死了的事，誰會把它發掘出來呢？眞對不起了！」

好幾個作家並沒有得到任何資料，反倒成了酒吧的長客。恭二和信子的傳奇，知道的人很多，可是他們自己都把自己當作是平凡的人，直到有一天，在一次酣暢淋漓的歡好之後，恭二忽然發表宣言似地，宣稱他要做「沒本錢的買賣」！

過去的生活，雖然可以在理論上當它已經死亡，但實際上，始終是一個巨大的陰影。所以信子一聽到「沒本錢的買賣」，就立刻十分敏感地想到，那是一種出賣肉體的行爲。她和恭二，都曾做過這種勾當，所以信子在回答恭二的話時，又是傷

感，又有着責備！

恭二却「呵呵」地笑了起來：「你想到哪裏去了，當然不是這個意思！」

信子神情疑惑地望定了恭二，忽然吃驚地笑了起來，她飽滿的胸脯顫動着，她望着一副充滿了雄心壯志模樣的恭二，失聲道：「你不是想搶劫……當強盜吧！」

江湖上為非作歹之徒，往往把搶劫行為，稱之為「沒本錢的買賣」，或者「不用本錢的營生」，信子這時的吃驚，自然也不是沒有理由。恭二身型健碩，身手又好，頭腦又靈巧，正是黑社會想羅致的上級人才！

恭二笑得更大聲：「當然也不是！」

信子的一雙妙目注定了恭二，等待着他進一步的解釋，可是恭二却不說下去，只是向她眨着眼。信子軟綿綿的嬌軀靠向恭二，使恭二感到了一陣灼熱。她膩聲道：「嗯，告訴我！」

恭二搖頭：「不告訴你——」可是他在這樣說了之後，忽然「啊」地一聲：「說是沒本錢的買賣，多少也要一點本錢，要懇請你支持，一有了收入，立時奉還……」信子趁機雙手叉腰：「可以，不過，先找一個有關業務的詳細報告來。」

恭二大叫一聲，撲向信子，把信子壓在他壯碩的身體之下——兩人的打情罵俏，往往最後，都出現這樣的情形。

二、公主的權杖

那次恭二宣布了之後，過了十天，恭二果然把一份「詳細業務計劃」，交給了信子。信子在酒吧打烊之後，和恭二一起回來，已經十分疲倦，可是她還是躺在浴缸之中，一面接受恭二手勢熟練的按摩，一面把這份「計劃書」看完了。看完了之後，她淚流滿面，再加上熱水浴的蒸汽，把她的俏臉，襯托得如同雨霧中的仙子一樣！

她的心情激動之極，胸脯起伏着，摟住了恭二，連聲道：「我太高興了，太高興了！我早就知道你有頭腦，可是不知道你的頭腦這樣好，立即去進行，明天就去刋登，刋登在各大報章上！」

恭二看到信子如此讚賞自己的計劃，也十分高興，他有點不好意思：「廣告費方面……要請你大力支持！」

信子「格格」嬌笑着：

——用甚麼來抵押？——

恭二搔着頭，假裝想不出來，信子已把一捧水，潑到了他的頭上。

所謂「計劃書」，其實就是一份廣告。

廣告的內容，是宣告「大世界集團」的正式成立，而徵求任何有興趣的人來參加經營，而不必拿出任何本錢來。

那是一項眞正的沒本錢買賣，聽起來很神秘，說穿了一點也不稀奇。「大世界集團」的業務是拍賣，這是一家拍賣公司。

拍賣公司自然不是井上恭二所首創的，只不過他看出了那是一項沒本錢的買賣——可不是嗎？甲拿出貨物來拍賣，乙花錢買了下來，而拍賣公司就抽取佣金。拍賣公司起的是媒介作用，既不必拿出貨物來，也不必拿出金錢來，可是它就有了收穫。

還有甚麼買賣比這個更好的？

令得信子感動得流淚的，自然不單是恭二提出了要成立一間拍賣公司。而是恭二的計劃，是要成立一家十分有特色的拍賣公司，只賣十分名貴的古董或珍罕的珠

寶。他在那份廣告中，強調了這一點。

廣告中有如下的句子：「你是否急需現金但是又不好意思公開出售你家傳的珍寶？又害怕不能賣得好價錢？請把你擁有的財物交給我們，不但絕對保守秘密，而且可能得到超乎想像的高價。」廣告中也有如下的一段：「許多許多事實說明，有許多人，擁有價值連城的古物而不自覺，請把貴宅之中，來歷不明的物件，已有悠久歷史的物件，或任何可能是古物的物件，都交給我們鑑定，完全免費……」「一旦確定有價值，就可以公開拍賣，你完全沒有損失的可能，而大有機會獲得意想不到的財富。」

廣告中也有如下的詞句：「請任何人來參加發掘寶物的行動，經閣下發掘出來的寶物，本集團在完成拍賣之後，都付以佣金，閣下甚至不必是物主，也可以有意外的收入，這是本集團提供的奇蹟。」

總之，恭二的廣告，令人十分明白，只要找得到寶物，就可以獲得財富，而且，絕不會有任何冒損失的風險。

在廣告登出之後，確然引起了一陣轟動。恭二和信子，其實都沒有鑒別古物的

能力，可是恭二却有無比的想像力，對於一些看上去像古物的東西，他會通過想像力，加一個故事上去，故事大都十分動人。他再廣作宣傳，利用兩人的社會關係，完成了此樁十分轟動的拍賣。

例如北海道的一個農民，在家中找到了祖上留下來的瓦罎，那罎子竟然是當年蒙古大軍東征日本時留下來的，以極高的價錢賣了出去等等。

這種和意外之財相結合的故事，十分引人注意，而且在流傳之際，會自動渲染加大膨脹，變得人人樂聽，也都想在自己的家中，或自己相識的人的家中，發掘出一些有價值的古物來。

也或許是由於恭二曾和許多有錢的女人打過交道的原故，他知道那些女人大都有十分精美的珠寶，也有急於用錢的時候，所以「絕對保密可以把珠寶換得合理價錢」的服務，也大受歡迎。

「大世界集團」開業三年，恭二已打下了事業的基礎。

時至今日，大世界集團已成爲拍賣古物和珍寶的權威，恭二自己也對古物的鑒賞，有了高度的認識，他尤其精於古劍的識別，在他發掘古代名劍的過程之中，有

許多曲折的故事。

他自己也藏了不少古代名劍，而去年，經由「大世界集團」拍賣出去的一柄日本古代名劍，在劇烈的競投之下，竟達到了兩百七十萬美金的高價！

恭二早已了解到，在拍賣的過程中，有着非理性的成分在內。這種非理性的成分，是由人性中的強烈佔有慾和競爭性所形成的。

所以，一件珍罕的物品，在拍賣之前，誰也不知道會產生甚麼樣的高價來，而且，也決不會叫人有「買貴了」的想法——能把物品用高價搶到手，那已經使人有極度的滿足感了！

這是拍賣使人着迷之處，恭二把這一點，掌握得十分好。

時勢對恭二有利的是，日本的經濟迅速發展，財團一個一個冒出來，有錢的人也越來越多，大家就爭相購買古物——因爲一件兩年前，以聽來不可信的價格買進的古物，在兩年後，往往能以三四倍的價格，再賣出去！

古物本身的價值，再加上它的升值的潛在價格，使得拍賣物品的價格，被抬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。

井上恭二的「沒本錢買賣」，獲得了空前的成功！

他早已進入了億萬富翁的行列——連帶信子也是，信子不斷擴充着她的酒吧業務，她知道，那也屬於沒本錢的買賣之一，她的志願是在她四十歲那年，要有四十家具規模的酒吧，那一年，她三十六歲，所以還只有三十六家具規模的酒吧。

他們雖然都已進入中年，可是外貌看來，仍然是那麼相襯，看了叫人賞心悅目之至的一對男女。他們過着少年時期造夢也想不到的舒適生活，很叫人感動的是，兩人的感情，和他們剛開始同居的時候，一模一樣——不，應該說，更加濃烈！

「大世界集團」有上千僱員，包括在世界各地發掘古物的「探子」，和著名的古物鑒賞家、珠寶評估家、考古學家等等的專家。每年四季，四次的由「大世界集團」主持的拍賣，已不單是日本國一國的事，而是全世界矚目的盛事！

年輕人和公主，就是這樣認識恭二和信子的。

公主一直宣稱自己是越南王朝的公主，她也說她雖然年輕，可是輩分相當高，比最後被逐出國土的保大皇帝，還要高上兩輩。

公主也對自己公主的身分，十分重視。這一點，年輕人雖然和她的意見並不一

致，但是却也不去掃她的興，而且，也習慣稱呼她爲「公主」。只是在公主，有時候忽發奇想，要重建越南王朝時，他才會半勸半幽默地道：「公主多好，當女皇可無趣得很！」

公主也明知自己這種願望不可能實現，當然也是說說就算，不會眞正認眞去實行的。

也正由於有這一層淵源，所以，當「大世界集團」冬季拍賣會之中，有一批越南王朝的遺物的時候，公主一看到了目錄，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。她翻閱着印刷得極其精美的拍賣目錄，不斷發出讚嘆聲，而且不斷聲稱：「我見過這些物件，我見過它們，它們是我家裏的東西！」

年輕人當然知道公主實際上是沒有可能見過那些物品的，她只不過是對那些本來屬於越南王朝的物品，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，所以才會有這樣的感覺。

所以，年輕人並不搭腔，只是緩緩轉動手中的酒杯，仔細品嚐着杯中的極品美酒。

忽然，公主發出了一下驚呼聲，年輕人，向她看去，看到她盯着拍賣目錄，雙

眼睜得極大，一眨也不眨，氣息急促，在她瑩白的俏臉之上，甚至有細小的汗珠，正在沁出來——這種情形，罕見之極！

在公主換上了來自幽靈星座，本來屬於幽冥使者的身體之後，她不但逐步發現了這身體的許多異能，而且在氣度上，也大有飄然出塵的「仙氣」，像如今這樣，七情六慾集於一身的神情，十分罕見，年輕人自然知道，她是看到了甚麼志在必得的物品了。

他嚥下了一口美酒，不經意地問：「看中了甚麼？」

公主的喉間，甚至發出了「咯」地一聲響，她指了指目錄，年輕人站起身來，走到公主的後面，在公主的身後，俯身去看。

靠着公主柔軟的身子，聞着自她髮端散發出來的幽香，年輕人十分陶醉，以致他的視線，不是很清楚，一時之間，看不清公主所指的是甚麼，只是看起來，像是一根棍子而已。

年輕人又問：「哦，那是甚麼？」

公主先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才回答：「權杖，公主的權杖，越南王朝公主的權

杖！」她分成三個層次來回答年輕人的問題，由此可知她對這件物品的重視。

年輕人又「哦」地一聲：「如果喜歡的話，可以把它買回來！」

公主低吁了一聲：「喜歡？它根本是我的！我是越南王朝的公主，這是我的公主權杖，你看，它多麼精美，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公主權杖！」

年輕人感到了公主的氣息急促，知她想得到那權杖的急切願望。

這時，他也看清了那權杖。

毫無疑問，那是一件美麗之極的寶物，通體都鑲滿了艷紅的紅寶石，在杖首的一顆，看來至少超過一百卡，而且整枝杖十分長，說明的長度是兩點五公尺！

還有其餘的說明是：全杖由象牙製成，一定是超級的巨象，才有那麼大的象牙，全部鑲嵌的紅寶石的重量，剛好是一千卡。

年輕人並不注意它的拍賣底價，只是問了一句：「為甚麼這樣長？越南公主的體高是多少？」

公主又吸了一口氣：「這是屬於我的，我一定要得到這根權杖！」

年輕人並不反對：「你一定可以得到它！」

公主忽然躭心起來：「這是拍賣品，要是有人和我競爭，那怎麼辦？」

年輕人笑：「爭到底，公主權杖，當然是屬於公主的！誰敢僭越，取他腦袋！」

公主出現少見的憂心，患得患失：「萬一也有人要爭到底呢？是不是先和日本拍賣公司聯絡一下？」

年輕人捧住了公主的臉，笑着說：「怎麼一回事，你從來不是這樣緊張的？」

公主閉上眼睛一會，才道：「我也不知道，只是感到這根權杖關係十分重大，非得到它不可。」

年輕人知道公主有許多「異能」，超特的感覺，是她的異能之一，所以，連他也緊張起來：「可有說明那是甚麼時代的東西？」

公主搖頭：「沒有，只是估計那是公元十五世紀時的物品，是公主的權杖。」

年輕人把身子俯得更低了一些，這樣，他就壓得公主更緊，他看着從幾個角度拍攝的圖片，道：「越南歷史有李朝、陳朝、黎朝，這家拍賣行甚至沒有考證出它是哪一朝的東西？」

公主沉聲道：「有許多古物，是很難鑒證確實的！」

年輕人伸指在目錄上輕叩了幾下：「你不覺得，作爲一枝權杖，兩公尺半的長度，太長了些？」

公主有點不滿：「權杖是一種權力的象徵，可大可小，又不是一天到晚抓在手中的——想一個一定可以把它買到手的辦法！」

年輕人取出了目錄來，翻了一翻：「十分容易，這家拍賣公司指定在落鎚之後，立即以瑞士銀行的保證支付支票付款，我和銀行聯絡一下，由銀行方面，向拍賣公司表示，不論他人出價多少，我都加一成！」

公主喜上眉梢：「這是必得的好辦法！」年輕人吸了一口氣，他知道，如果有別人也通知拍賣公司這樣做的話，那麼，物品的價格，就會被抬到驚人的地步，可以變成超出底價許多倍。

自然，他也知道，通常在這樣的情形下，拍賣公司會安排競投的人，作一次面對面的競投，讓最有實力的一方，買得貨品。

這根權杖的底價，是六百萬英鎊，年輕人估計，成交價可能高達三千萬英鎊—

—拍賣在東京舉行，即使東京的房地產價格高居世界之首，這個價錢在東京，也可以買一幢十分像樣的房屋了。

當然，古物是無價的，而且，那麼大顆的極品紅寶石，市場價格很高，拍賣公司把底價定得如此之低，自然是爲了吸引更多的人去競投——這也是拍賣公司的經營手法之一。年輕人和公主，這時正在巴黎勒斐德酒店的頂樓套房之中，他拿起電話，立即撥了瑞士銀行的號碼。

瑞士銀行對客戶的服務之佳，舉世無雙，二十四小時有專人接聽電話，年輕人向接聽電話的職員，提出了自己的要求，職員一口答應代辦。

所謂「銀行保證支付支票」，一般來說，印成淡金色，專由銀行發給信譽超卓，又有大量存款的客戶使用。客戶使用這種支票，不論數額多少，銀行保證支付，有如銀行本票相同的保證。

那是實際上最高信譽的象徵，自然擁有的人不是太多，年輕人和公主有一個聯合戶口，是保證支付的支票，所以可以透過銀行方面去向拍賣公司提供保證，證明競投人有足夠的經濟實力。

他們在討論這件事的時候，已是夕陽西下時分，漫天紅霞，酒店正對着凱旋門，景色怡人，年輕人放下了電話之後，電話鈴又立即響起，是酒店方面來問：

「預訂的晚餐是不是可以開始了？」

年輕人向公主望去，公主點了點頭。

他們在寬敞的陽台上晚餐，風拂上來，雖然有點凉，但是那比起室內令人悶窒的暖氣來，舒服了不知道多少。公主根本不怕任何寒冷，她身上的黑紗，在風中輕飄着，時時令呷着上佳紅酒的年輕人不由自主，發出自然而然的讚嘆聲來。

晚餐完畢，兩人在陽台上輕擁着，欣賞着巴黎的夜景，電話又響起來，聽到的是一個顯然東方人口音在說法語：「我是日本大世界集團駐巴黎的代表，總公司方面才接到瑞士銀行方面的通知，知道了閣下的意願，我是不是能來晉見閣下，商量一些細節問題？」年輕人大是訝異，一面答應着，一面向公主道：「日本人的工作效率眞高！」

公主嘆了一聲：「這或許就是他們取得成功的原因。」

說話之後不久，門鈴響起，門打開，一個全身禮服，身形高大，會叫人誤會是

體育明星的日本人，出現在門口，那日本人顯然受過十分嚴格的禮儀訓練，門一打開，他就準備鞠躬行禮。可是也就在門一打開的時候，他無可避免地看到了公主，也就毫無例外地為公主的美麗，像遭到了雷殛一樣，僵在那裏，不能再動。這種情形，年輕人司空見慣，也知道如何應付──他跨出了一步，站到了那日本人的前面，遮斷了他的視線。

日本人這才如夢初醒，臉漲得通紅，連連鞠躬，口中不住道歉。

年輕人也知道，一般來說，需要三分鐘或更久，才能從失魂落魄的狀態之中恢復過來，所以他不說甚麼，只是等着。可是大約只過了一分鐘，那日本人已經恢復了正常，而且，這時公主已來到了年輕人的身邊，和年輕人並肩而立，那日本人再次看到了公主之後，態度竟然已十分自然。單是這個表現，已令得年輕人對這個日本人大有好感！

那日本人這時，才正式行禮，同時替自己的行為解釋：「尊夫人實在太美麗了，像是一道閃電，定然會使人震懾，請原諒我的失禮！」

年輕人器宇軒昂，和美麗的公主站在一起，一看就知道是天造地設的一對，所

以那日本人不等介紹，就認定了他們的關係。

年輕人道：「謝謝你的稱讚。」

公主也十分嬌柔地笑：

「被人形容爲一道閃電，對我來說，這是第一次，謝謝你！」

那日本人走了進來，順手關上門，取出名片來，雙手奉上時道：「我叫井上恭二！」年輕人接過名片來，一下子就看到了名片上印的銜頭：「大世界集團永遠董事長」，他和公主交換了一個眼色，望向這個井上恭二。

恭二的神情有點不好意思：「眞對不起，剛才我自稱是集團的巴黎代表，是想來證實一下閣下是不是眞有實力競投，如今毫無疑問，所以才報上自己的眞正身分，這是商業行爲中的一種小狡獪，請原諒。」他說得如此之坦白，倒令年輕人十分欣賞，所以他只是笑了一下，請恭二坐下。井上恭二四十出頭，他體型健壯，面目俊俏，行動蕭灑，處處都十分惹人好感，當公主把一杯酒遞給他的時候，他霍然起立，雙手恭而敬之地接過酒杯，表示了十分崇敬的禮儀。

寒喧了幾句之後，公主先問：「勞動井上先生來訪，是不是有特別的地方？」

恭二道：「我有事在巴黎，在和東京總部聯絡之後，得知兩位對這根權杖有興趣，所以特地來察看一下，如果只是普通的顧客，自然只是一般的拜訪，但是對兩位來說，我卻還有一項邀請！」

年輕人笑了起來：「我不以為你知道我們是甚麼人，何以如此認定我們特殊？」

恭二嘆了一聲：「年先生，氣度！兩位有非凡高貴的氣度，叫人一看就知道兩位不是普通人；這是學不來的，我由於出身寒微，一直在努力摹仿，可是總是學不像，那是與生俱來的。」

年輕人十分喜歡他說話的態度：

「你如果不是自己說，誰也看不出你是甚麼出身！」

恭二相當感嘆地喝了一口酒：「十分巧，這柄權杖，現正在法國，是我帶來的。」

公主「啊」地一聲：「可是法國也有人想擁有它？」

恭二側了側頭：「拍賣的情形如何，未到拍賣，我實在不能透露，但是兩位可

以先去看一看這柄權杖，因爲它的成交價，可能極爲驚人，先看了實物，再下決定，自然好得多！」

年輕人和公主，對恭二的這樣安排，相當滿意，所以一起點頭。

恭二又道：「有三位對越南的歷史文物，十分有研究的專家，正在確定這柄權杖的詳細資料，我們可以參與他們的研究——一般來說，學者在進行研究工作的時候，不喜歡有外人參與，但是——」

恭二才講到這裏，公主已一揮手，打斷了他的話頭。這不禁令恭二愕然，因爲那是十分不禮貌的行爲。可是公主接着講出來的話，却更令恭二咋舌不已！

公主一打斷了恭二的話，就道：「阮山羊博士是決不會不歡迎我參加的！」

恭二張大了口，望着公主，就是不知道如何應對才好。

因爲他請到的三個專家之首，正是越南歷史和古文物的世界權威阮山羊博士，另外兩個，是阮山羊的學生。

好一會，恭二才道：「大人認識阮博士？」

三、博士的錯誤鑒定

公主笑了起來：「老朋友了，也只有他，才配對這件如此出色的權杖進行鑒定，所以我一下子就猜到了是他。

他曾對我的族譜進行過考訂，雖然不能十分確定，可是也認爲我是越南王朝的公主。」

恭二更是驚訝得不知如何才好，站了起來，手足無措：「眞料不到，唉，眞對不起，我不知道晉見一位公主，該如何行禮！」

年輕人笑了起來：「隨便好了——我們甚麼時候去見那三位專家？」

恭二一口喝了杯中的酒：「這就去！」

年輕人也沒有想到，幾個小時之前，才在目錄上看到那柄權杖的圖片，立刻就可以看到它的實物，公主顯然也爲這一點，而十分興奮。

年輕人知道公主的興奮，另有理由——她有着靈敏之極的感覺，能在一件物體

上，感覺到他人不能感到的訊息，對研究一件不明物體，大有幫助！

三人一起離開酒店，這三個東方人，任何一個，都足以令人注目，何況是三個在一起，若不是他們迅速上車，只怕會發生騷動！

恭二坐在司機的旁邊，年輕人和公主坐在後座，他們在車中談論着阮山羊教授一些趣事，等到快到目的地時，年輕人才問了一句：「這些屬於越南王朝的古物，你是通過甚麼途徑得到的？」

這時，他們相識雖然不久，可是都談得十分投機。尤其恭二說話十分坦率，很討人喜歡，所以年輕人才不避顧忌，有此一問。

恭二聽了之後，却遲疑了一陣，沒有立刻回答，年輕人忙道：「如果和貴公司的業務秘密有關，可以根本算我沒有問過！」

恭二笑了起來：「當然不是這個意思，是其中很有些曲折，我在考慮如何詳細奉告——我們已經到目的地了，先下車再說！」

年輕人自然沒有理由反對，車子停在一幢古老的洋房前，這種純法國風格的洋房，單是外型，就令人覺得十分舒服。司機先下車，按門鈴，一個穿制服的管家，

打開門來，恭二、年輕人和公主走了進去。那管家只怕已有七十歲了，可是看到了公主，也不禁發了一陣呆，這才對恭二道：「博士在工作室，請三位直接去。」

樓下是一個大客廳和書房，餐廳、工作室在整個二樓，他們登上了樓梯，一進入工作室，首先映入眼簾的，便是那一柄「公主的權杖」——因爲它實在太奪目了！它被放在一張工作桌之上，正有三個人在工作桌旁，對它進行研究，那三個人，自然是阮山羊博士和他的兩個學生了。

可是，這時在工作桌之旁的，就算是三個科學怪人，也未能吸引進來的人的視線。可以斷定，任何先進工作室的人，視線必然落在那柄「權杖」之上！

首先，是極大——早知道它長兩點五公尺，可是那只是一個數字上的概念，眞正看到了實物，才對兩點五公尺這個尺碼，有眞正的認識，這幾乎有兩個人高，橫放在桌上，看起來更長。

它微微彎曲，最粗的一端，比手臂還要粗。

基本上，是照着象牙原來的形狀製成的（這是它爲甚麼會呈微彎形的原因），而且，毫無疑問，那是原隻的象牙。

這種超巨型的象牙，而又如此完整的，十分罕有，至少年輕人和公主，就沒有見過比這個更大的象牙。

年輕人和公主一面盯着那「權杖」看，一面走近工作桌，相當強力的射燈，射在權杖上，令得鑲在象牙上的紅寶石，發出令人目眩的光采。

紅寶石鑲在象牙的兩端，中間並沒有寶石，只是在象牙上刻着十分細的圖案。那顆最大的紅寶石，鑲在粗的一端，旁邊有許多顆較小的寶石圍繞着。寶石的紅艷，和象牙那久經年月的柔黃，出奇地相襯，賞心悅目之極。當他們三人一進入工作室之際，同時間發生的事十分多，只好一樁樁來記述。

首先自然是年輕人和公主盯着「權杖」，走近工作桌，在他們專注權杖的同時，阮山羊和他的兩個學生的目光，却停留在公主的身上。

阮山羊博士已經六十開外，身型矮小，眞的留着一簇已經花白的山羊鬍子，外型看來，有點滑稽。那兩個學生，都是法國人，三十上下年紀，並不突出，也不難看，當時，他們的神情，猶如夢遊，顯然他們無法相信，世上竟然會有公主那樣的美女！等到年輕人和公主來到了工作桌之前，公主伸手，去撫摸那柄「權杖」之

際，阮山羊才首先定過神來，他用嘶啞的聲音叫：「美人兒，你是誰？」

阮山羊這句話一說出口，最驚訝的，自然莫過於恭二了！因爲公主曾告訴他，她和阮山羊是老朋友，可是這時，阮山羊顯然不知道她是誰，而且，這還是第一次見到這個出色已極的美人！

當然，恭二並不知道公主的身體曾經有過轉換——在這時候，也不會有人向他解釋那又複雜又奇異的經過。

公主向阮山羊一笑，用越南話說：「你不認識我，可是一定記得我，我是奧麗卡公主！」

阮山羊一聽，陡然震動了一下，這人的動作和言語，都相當誇張，他雙手高舉，叫嚷了起來：「天！奧麗卡！我不知道現代的整容術可以使人徹底變成第二個人！」

公主指着他：「我還是我，你不好好研究，小心我把你這蓬山羊鬍子，逐根拔下來！」

阮山羊「啊」地一聲，神情不勝感慨——公主那兩句話，正是當年，他替公主

查研族譜的時候，公主常常說來取笑他的。

他嘆了一聲：「果然是你，奧麗卡！」

然後，他摸着自己的鬍子：「看，都發白了，歲月無情得很！」

直到這時。那兩個法國人才一起叫了起來：「公主？你眞是公主！」

阮山羊一翻眼：「她的身分，經過我詳細的考訂，哪裏會假？」

兩個法國人趁機大獻殷勤，向公主深深行禮。可能他們本來是想說些甚麼，可是一看到在公主身邊的年輕人，大是自慚形穢，所以也就忍住了沒有出聲。

這時候，最難過的是恭二，一進入工作室，刹那間同時發生的事，令得他想說一句話的機會都沒有，而有很多對話，他又聽不懂——不單是聽不懂越南話，同樣的話，就算用日語來說，他也一樣不懂，因爲他根本不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。

就在他好不容易，有了一個說話的機會，年輕人已指着工作桌上的大象牙，叫了起來：「是誰把這東西鑑定爲一柄權杖的？我眞佩服他的想像力！」

這句話一出口，阮山羊的一張臉，立即漲得通紅。年輕人知道自己當着和尚罵了一聲賊禿，所以他向公主伸了伸舌頭，作了一個鬼臉。

阮山羊漲紅了臉，結結巴巴地解釋：「井上先生只寄了圖片給我，又沒有說明它的大小，所以我根據經驗，判斷這是一柄權杖，屬於一個有權柄的女性所有，多半是一位公主……」

恭二在這時，總算擠上了幾句話：「那是我的疏忽！是我的疏忽，博士，我向你道歉，我會向所有顧客道歉，會在目錄上更正！」

勇於道歉，倒是日本人的優點之一。而恭二也不失爲一個十分精明的人，他這時提出了一個十分關鍵性的問題：「這……不太可能是權杖，那麼，這是甚麼？」

博士微昂着頭，山羊鬍子高翹，他沒有答案。他的兩個學生，當然不會有答案。年輕人向公主望去——在看了目錄上註明的尺寸之後，年輕人曾懷疑，有那麼大的權杖嗎？可是公主却加以肯定。

這時，公主也皺着眉，看到了實物之後，她也感到，作爲權杖，那實在是太大了一些。

她並不立時回答年輕人用眼色所提出來的問題，而是伸出雙手，把那根大象牙

捧了起來，用一般人持權杖的方式，把大象牙持在手中。

年輕人看了，哈哈大笑起來，因爲大象牙十分大，公主捧着它，看起來十分有趣。公主自己也尷尬地笑，因爲大象牙十分沉重，如果眞有一位公主，以它來作權杖的話，捧上五分鐘，那位公主必然支持不住！

阮山羊也陪笑：「這顯然不是權杖，可是……那是甚麼呢？我始終認爲這是一件飾物！」

恭二搖頭：「如果是飾物，她一定是巨人的飾物！」

阮山羊綳緊了臉，不出聲。

年輕人道：「爲甚麼它不能是單純的，一根鑲了寶石的象牙？很多巨型的象牙，都被放在架子上，作爲宮廷巨厦的擺飾！」

有一個短暫時間的沉默，顯然大家都在考慮年輕人的推測。這時候，公主已把大象牙輕輕地放回工作桌上，可是她雙手，仍然在大象牙上，輕柔地撫摸着，從最粗的一端，一直摸到另一端。

當她在這樣做的時候，雖然只有年輕人一個人，才知道她是在憑她的異能，儘

量在捕捉留在大象牙上的訊息。

可是由於她的神情十分莊肅，其餘的人，也至少可以知道她這時，正全神貫注地在做一件十分重要的事，所以不約而同，大家都一聲不出。

公主從一端到另一端，撫摸了三遍，最後，她的掌心又按住了那顆最大的紅寶石一會，閃過了一絲極其疑惑的神情——也只有年輕人知道，公主是遇上了一個無可解釋的大謎團。

然後，她長長地吁了一口氣——所有的人，也隨着她吁了一口氣。

公主用極低的聲音，喃喃說了一句：「這麼美麗的古物，井上先生，你能說說它的來源嗎？」

恭二挺挺胸，總算輪到他可以說話了，他大聲道：「可以，最簡單的說法是：來自越南！」

公主微笑：「最複雜的說法呢？」

在這期間，年輕人曾輕捏了公主一下詢問她剛才獲得了一些甚麼訊息。公主則瞟了年輕人一眼表示她心緒很亂，沒有甚麼收穫，可是也有值得討論之處，等一會

再說。

他倆在不知不覺之間有了溝通，旁人無法得知，那是他們兩人心靈幾乎已可互通的結果。

恭二來回走了幾步，四面看了一下，看來他是想找一張舒服一點的椅子坐下來。可是工作室之中，只有普通的椅子，他只好委曲一下。

他坐了下來，雙手交叉放在胸前，像是在甚麼重大的會議上，作正式的發言。

他道：「一個在香港的越南人，找到了本集團在香港的代表，出示了一些古越南的文物——」

他說到這裏，向阮山羊望了一眼：「我們於是請這方面的權威，阮山羊博士來鑒定這批古文物價值。」

阮山羊十分肯定地道：

「這批文物，一共十七件，最古的是一件漢玉璧，估計是越南成為中國藩屬的時候，漢朝的皇帝所賜。」

恭二接了上去：「由於這批古文物有相當的價值，所以，那越南人的另一番

話，引起了我們代表的重視，打了報告給我。」

恭二說到這裏，十分洋洋自得：「我們集團，搜集各種寶物的觸鬚，遍及全世界，那裏有未被發掘出來的寶物，令得它們重新出現在人們的面前，是本集團的任務，所以我一接到報告——」

他的聲調，越來越是高吭，當他發現自己的神態，太像是在全體職員大會上作出報告時，他紅着臉，停了片刻，才又道：「入行以來，我有天然的……對各種古文物的敏感，知道在甚麼樣的情形之下，會有一大批珍貴的古文物被發掘出來！」

年輕人維持禮貌的輕嘆了一下，因爲恭二在敍述之中，加進了太多他的意見，令得敍述變得冗長。

恭二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，加快了速度：「於是，我就下令約見這個越南人，怎知這個越南人是一個非法入境者，也就是說，是偷渡者，由於他帶有一定數量的黃金，香港又是一個十分自由的地方，只要有錢，行動又小心些，也不怕會被人發覺，可是他却沒有離開香港到日本來見我的可能，考慮了一下，就和信子，一起去了香港一趟，去見那個叫黎文祥的越南人！」

這是年輕人和公主第一次聽到「信子」這個名字。恭二不等他們發問，就道：「信子是內人，她開了許多間酒吧，平時難得離開東京——」

年輕人在這時候，又發出了一下咳嗽聲，恭二再泛起了紅臉——他本來不是那麼容易紅臉的，可是他和年輕人、公主、博士相處，多少有點自卑感，所以才容易動不動就臉紅。

雖然是這樣，他仍然要作進一步的解釋：「我們兩人的感情十分好，所以一提到她，忍不住說話囉唣了一些，請別見怪！」

這一解釋，年輕人非但不見怪，而且十分高興，因爲他和公主，就是感情極好的一對，而今有同道中人，自然引以爲喜，所以他一面自然而然，握住了公主的手，一面道：「那太好了，甚麼時候，請介紹尊夫人認識！」

恭二見年輕人說得眞摯，也大是興奮，後來他和信子，對年輕人和公主，毫不諱言地說出了他們的過去。年輕人和公主也把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，告訴了對方，四人成爲很要好的朋友。

恭二和信子到了香港，氣派相當大，大世界集團在世界各大城市都有辦事處，

近十年來，香港更是走私或公開的中國古文物的集散地，大世界集團在香港的辦事處，規模也十分大，歡迎董事長夫婦的儀式，自然也十分隆重。

而第二天，恭二和信子就在臨海的酒店套房之中，接見了那個越南人黎文祥。

辦事處的代表帶着越南人黎文祥走進套房的外間時，恭二打量着那越南人，心中嘖嘖稱奇。在他的想像之中，越南人總有一副難民相，可是眼前這個黎文祥，卻是西服皇然，穿金戴銀，十分華麗。

但是裝飾却已掩遮不了他原來的生活，他皮膚又黑又粗，看來過去的日子，一定不是養尊處優，但是他却有相當的氣派，絕對沒有瑟縮的寒酸相。

恭二打量了他一會，確不定他以前是幹甚麼的，寒暄了幾句之後，恭二就開門見山：「上次閣下提供的一些物品，我們的估價，還是低了些。好在是拍賣，不是收購，估價的高低，對閣下並無影響，閣下對拍賣的成交，還滿意嗎？」

越南人黎文祥十分滿足：「滿意之極了，我也想不到會有那麼好的拍賣成績！」

恭二向辦事處代表望了一眼——日本人的等級觀念相當重，在董事長的面前，

代表不敢坐，一直是十分恭敬地站着，董事長向他一眼望去，他立即躬身答道：「二十七件物品，拍賣所得，扣除佣金之後，物主所得，是四百八十七萬美元！」

恭二「哦」一地一聲，心想怪不得這越南人連白天也戴着一隻鑲滿鑽石的手表，原來自越南弄出來的東西，幫他換來了不算小的一筆財富。

恭二這時，自然不免有點看不起黎文祥——他自己雖然出身十分差，但是多年來在第一流大城市生活，自然養成了一定的品味。而且，他也不相信黎文祥手中的那些物品，是循正當途徑到手的，所以他一想到的時候，自然而然想起那是他從越南「弄出來」的，只怕其中有若干非法成分，至少他連人帶物，進入香港，就都是非法的！

恭二又問：「聽說閣下能提供更多的……古文物？」

黎文祥欠了欠身，變換了一下坐姿，神情相當為難，遲疑了一下，才道：「應該說，我知道有一批……古文物放置的地點！」

恭二其實早在代表的報告中知道這一點了，可是他還是作了一個表示訝異的神情：「閣下的意思是，要我們到這個地方，去把那批古文物帶來？」

黎文祥點了點頭：

「是。」

恭二自開業以來，未曾有過這樣的經歷，所以他認爲對方的提議，相當荒謬，他的話，自然也表示了他的不滿：「對不起，我們只進行拍賣活動，公司業務並不包括走私以及一切非法活動！」

料不到黎文祥却冷笑了一聲：「老實說，如果所有的古文物，都要有正式的出口文件才能進行拍賣的話，世界上所有拍賣行都要吃西北風了！」

恭二針鋒相對：「不過，一向是，走私文物的是一批人，拍賣文物的，是另一批人。」

黎文祥吸了一口氣，雙手交叉着：「眞是可惜，我們知的那一批寶物，價值必然百倍於我隨身携帶出來的那些，其實，你們派人進去，並不需要擔待太大的風險，一切我都打點好了，那邊有我過去的部下駐紮着，行事不會有阻礙，只是我自己實在不便再露面而已！」

恭二聽出了黎文祥的話，約略地透露了他的身分，所以追問了一句：「閣

下……曾是軍人？」

黎文祥聽了，陡然挺了挺身子，現出了他早期是軍人的特色來，他張開了口，可是沒有說甚麼，只是點了點頭，接着伸手在臉上，抹了一下。

恭二聽說另有一批古文物，價值可能是四百萬美元的百倍以上，他也不禁怦然心動。可是這批物品在越南，要他的組織把這批物品偷運出來，別說他的集團之中，並沒有這方面的人才，就算有，以他現在的身分地位，何必直接參與這種非法的勾當？

所以，他一面搖頭，一面提議：「你既然有部下在那裏，何不就請他們中可靠的人代勞？就算放棄了軍職，只要有錢，哪裏不能生活？閣下自己，就是一個例子！」

黎文祥瞪了恭二一眼，冷笑了一聲：「其中的困難，你不知道，你不願意進行就算了，我會另外再想辦法！」

他說着，站了起來，神情十分不滿，恭二也料不到會面會這樣不歡而散，他也站了起來，就在那一剎間，黎文祥忽然改變了態度，自袋中取出了一個紙包來，一

打開，恭二立時眼前一亮，紙包之中的，是一枚質地好到極點，通透晶瑩，幾乎全體碧綠的翠玉鐲子！

這種質地極佳的翠玉鐲子，特別令恭二全身如同觸電一樣的原因是，自從他事業有成以來，就一直想買一隻這樣的鐲子送給信子的緣故。

他常握着信子的手說：「你的膚色那樣白，配碧綠的翠玉鐲子，最好看了！」

可是上好的極品翠玉鐲子，並不是有錢就可以買得到的東西，可遇而不可求，以「大世界集團」董事長的身分，經手的珍寶，不知多少，可是也一直只有幾個強差人意的，像這時黎文祥手中所拿的那一隻，一看就知道至少有幾百年歷史的舊玉，這種玉，早已開採完了，除了在古文物中去找之外，根本不可能有新的！

這令得恭二一心跳加劇，他不知道黎文祥忽然取出了這樣的一隻鐲子來，是甚麼意思，他有點口舌發乾，可是却自然而然，叫了一聲：「信子？」

他知道信子希望有一隻這樣的玉鐲，所以就自然而然叫信子出來看，等到他想到，信子出來一看，必然露出喜歡的神色，就不好講價錢，已經遲了，信子應聲而出，一眼就看到了那隻還在黎文祥手中的翠玉鐲子，她陡然呆了一呆，失聲道：

「好美麗的鐲子！」恭二的聲音仍然有點乾澀：「這是內人信子！」

黎文祥十分客氣地行了禮，轉向恭二，把手中的鐲子，遞向恭二。

四、一批價值連城的寶物

恭二仍然完全不知道黎文祥這樣做的目的何在，但是那麼出色的一隻翠玉鐲子，一沾到了他的手，就使他有一種異樣的感覺，他自然而然，接了過來，一上手，就知道那並非凡品。信子也湊了過來看，恭二把它放在信子的手中，信子當時現出了一副愛不釋手的神情來。恭二吸了一口氣，望向黎文祥：「閣下的意思是——」黎文祥道：「據閣下的眼光，這隻極品翠玉手鐲的價值是多少？」

恭二還沒有回答，信子已不由自主，叫了出來：「是全美的呀！」恭二心中嘆了一聲，知道在這裏的情形下，只好任由黎文祥開價了。所以他的回答十分實際：「我會把拍賣底價訂在三百萬美元，但是拍賣的結果，可能是一千萬，我不想它被拍賣，五百萬美元，我們可以成交！」

黎文祥直到這時，才現出了他眞正的狡獪面目，他搖頭：「不，這獨一無二，稀世難求的翠玉鐲子不出賣，只當作一種酬勞來支付。」

恭二一時之間，還沒有弄明白他的意思——也許是那鐲子實在太美麗了，而且，又是他一直想得到的東西，所以令得他的思緒有點紊亂，一時喪失了本身的精明，他只是大聲反問：「甚麼？」

黎文祥却並不回答恭二的反問，只是自顧自向正在緩緩轉動着鐲子的信子道：「這是萬中無一的稀世珍品，夫人自然是有眼光的！」

信子聽了，自然而然地點着頭。這時，翠玉的光華流轉，翠綠色的光輝，令得人目爲之眩，氣爲之窒，神爲之奪，信子不由自主，連呼吸也急促了起來。

黎文祥又道：「我問過一些有資格的人，他們都說，有一對翠玉鐲子，正在英國的一家著名的拍賣公司之中，準備拍賣，也算是精品了，可是和夫人手上的這一隻相比，那就——」

下面的一句話，是黎文祥、恭二和信子三人，一起叫出來的：「相去太遠了！」

恭二和信子會在這時，同時叫出這樣的話來，自然是他們都見過黎文祥所提的那一對翠玉鐲子之故。

那一對，也可以算是極品了，至少，是近二十年來公開拍賣中所見品質最佳的一對。由於東方人對翠玉有特殊的愛好，所以英國的拍賣公司，曾把它們鄭而重之，運到東方來展示。也曾試圖謀求和日本最大的拍賣公司，大世界集團合作。恭二拒絕了合作，但當他看到了那對鐲子之後，曾和信子商量過。

恭二說；「我們把它買下來吧，你皮膚白，正好配這樣的翠玉！」當時，這對手鐲的拍賣底價，已訂爲三百萬美元，可是信子在聽了丈夫的建議之後，居然還現出了失望的神情來：

「啊，不會有機會遇到再好的了？」

恭二明白信子的意思，或許是爲了彌補心理上的某種缺憾，她希望有一件最好的，無可比擬的翠玉首飾。

所以她立時道：「當然應該還有更好的，把它們還給英國人吧！」

有過這樣的一段經歷，所以黎文祥一提到了在英國拍賣公司中的那一對翠玉鐲子，他們立刻就知道是哪一對，自然知道，那和此際手中的一隻，相去太遠了！

恭二在叫出了一聲之後，勉力鎮定了一下，又問：「你剛才說甚麼？它不賣？

只當作一種酬勞來支付？」

黎文祥仍然不回答，只是道：「它就在那批珍寶之中，估計已超過一千年，甚至更久的歷史。在古代，人們崇尚白玉，翠玉並不受珍視。翠玉的價值，直到兩三百年前開始，才逐漸被人肯定——」

黎文祥說到這裏，恭二不禁咕噥了一句：「你對玉件倒很在行。」

黎文祥只是笑了一下，自顧自繼續着：「可能是由於這件翠玉的質地實在太好了，所以才被雕成了玉鐲，但——即使是這樣，在當時也未必受重視，所以在整批寶物之中，並沒有流傳出來。像這樣質地的翠玉，是大自然的傑作，被發現的機會極微，那是眞正的世間罕品！」

信子在黎文祥說話的時候，幾乎是一直屛住了氣息的，並不是由於黎文祥的話動聽，而是她一直被翠玉的美麗所吸引。

恭二顯得焦躁而不耐煩。他看得出，信子若是得不到那隻翠玉鐲子，那麼，她一生的心理上缺憾，就再也無法得到滿足了。

所以，他再次大聲問：「請直接告訴我，要如何，才能得到它！」

當恭二在阮山羊博士的工作室中，詳細敍述經過的時候，由於他所說的相當吸引人，所以大家都用心聽着，聽到這時，那兩個法國助手，先沉不住氣，叫了起來：「天！你究竟得到了它沒有？」

恭二深深吸了一口氣，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。阮山羊怒視了他兩個助手一眼：「別再問這種蠢問題，由井上先生慢慢說下去！西方人就是這樣，甚麼事，就只想到用最簡單的方法，得到答案！」

這時，在場的，除了那兩個法國人之外，全是東方人，所以博士的叱責，令那兩個法國人感到相當尷尬，紅着臉，不敢再出聲。恭二這才繼續說他和黎文祥打交道的情形——他的目的，是要說那支鑲滿了紅寶石的大象牙的來歷，可是他從頭說起，不知道甚麼時候，才能說到正題。

本來，年輕人也想催促一下，可是博士剛才有了那樣的指責，年輕人也不好意思太性急了！

直到恭二一再問，黎文祥才道：

「它被當作一項行動的報酬，很簡單，誰能替我把留在越南的那一批寶物弄出

來，它就是酬勞！」

黎文祥這句話一出口，酒店的客廳之中，是一個相當長時間的沉寂。

信子有好幾次欲語又止，可是始終未曾出聲。恭二一聽了之後，就握住了信子的手，手心在沁着汗。香港代表呆若木雞，一動也不敢動，更不敢出聲——他事後對人說：「眞怕董事長把任務派給我。唉，我是一個沒有大志的小人物，受不了那樣巨大的刺激。」

足足有三分鐘之久，恭二才用十分堅定的聲音道：「我去！」

黎文祥是一切全在他意料之中一樣，立即道：「井上先生能親自出馬，那實在太好了，我知道，一定可以成功的，一定可以的！」

恭二卻絕不那麼樂觀，因爲這時，他對那批寶物，以及如何得到它們，再把它們偷運出來，究竟要經歷多少兇險，一無所知！所以，他滿臉都是汗珠，可是他要爲信子得到這隻鐲子的決心，卻戰勝了一切，所以，他又提高了聲音，再叫了一遍：「我去！」

恭二在這時，不但表現了他非凡的勇氣，而且，更表示了他對信子的愛情，十

分眞摯，所以，當時信子就激動地擁住了恭二，在恭二的耳際，也用十分堅決的聲音道：「要是有危險，我絕不會讓你去！」

在一旁的黎文祥笑了起來：「別像是生離死別一樣，只要安排得好，根本沒有甚麼危險！」

恭二和信子一起望向黎文祥，黎文祥道：「日本經濟發達，貿易遍世界，如果能提供相當優惠的條件，和越南進行貿易，一定受到歡迎。」恭二和信子，已相信黎文祥是一個十分足智多謀的人物，所以也用心聽着。

黎文詳繼續說他的「安排」：「井上先生可以率領一個貿易代表團到越南去，第一次，第二次，都不要在貿易行爲之外有任何行動，到了第三次或第四次，在運出來的貨物之中，某一個貨櫃箱之中，多了一些別的物事，會有甚麼危險？」

老實說，井上恭二也曾有過不止一次偷運古文物的經驗，有幾次甚至相當大批，所以他知道，照黎文祥的安排，確然沒有甚麼風險。

他吸了一口氣，鎮定了下來，問：「那批寶物，在甚麼所在？」

黎文祥笑了一下：「當你決定行動的那一次，我會把詳細的情形告訴你！」

黎文祥這樣說，已令得恭二十分不滿意，而黎文祥的行動，更令得恭二生氣——他竟然一伸手，自信子的手中，把那隻翠玉鐲子拿了回去！

信子的神情，立時茫然若失，恭二忙安慰她：「不要緊，遲早是我們的！」他又對黎文祥道：「我要花很多人力物力準備，你這就把鐲子收回去，是不是太不公平了？能先由內人保管嗎？」

想不到這一抗議，居然立時生效，黎文祥略想了一想，就答應了：「好！」他當真把鐲子又遞了給信子，信子如獲至寶，把鐲子緊捂在心口上。恭二看了這種情形，心中不禁暗嘆了一聲：「黎文祥真懂得人的心理——這鐲子在信子的手中越久，信子就越會想擁有它！」

事後，恭二始終有點不慣，他問黎文祥：「你怎會知道我和內人一直想得到一隻極品的翠玉首飾？就拿這鐲子來作引誘？」

黎文祥的回答，出乎恭二的意料之外，他十分驚訝恭二有此一問：「我根本不知道你們想要極品翠玉，只是我知道，任何對珍寶有認識的人，都會一眼看到它，就愛上它，會用一切手段得到它！」

恭二只好苦笑，因爲那是事實。至於黎文祥何以他肯放棄，恭二當時，想到了還沒有問，黎文祥已自己說了出來。黎文祥在恭二決定親自出馬之後，拍着他的肩頭，道：「你剛才提供了五百萬美元的價錢，我相信我要是堅持，你肯出到一千萬美元，或更高！」恭二點頭，表示同意。黎文祥的臉，在黝黑之中，透出了紅暈，那表示他心中的興奮。他道：「我寧願放棄它，可知那一批寶藏的價值之高。請相信我，那是價值難以估計的一批寶藏，運出來後，當然交由貴集團拍賣，井上先生，你不但得到玉鐲，而且，也可以在拍賣之中，得到你意想不到的巨額佣金！」

恭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：「祝我們合作愉快！」

那時，恭二在想，那批寶物，完全由他的掌握運出來，要是他立心吞沒，黎文祥不知有甚麼方法，證明自己是物主？

後來，恭二自然知道黎文祥是有方法的，他也很欣慶沒有要黎文祥使用這個方法。

那次會面之後，恭二就以十分驚人的效率，進行安排，果然，十分順利，他輸入越南急需的物資，又把越南積壓了沒人要的物資運出來，兩次如是的交易之後，

他已被越南政府的官員，當作是「最好的日本朋友」，高級官員頻頻約見。

恭二決定在第三次交易之中行事。

於是，他和黎文祥，有了第二次會晤。黎文祥對於恭二進行的一切，十分了解，一見面就祝賀恭二，有了一個十分良好的開始。他笑嘻嘻地道：「和你有過接觸的官員，從上至下，都對你有極其良好的印象，那使你行事方便，這次任務，一定十拿九穩！」

恭二心照不宣地笑：「略使手段，使事情進行順利，那是必要的。」

黎文祥在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之後，才又推出了他的安排：「這一次，你提出要採購北部山區的山產，他們一定十分歡迎，你再要求，你親自去採購，要求一個大型卡車隊，歸你使用，這個要求，絕不過份，他們一定不會拒絕，你由河內出發，走西北第五號公路，在進入山區之前，我安排好的人，就會和你聯絡！」

黎文祥講了這些話之後，竟然沒有再進一步說明的意思。恭二不禁大是不滿，追問道：「和我聯絡的是甚麼人、目的地何在？這些我都應該知道，而且，我至少應該有一幅行進路線的地圖！」

黎文祥大剌剌地道：「都不必了，一切我自有安排！」

恭二大是惱火，怒道：「這算是甚麼？我只是一個被利用的工具？甚麼都被你瞞在鼓裏？」黎文祥道：「別忘了你可以得到的酬勞！」

恭二也犯了牛脾氣，因爲他也看出，如果不是依靠他的力量，黎文祥的那一大批寶物，絕不能順利偷運出來。所以他當時就一拍桌子：「不行！不把來龍去脈說明白了，我寧願不去！」

這一下，倒也大出黎文祥的意料之外，他呆了半晌，又團團打了幾個轉，才嘆了一聲：「地點，我實在不能說給你聽，老實說，最後一天路程，安排的是，你和接你的人單獨行動，離開車隊，駕着一輛車去接運寶物，那一天，你還要幪上眼，以免你知道準確的地點！」

恭二駭然：「在越南北部的崇山峻嶺之中，我人生地不熟，哪裏有本領認得準確的地點了。這……幪眼……就不必了吧？」

黎文祥攤着手：「這一點，我不能決定，且看到時和你聯絡的那人的意思。既然你堅持要多知道一些，那麼我可以告訴你，我安排和你聯絡的那個人，是印支半

島上最傳奇的一個人物，你可能沒有聽過他的名字，但是他眞正神通廣大之極，他的名字是青龍。」

恭二當時，聽到了「青龍」這個名字，對他來說，一點意義也沒有，因爲他確然未曾聽說過中南半島上有這樣的一號人物，自然不知他有甚麼來頭。

可是，在巴黎阮山羊博士的工作室之中，恭二敍述經過時，一說出了「青龍」這個名字來，年輕人和公主，不約而同，一起發出了「啊」地一下低呼聲，那名字，對他們來說，有特殊的意義。

他們是屬於冒險生活羣中的成員，對於世界各地的傳奇人物，自然都有相當充分的資料，他們沒有見過青龍其人，可是却從多方面，聽說過這個神秘人物的一些事，尤其公主和越南的關係，使他更注意這個活動在中南半島上的傳奇人物的故事。

很難下一個斷語，說青龍是一個甚麼類型的人物，總之他神通廣大，神出鬼沒，參與各種各樣不可思議的事，另一個傳奇人物，原振俠醫生，曾和青龍在中南半島有十分怪異的經歷。年輕人和原振俠醫生交情深厚，聽他說起過。

所以，年輕人和公主，一聽到「青龍」這個名字，就有了反應。同時，他們也想到，那個越南人黎文祥的身分，一定也十分不簡單，因爲他竟然可以安排青龍這種非同小可的人物，進入他的活動範圍之內！

當下，黎文祥對恭二道：「你一定不會後悔認識青龍這樣的精采人物……。」

黎文祥道：「如果你眞的對他一無所知，我提議你盡可能去搜集一下他的資料！」

黎文祥始終不肯再透露甚麼，恭二也眞的向各方面十分認眞地去打聽青龍這個人。可是他却得不到甚麼資料，因爲青龍的活動範圍不出中南半島，不是眞對冒險生活有了解的人，不會知道他的大名。恭二在他的越南朋友那方面打聽到的，也只是一鱗半爪，而且他都認爲十分誇張，例如說青龍一個人，就可以對付一個師的軍隊。又例如說青龍已死過一次，所以不會再死，因爲人只能死一次，等等。

當時他雖然不信，可是由於他的行動，始終有着不可測的兇險成分在內，所以這種誇張的說法，也可以令得他安心一點。所以，他按計劃出發。

一切都很順利，和恭二打交道的官員，都得了恭二不少好處。恭二其志不在做

生意，所以出手十分闊綽，花錢如同流水一般，常言道「有錢可使鬼推磨」，所以沒有打不通的關節。

由十二輛卡車組成的車隊，向西北山區出發，公路十分不平整，有許多不知是炮彈坑還是炸彈坑，都是不過匆匆用泥石填平，根本沒有重整過。

到了第三天晚上，他們宿在一個鎮子上，當地政府讓出了被認爲最好的屋子給恭二，恭二倒志不在此，他只是心焦，爲何和他聯絡的青龍，還未曾出現？

當天晚上，在接受了當地官員的欵待之後，他推辭了兩個腿長腰細，眼大髮長的越南姑娘爲他自動提供的「按摩服務」，一進入他準備的房間，就看到一個人，蹲在一張椅子之上。那人正持着一根長長的竹煙桿，在大口吸着煙，煙草的氣味十分濃烈，嗆得恭二立即咳嗽起來。那人約莫三十上下，臉部輪廓明朗，雙眼十分有神，恭二走進來，他連頭也不抬，只是自顧自吸煙。恭二一面咳，一面想問他是甚麼人，可是那人自有一股懾人的氣勢，令得恭二一時之間，不敢開口。

等到恭二咳停了，那人才抬起頭來，冷冷地道：「我叫青龍，軍長和你說明白了？你的一切行動，都要由我來決定！」

一聽得對方一開口就這樣說，恭二又是吃驚，又是訝異。

青龍的話，十分霸道，本來令他很不滿，可是青龍又提到了「軍長」，恭二的腦筋靈活，立即想到，那一定就是黎文祥！

恭二一直想，黎文祥的身分，可能是一個軍官，但也沒有想到他會是一個軍長，那自然是將軍了！

恭二決定不表示甚麼，務求完成任務，所以他點了點頭，表示同意。

青龍又道：「很簡單，明天，會經過一個岔路口，我就在這之前，駕駛一輛卡車，你在我的車上，我們離開車隊，然後，在我們取得了貨物之後，回程時，再和滿載山貨的車隊會合，貨物的包裝，和山貨一樣，至於如何裝船，那就不是我的事了。」

恭二連忙道：「這我都安排好了，只是我忽然離開了三天，如何和車隊的官員交待呢？」

青龍一翻眼：「根本上不必交待，沒有人會提起這件事來，你也可以完全當沒有發生過！」

恭二很喜歡青龍的爽直，他打開一隻箱子，道：「我帶有極好的威士忌，你可要來一點？」

青龍十分高興地笑了起來。那種每瓶都有酒廠董事長親筆簽名的日本威士忌，確然十分清冽，青龍感到十分滿意，當他喝了大半瓶之後，才又開始吸煙，然後道：「你的報酬是甚麼？」

恭二久歷江湖所養成的好結交朋友的性格，給了他很大的幫助——不說謊，直話直說。

所以，恭二就實在告訴了青龍，想不到青龍大是感動：

「你竟然爲了妻子的愛好，而肯這樣涉險，這樣愛妻子的男人，眞……不多見了！」

恭二十分自豪：「那是因爲內子實在十分值得愛的緣故！」

青龍呆了一會，十分出神，顯然正在緬懷一段往事。恭二十分識趣，也沒有問他在想甚麼。

等到一瓶酒喝完。恭二又取出了一瓶來，青龍才道：「我肯出力，是爲了那一

大批寶物，不但價值連城，而且，還是人類文明的結晶之故，不想任由它們埋沒在窮山惡水之中！」

恭二十分意外：「你見過這批寶物？」

青龍點了點頭：「軍長所屬的一個工兵團，在一條旱季乾涸了的河床中挖掘石塊，在河岸上建築工事時，在大約五公尺深的河床下，挖到了一間石室，炸開了石室，是一隻十分巨大的石槽，那一批寶物，就在石槽之中，不知道是何年何日，甚麼人埋在那裏的！」

恭二大是驚訝：「現在還在那裏？」

青龍道：「自然，怎敢把它們隨便在人前露眼？你該知道人性有多麼貪婪！」

五、神通廣大的軍長

恭二心中驚疑莫名，他也不敢問那一團工兵怎麼樣了，其他知情的人怎麼樣了，想來，這一切，作為他們的上司，黎文祥一定早已有安排了。

恭二暗吞了一口口水，青龍拍了拍他的肩頭：「你這人很好，不多問。」

恭二苦笑了一下，心想我何嘗不想問？他只是小心地道：「上次……黎文祥交給敝公司拍賣的……那幾件，就是在這一批寶物中的？……」

青龍道：「是，那是估計最不值錢的一批，自然，那翠玉鐲子是例外；那鐲子，真是稀世奇珍，可是——」

青龍說話，一宜相當直率，可是這時，他話才說到一半，就突然停了口，而且，現出了十分的遲疑的神情。

看他的這種情形，像是他並不是不想說，而是他的心中，對要說的話，根本還是十分疑惑，不知道應該如何說才好，所以才出現了欲語又止的神情。

恭二在這時候，自然更是疑惑之至，但是他正如青龍所說，有「不多問」的好處，所以他非但不問，而且還裝出沒留意的神態來。

青龍在遲疑了一陣之後，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，又喝了一大口酒，才道：「我們到達目的地之後，行動要十分迅速，起出了東西，立刻就走，你沒有機會仔細看那批寶物，所以我現在對你詳細說一下那批寶物的情形。」

恭二聽得這樣說，不禁吃了一驚，失聲道：「如果是這樣，寶物的件數是多少？如果少了，那由誰來負責？我豈不是有最大的吞沒的嫌疑？」

青龍笑了起來：「你以爲軍長是隨便相信人的？他把事情交給你來辦，自然對你有足夠的信任！」

恭二感到相當自傲，這時，他實在按捺不住好奇心，試探着問了一句：「黎文祥，是一個軍長？」

青龍呆了一呆，像是對「黎文祥」這個名字，十分陌生，但隨即笑了起來：「當然是，他自十二歲起就開始戰鬥，身經百戰，是極其驍勇的悍將，由他指揮的幾場戰役，是可以寫在人類的戰爭史上的！」

恭二口唇掀動了一下，又想一些問題，可是又感到問得太多了不好，所以忍住了沒有問。

青龍却在這時，伸手在恭二的肩頭上拍了一下：

「你可是知道，何以他肯放棄那麼高的軍職？」

恭二連連點頭，表示他確然想知道這一點。

青龍却又不立即回答，他雙手抱膝，抬頭向天，過了好一會，才長嘆一聲：

「當然是爲了那批寶物，他發現了那批寶物之後，雖然知道它們的價值，但是還不敢肯定，於是他就找了我去看，當我告訴他，這批寶物如果能夠運出去，不知可以變成多少金錢的時候，他就已經有了決定。金錢的誘惑力畢竟太大了！」

恭二吸了一口氣：「他的選擇完全正確，不穩定的權力，和自己可以完全掌握運用的金錢相比較，自然是金錢重要得多了！」

青龍又沉默了片刻，恭二也不知道這個神秘的傳奇人物在想些甚麼。

此際看起來，他們是有很多的心事。

青龍又停了片刻，才又道：「我於是建議他先携帶一些小件的東西，出去試一

試，他照我的話行事，以後的事情，你也知道了……」

恭二用力一揮手：「我不明白，那批寶物的體積應該不小，他怎能夠不被別人知道？」

青龍笑了起來：「別人自然是知道的，可是所有知道的人，都是軍長的部下，軍長又答應了給每一個人特別的好處，自然人人都守口如瓶了！」

恭二深深吸了一口氣：

「寶物之中，有十分大件的？」

青龍又沉默了一會，像是在記憶之中，搜尋那批寶物而他又現出遲疑的神情，語調也變得十分緩慢：「我相信……在這批寶物之中，可以……引出更多的寶物來，更進一步的發現，一定是人類歷史上，最轟動的古文物發現，驚天動地，就算把中國的秦始皇墓全發掘了出來，只怕也不會有那樣的轟動！」

恭二當時，並不知道青龍這樣說是甚麼意思，只覺得青龍說得認真之極。他是一個拍賣商，自然希望寶物越多越好。

青龍揚起手中的竹煙桿，敲了兩下，把煙灰敲了出來，又道：「你應該特別注

意……那件大象牙！」

那時，恭二也不知道青龍口中的「大象牙」是甚麼樣的一件東西。

「大象牙」自然就是現時放在工作桌上的那支，曾被阮山羊考古博士認爲是一柄屬於公主的權杖——關於這一點，恭二有他的解釋：「由於青龍曾特別提起過這大象牙，所以我一看到了它，就立即拍照，第一時間交給阮博士，可是太匆忙了，以致忘了註明它的尺寸，這才使博士誤解了的！」

阮山羊對自己判斷這「大象牙」是「公主的權杖」這一點，顯然耿耿於懷，恭二的話，令得他發出了一下悶哼聲，樣子很不自在。

公主在這時問了一句：「青龍說，這……大象牙和另一宗寶藏有關？」

恭二回答得十分小心：「他曾這樣暗示過，可是他却說不上具體的情形來。」

年輕人有點奇怪：「你竟然沒有要他進一步說明？」

恭二嘆了一聲：「連他自己也不能肯定，我問了又有甚麼用？」

年輕人和公主互望了一眼，他們知道，青龍不是等閒人物，他那樣說，一定有

理由，或許他當時還沒有把事情完全弄清楚。

可是，又是甚麼，會使青龍有那樣的聯想呢？比發掘整個秦始皇墓更轟動，更驚天動地！難想像人類歷史還有那麼巨大的寶藏在，難道是傳說中的所羅門王寶藏？

年輕人和公主想到這裏，自然興趣大增。阮山羊卻道：「後來，一切都很順利？」

恭二點了點頭。

後來，事情進行得確然很順利。

第二天，恭二就離開了車隊，果然完全沒有人留意他。他和青龍，駕着一輛卡車，在崎嶇的山路之中，日夜前進，大多數時間，都由青龍駕駛。

黎文祥曾說過他可能要在最後的一段路程矇上眼睛，可是一直到達目的地之前，青龍並沒有提出這一點，恭二自然也不會去提醒他。

恭二注意到，青龍對他的印象十分好，原因是爲了他爲了妻子的愛好，所以冒這一次險。後來，他又憑這段經歷，贏得了年輕人和公主的友誼。所以後來他提起

來，就十分自豪，也不無感嘆：「或許是由於深愛妻子的男人太少了，所以像我這樣的男人，竟然變成難能可貴，令人尊敬了！這可真是想不到的收穫！」

第二天的行動，雖然十分順利，但是對他來說，還是一次終身難忘的經歷。

卡車在崎嶇的山路中行進，越來越是荒涼，但就算是人煙不見的地區，也可以在路旁，看到十分龐大的軍事設施，和軍隊設立的關卡。

恭二不知道青龍在卡車上放了甚麼標誌，這輛卡車逢關過關，沒有受到絲毫的阻礙。恭二知道在落後閉塞的社會之中，特權有着意想不到的作用，所以他也並不以爲怪，若是早已打通了關節，別說是一輛卡車，就算是一百輛，也一樣可以變爲隱形的！

到了第二天天亮之後，卡車沿着一條乾涸的山溪前進，那山溪十分寬闊，並不是很深，可是氣派十分大，溪底全是老大的鵝卵石，爲數億萬，那不知是多少萬年受溪水沖刷而形成的。

這時，由於是旱季，所以溪底乍一看，根本沒有水，要細看，才可以看到在最深處的一些石縫之中，有水光閃耀，有一些涓涓細流在流淌着。

這種奇詭的景色，恭二以前沒有見過，所以看得十分有興趣，青龍向前面的山影指了一指：「別看現在那麼平靜，一下大雨，山洪沖下來的時候，整個山溪，簡直是死亡的象徵，我們現在行車之處，也是滾滾洪水，沒有道路可以通向山去！」

恭二感嘆：「大自然的安排，太奇妙了！」

車子一直向前駛，山溪的形勢越來越險峻，有幾處，在洪水奔騰而下之際，一定是十分宏偉的瀑布，經過幾個盤旋之後，卡車漸漸駛高，然後，又盤旋而下，於是看到了一個小小的山谷，山溪穿過那個山谷，在山谷的一半，有着顯然是營房的設施。

青龍沉聲道：

「到了——井上先生，請你最好甚麼也不要問，就當甚麼也看不到！」

恭二點了點頭，當卡車駛進山谷之後，就有一輛中型吉普駛了過來，車上的兩個軍官向駕車的青龍揮了揮手，引導青龍向前駛到了山溪的一段。

那一段山溪的底部，和其他地方，有顯著的不同——底部的鵝卵石，有相當大一片面積，約有十平方公尺，全被移開，現出一個蓋着油布的坑，已有兩架起重機

在那個坑的旁邊。

接下來發生的事，完全像是無聲電影一樣——或者說，是一種特殊效果的電影！只有機器操作的聲音，沒有人的聲音。

所有的人，都像是啞吧一樣。車一停下，青龍向恭二作了一個手勢，令他留在車上，他下了車，和那兩個軍官，打着手勢。

就在這時，約有一連士兵，自營房之中，快步跑了出來，立刻就開始操作起重機，把那塊油布掀開，現出河底的一個坑來。在坑中，有一隻十分大的石箱，石箱上早就有十分結實的鐵環，一架起重機，就把石箱吊了起來。

而另一架駛近來的起重機，駛近卡車，把卡車後的一雙標準貨櫃箱，吊起來，放在溪邊。從溪底吊起來的石箱，比貨櫃要小，所以要放進貨櫃去，並非難事。

那些士兵，竟像是久經訓練一樣，石箱一放了進去，士兵就用棉花、蔴絮、軟膠粒等等物品，墊塞着餘下來的空間，好固定石箱在貨櫃中的位置。

然後，關上貨櫃箱，青龍封好了貨櫃——他在這樣做的時候，向恭二作了一個手勢。恭二知道他是在說：只要封條上的暗記沒有損壞，石箱中的寶物，也就不

會失去，恭二必須負責使暗記不被破壞。在這一切過程之中，恭二始終十分緊張，他在考慮：這一箱「貨物」一定十分沉重，在報關的時候，應該報稱是甚麼貨品呢？

可是他隨即有了主意，不是他自己想出來，而是不知是軍長還是青龍的安排，他看到士兵又搬了許多用乾草紮着的石磨或石臼來，也一起裝進了貨櫃箱之中，那是此區出產，十分古老的石製器具！

這種石製器具，在先進的日本，自然不會有多少實用價值，但是作爲裝飾品，價値還眞不低！

一切竟安排得如此妥善，這令得恭二多少有點感動，感到自己一定要盡一切努力把這批寶物，運到日本去，在拍賣市場上大放異彩！

等到貨櫃移上了卡車，又有士兵來給卡車注燃料。恭二本來還有點疑惑，貨櫃十分沉重，普通的卡車，難以盛載着它在崎嶇的山路上行駛。

可是等到卡車一開動，恭二就知道這個躭心十分多餘，卡車是青龍駕來的，顯然曾經過改裝，使它有強大的馬力，可以執行這項任務。

在回程中，青龍才告訴恭二，石箱的石板並不厚，可是十分堅固，箱中的寶物，或大或小，每一件，軍長都拍了照，編了號。當初石箱被發現，打開來之後不久，青龍就看到了箱中的情形，每一件寶物，都用絲棉小心包裹着，雖然被藏在河底，可是那石室滴水不漏，所以連絲棉也像是新的一樣。

青龍特別叮囑兩件事：「到了日本之後，開啟，清點寶物時，軍長會到場，你必須聘請絕對可靠的人來做這件事——寧願多花些時間，也不可胡亂請人！」

恭二一連聲答道：「是！是！每一件都是稀世奇珍，我一定會小心。」

青龍囑咐的第二件事是：「那隻大象牙……軍長在問我要甚麼酬勞的時候，我曾想提出要那隻大象牙，可是我自認對它的認識還不夠，所以放它到外面世界去，讓全世界的專家研究一下，看看它究竟是甚麼。我有一個概念，可是實在太匪夷所思了，而且所得的資料極少，不能作準。如果在拍賣中，有人買下了它，請在我詢問的時候告訴我買主是誰！」

恭二有點爲難：「很多時候，買家不肯透露身分」

青龍微笑：

「就是為了恐怕會有這種情形，不然，我還會來問你嗎？」

恭二十分惶恐，忙道：「是！我一定把買家是誰，調查得清清楚楚！」

這時，事情確然順利，等到又來到那個岔路口，卡車隊已在等候，青龍的車子，進了卡車隊，一直到港口，根本沒有人多問一句，甚至也沒有人向這多出來的卡車多看一眼。

恭二有點躊躇的是：他不準備把這批寶物走私運進日本，而準備報關。因為他知道，這批寶物，必然會公開拍賣，如果走私進口，到時來源如何說明？

可是報關的話，在出口地沒有相應的出口證明，就是一個大麻煩。

可是就是這個難題，也迎刃而解，出口時，一大疊出口證明早已準備好，那一貨櫃的物品，都用十分模糊的名詞，例如「舊鑲石象牙一枚」，「估計是古舊的金屬器皿若干」，「可能是仿製的皇冠一頂」之類出口的時候，自然連檢查也沒有，在進口需要報關的時候，可以作彈性度極大的解釋，將來進行拍賣，賣出的價格再高，也是一切都合法的！

想起那隻翠玉鐲子，想起即將可以獲得的大量佣金，恭二簡直心花怒放，而

且，他也知道，黎文祥能作出那麼妥善的安排，他雖已離職，可是影響力之大，也匪夷所思，他是一個大人物，不是普通人！

所以，恭二和黎文祥在再次見面時，恭二的態度，就恭敬了很多。

他們這次見面，是在日本，一個屬於大世界集團的貨倉之中，幾乎是恭二才一押送那隻貨櫃進入倉庫，才一卸下來，黎文祥就出現了。

黎文祥的突然出現，令得恭二大吃一驚。但是他已經知道了黎文祥的身分，也領教過了他的神通廣大，所以雖然吃驚，也知道以他的能力，要安排一場偷渡，簡單之至。反倒是他對自己的行動，掌握得如此正確，這令得恭二有點寒意。

黎文祥和恭二說了幾句客氣話，又驗看了青龍加在貨櫃上的暗記，就十分高興地道：「恭喜尊夫人，那舉世無雙的翠玉鐲子是她的了！」

恭二吁了一口氣：「我急於想見內人，既然你已經驗過了暗記，何不由你來主持開箱？」

黎文祥搖了搖頭：「我怕箱子一打開，我無法控制開箱工人的情緒！」

恭二吃了一驚：「如果是這樣，那……怎樣辦？我也不一定有把握可以控

制！」

黎文祥指着恭二：「找高級職員來，最可靠的，答應分大量花紅給他們，要他們在工作的時候，儘量維持情緒正常，嚴守秘密——除了尊夫人之外，我不要再有別的女性參與其事！」

黎文祥說一聲，恭二答應一聲，直到這時，恭二才相信他眞是下慣命令的將軍！

開箱子取寶物的過程，也十分順利，雖然參加的人全是十分有資格的人士，可是寶物實在太誘人了，每一件寶物，從箱中取出來的時間，仍然不免有小小的騷動。

在阮山羊的工作室中，恭二說到這裏，年輕人不禁皺了皺眉，指着那份目錄：「雖然精品極多，可是你也說得太誇張了！」

恭二深深吸了一口氣：「整箱的寶物被取出來之後。黎文祥對照過，一件不少，我們進行分類，一共分成了十類，也決定第一次，把看來是最差的一類拿出來拍賣，所以目錄上所載的，只是十分之一，而且是差的十分之一。必須這樣！如果

一次推出，只怕拍賣市場，沒有那樣的承接力……」

這一番話，聽得所有人屏住了氣息，作聲不得。單是這本目錄所載的，拍賣所得，只怕已用「億萬元」來做單位了，可是那只不過是十分之一！

公主最先打破沉默：「我不信，這大象牙難道也屬於較差的一類？」

恭二的回答是：「那是例外，因爲青龍曾說，這大象牙十分獨特，它本身已經非同小可，可是它的眞正價值，無可估計。」

年輕人和公主又互望了一眼，他們相信恭二在敍述之中，並沒有隱瞞之處，可是青龍對恭二所說的話，又十分模糊，根本不能算是線索。如果說青龍是憑直覺而感到這一點的，也說不過去，論直覺之強烈，還有誰能比得上公主？

公主應該有更進一步的直覺才是！

可是當他們互望的時候，公主卻緩緩搖了搖頭，表示她並沒有在接觸這大象牙的過程中，接收到甚麼特別的訊息。恭二結束了他的敍述，阮山羊十分不滿。

「原來你給我看的圖片，只是十分之一；你要知道，資料越多，考證的結論，就越是正確！」

一番話，說得恭二打躬作揖：

「眞對不起，可是那不能怪我，我畢竟不是物主，物主的意見，我必須遵從，那是軍長的意見！」

阮山羊似是一副悻然的神情，敲着桌子：「看起來，這批寶物，是越南王朝某一個帝皇，基於不知甚麼原因埋在河底的，沒有進一步的資料，沒有甚麼可以考證的了！」

恭二苦笑：「博士，無論如何請你對這……大象牙作出一點評介，因爲……靑龍曾囑咐過我，想得到多一點有關它的資料！」

對於阮山羊的那種虛張聲勢，擺出一副學術權威的架子，而實際上又說不出甚麼道理來的態度，年輕人相當反感。所以，他十分不客氣地打了一個「哈哈」：「博士的初步鑒定，不是說那是一位公主的權杖嗎？」

博士立時對年輕人怒目相向，可是年輕人假裝看不懂，繼續他的嘲笑：「如果這是權杖，那麼這位公主，必然來自巨人國，或是來自外星的巨人，她的身高，至少要超過十公尺！」

公主低聲叫喚了年輕人一聲，博士已十分惱怒：「這大象牙，甚至不是越南的文物，我可以肯定這一點！它不屬於越南的文物，也就是說，它不在我的研究範圍之內，你取回去吧！」

恭二搓着手，十分為難，年輕人趁機道：「博士既然不願意進一步研究它，我看公主來接手，比較合適一點，她有異能，能夠在物體中感應到別人感覺不到的訊息！」

恭二看來十分同意，但是礙於博士的面子，不好意思點頭。博士趕忙下台：「試試特異的能力也好，是有一種理論，說通過異能的感應，可以了解古代文物的真正來龍去脈，你把這象牙拿回去吧！」

恭二忙道：「還有許多越南的文物，還要依靠博士的鑒定！」

阮山羊大剌剌地一擺手，算是答應。

六、訊號來源在東京

到阮山羊工作室來，會得到這樣的結果，倒大大出乎年輕人和公主的意料之外。

博士顯然有點老羞成怒，揮着手，去追着恭二把大象牙弄走，鬧得恭二手忙脚亂，不知如何才好。

那兩個法國助手，找來了箱子，把大象牙放了進去，又找來了一輛推車，放好了箱子，推着離開了博士的屋子。

到了外面，恭二立刻向公主行禮：「那就要拜託公主的異能了！」

年輕人笑：「就像你們夫婦看到了那翠玉鐲子之後的情形一樣，我們非得到這大象牙不可，請你安排和那位軍長會面一次，取銷這大象牙的拍賣，我們不會讓他吃虧！」

年輕人頓了一頓：「甚至可以和你一樣，替他做一件事，作爲得到這大象牙的

代價！」

恭二笑了笑：「兩位說笑了！我一定盡力！」

年輕人和公主把箱子放進車廂，由於相當大，要由公主把着箱子，箱子的一半，還露在車廂之外。等到了酒店的時候，酒店的員工自然趕緊過來代勞，可是公主卻拒絕了他們的好意。

於是，在這家豪華的大酒店的大堂之中，就出現了一幕奇景：一位高貴美麗之極的女士，自己捧着一個大箱子進入電梯，後面跟着好幾個神情惶恐的酒店員工！

進了房間，公主逕自捧着箱子，進入了裏面，跟着進來的年輕人，知道公主會集中精神，用她的異能，去感覺那大象牙所能給她的訊息。

年輕人和恭二各自喝着酒，恭二在喝了一杯酒之後，放下酒杯：「你能很快到日本來？我會安排你和黎文祥會面，他還在日本。」年輕人抬起頭來，想了一想：「五天之後，地點是——」

恭二大是高興：「請到舍下來，內人信子一定十分高興認識兩位。」

恭二說得十分真誠，喜悅之情，掩飾不住，這也令得年輕人十分感動，兩個人

在緊緊握了握手之後，恭二留下了他在東京住所的地址，一再鞠躬，告辭離去。

年輕人看了看地址，那是東京豪華宅邸集中的一區，以恭二如今的財力而論，自然可以在這一區擁有一幢有日本傳統庭院的豪奢住宅的了！年輕人握着酒杯，慢慢走進了裏間，他看到公主盤膝而坐。

大象牙則橫放在公主的腿上，她的雙手，正十分緩慢溫柔地在撫摸着它。公主的動作是如此的優美，所以令得年輕人看了，心中竟升起了妬嫉那支大象牙的感覺。

年輕人並沒有出聲，也沒有任何行動去打擾公主，只是坐在一旁，欣賞着公主的美態。而公主則似乎超然物外，完全不知道外界發生了甚麼事，只是集中力量在對付那大象牙上！

年輕人感到疲倦時，就閉目養神，運用中國傳統氣功的方式，運轉眞氣——他雖然沒有公主那樣的異能，但是自幼所受的武術和氣功的訓練，他的體質，也與常人大不相同。要不然，由於公主遭到了不幸之後，他在阿爾卑斯山上自暴自棄期間，早已捱不過去了。

在凌晨三時左右，年輕人睜開眼，看到公主的坐姿不變，那沉重的大象牙，也仍然橫放在她的腿上，可是她的身子，却已向上升起了半公尺左右，完全懸空！

年輕人自然知道，公主並不是在故意賣弄，那完全是她的異能，在精神的高度集中之下的一種自然反應——年輕人知道，有這種異能的，世界上頗有人在，至少在印度，就有三位以上的靜坐大師，會在靜坐之際，身子向上升起來，處於懸空狀態！

由於身子懸空，公主身上的黑紗，飄垂向下，令得她看來更是出塵，而且她一動不動，連長長的睫毛，也處於靜態，可是她又是活生生的人，這樣的美態，看得人心曠神怡！一直到天色大明，公主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，睜開眼來，年輕人半秒鐘也不躭擱，就過去吻她的額。公主的神情十分迷惘，只是緩緩搖了搖頭，身子下沉，然後移開了大象牙，慢慢站了起來。一看到公主這樣的神情，年輕人知道公主並非一無所獲，只是她不知道自己獲得的訊息是甚麼！年輕人也沒有問，因爲他知道，公主如果肯定地獲得了甚麼，一定會第一時間就告訴他的。公主站了起來之後，伸了一個懶腰，推開了落地門，走到陽台上，把她自己，完全沐浴在早晨的陽光之中，這才雙手攏着長髮，轉過身來：「眞奇怪，我不知怎麼形容才好——大象

牙就在我的身上，可是我却感到，有十分微弱的訊號，來自極遙遠，微弱或完全無法捕追，可是確又存在！」

年輕人用心聽着，「能感到訊號」的這種異能，只有身受者，才有確實的感覺。由於這種感覺，根本超逾了人類的行爲，所以，人類的語言，也很難十分精確地將之表達出來。

年輕人這時，就不是百分之百知道公主所說的那種感覺，只是可以理解而已！

他勉強笑一下：「聽來，好像不是很合理？」

公主無可奈何：「可是情形雖然如此，或許是我的感覺不正確，今晚再試一試！」

年輕人告訴公主：「我約了恭二，五天之後，在東京約見黎文祥！」

公主一揮手笑着說：「黎文祥自然不是他的眞名字，當我們和他見面的時候，如果還不知道他的眞名字，好像說不過去！」

年輕人也笑：「那太簡單了，委託馮瑞的電腦公司先查一查，就可以知道了，

嗯，應該查現代軍人部分？」

年輕人說做就做，拿起電話來——馮瑞的電腦資料公司，接受各種資料查詢，各位一定不陌生了。

馮瑞在電話中，聲音愉快之極，答應立刻進行。兩小時之後，馮瑞就有了答案，他的聲音有點緊張：「你們要查的那位將軍，自去年起，離奇失踪，列爲最高機密。這位將軍是一個神秘傳奇人物，勢力之大，難以估計，他的名字是……」

接下來，資料報出了這位將軍的一生簡歷，年輕人和公主也不禁聽得呆了半晌，明白了何以恭二的一切，都進行得那麼順利的原因。公主的第一個反應是：「看來，他的目的，不像是……貪圖大量金錢那麼簡單！」

年輕人深深吸了一口氣，他知道公主這樣說，十分有理。因爲根據資料看來，黎文祥（那是假名，但爲了方便，就用這個名字稱呼他）在越南軍方，有着極大的勢力。雖然，隨着戰爭的結束，在越南，軍人的地位，已經不如烽火連天的戰爭歲月，但是他還是沒有理由爲了大量金錢而「失踪」的。

因爲像他那樣地位的特權人物，一切的需求，都應有盡有，金錢對這樣高地位

的特權人物而言，作用也不是很大，對這種人物來說，權力才是一切！

唯一可以支持他「失踪」的理由的是，由於內部的權力鬥爭，他頗有處於劣勢之勢——但就算是這樣，他想擁有大量金錢的目的，也和別人不一樣，並不是想得到物質上的享受，而是想藉此得到更大的，更穩固的權力！

從恭二此行的順利程度來看，黎文祥顯然還十分有力地控制着他的舊部，而他的舊部也對他依然效忠！

要不然，一個已然「失踪」了的將軍，怎會還有那麼大的力量？

事情顯然十分複雜，會演變到甚麼程度，當眞有點難以想像——可能是一個國家的分裂，加上長時期的戰爭。也有可能，再度引起外國力量的介入，而在人類的戰爭史上，增添新的一頁！

這一切，在一看到一本拍賣目錄上有「公主的權杖」這一項時，是無論如何想不到的！

一時之間，公主和年輕人儘管見多識廣，經歷豐富，也由於事情可能大到難以想像的程度，而面面相覷，因爲他們決然無法預料捲入了這個漩渦之後，會有甚麼

樣的可怕結果！

互望了片刻，公主才低聲道：「我不想放棄這支大象牙，我和青龍一樣，有一點預感，這大象牙……十分不簡單……像是一座浮在海面上的冰山，看到的是十分之一，還有九成隱藏的秘密！」

年輕人忙道：「我也沒說要放棄，我的意思是，不管黎文祥有甚麼樣的野心，我們都不必參與其事，我們的目的，只想得到這支大象牙！」

公主的一雙妙目，注定了年輕人：「你忘記了？你曾對恭二說，可以採取恭二的方式，得到大象牙！」

年輕人苦笑：「推辭和接受的權利，還是由我們自己掌握的！」

公主沉默了片刻，才道：「你估計他要大量的金錢，要來甚麼用？」

年輕人很不願意觸及這個問題，可是他還是道：「我猜他正在進行積極的活動，發動一場政變，他要使自己成爲越南的最高統治者！」

公主緩緩吸了一口氣：「弄得不好，又是分裂和長期的戰爭！」

年輕人攤了攤手，神情無可奈何：「越南這個國家，這半個世紀來，未曾停過

戰爭，或許，和平的生活，根本不適合他們，所以才有這樣的危機存在……」

公主欲語又止，又搖了搖頭：「既然我是越南的公主，可是——」

年輕人駭然：「你這個公主，不知是古代哪一代傳下來的，不必參加現代的權力爭奪了吧！」

公主笑了起來：「當然不會了，對權力，我還看不透嗎？別忘了我有過甚麼樣的經歷！」

年輕人也笑，挽住了公主的手，兩人莫逆於心，心意相通，所以他們同時道：「見到黎文祥的時候，還是裝着不知道他眞正的身分好了。」

年輕人想了一想：「如果他的身分那麼突出，他未必肯見我們！」

公主却充滿了自信，作了一個不同意年輕人意見的表情。年輕人也未曾料到，想進一步了解黎文祥的背景，竟然有了那樣驚人的結果。

當晚，自午夜開始，一直到天亮，公主仍然集中精神，想在大象牙中得到訊息，可是仍然和上一晚一樣。公主堅持再試一晚，可是一樣沒有結果。

公主感到十分困惑，在飛赴東京的途中，她一直秀眉緊蹙，要年輕人不住用手

指，去輕撫她的眉心，好令得她展顏。

公主十分抱歉地握住了年輕人的手：「我並不是不高興，而只是有一個關鍵，我想不通，這個關鍵一定十分簡單，可是我想不通！」

年輕人無助地望着公主，公主喃喃地道：「爲甚麼訊號會來自那麼遙遠的地方呢？」

年輕人打趣地說了一句：「會不會這大象牙的靈魂在遙遠處呢？」

年輕人這樣說，顯然是開玩笑，可是公主聽了，却怔了一下，若有所思，年輕人忙道：「別走火入魔！」

公主微笑：「還是抓不到中心，想不通……」

年輕人連公主要想通甚麼都不知道，自然無法再和她討論下去。

到東京，年輕人和公主先住進酒店，離約會日子，還有一天。

公主通過她的「聯絡網」去了解恭一這個人。在她得到了報告之後，她道：「我們的主人，好像有一個時期，生活不是很如意！」年輕人笑：「你不是要求每一個人都有貴族血統才和他來往吧！」

公主現出了一個嬌嗔的神情，怪他故意歪曲她的意思，然後，她又取出了那隻大象牙來，當她的雙手，一碰到那大象牙之後，她突然有一個十分訝異的神情令得看到了她這個神情的年輕人，本來已半轉過身去，這時又轉回身來。

公主也向年輕人望來，神情仍然訝異：「感覺上，訊號仍然是從遥遠的地方傳來，可是已強烈得多，這種情形說明……說明在巴黎的時候，訊號的來源遠，到了東京，訊號的來源近！」

年輕人仍然無法表示他的意見。公主停了片刻，才又道：「這證明……和大象牙有關的訊號來源，是在東方——我們飛行了上萬公里，現在，離訊號的來源近得多！」

年輕人這才吸了一口氣：「太奇妙了，照這樣說，這倒有點像無線電波追踪儀，可以追踪到訊號來源的精確地點，是不是？」

公主道：「可以作這樣的假設——」

她的神情，隨即變得迷惘之至：「可是……何以訊號不由大象牙本身發出來呢？」

年輕人攤了攤手，公主遲疑了片刻：「或許你說的有道理，發出訊號的，是這大象牙的靈魂！」

年輕人苦笑：「我只是隨便說着玩的，不知道你從哪一個角度去了解？」公主又想了一會，顯然她需要把她自己所想到的，組織起來：「我假設這大象牙中，有一點東西，十分重要的，重要如同靈魂，被弄走了！」年輕人「啊」地一聲：「你接受的訊號，由這被弄走的部分所發出來！」公主點頭：「那東西，在東方，所以我們到了東京，我接收到的訊號就強烈！」

公主的這句話出口之後，兩人互望着，然後異口同聲叫：「黎文祥！」

他們兩人的想法一致：如果這大象牙本來有甚麼十分重要的部分，被取走的話，那是，最有可能取走的人，就是黎文祥！

而且，黎文祥在日本，這更符合公主在巴黎時感到訊號微弱，而到了東京，就有不同感受的這一現象！

他們立即又產生了新的問題：被取走的部分是甚麼？

看起來，整支大象牙十分完整，鑲嵌着的紅寶石也一顆不少，如果要找一個重

要的組成部分，自然是那顆最大的紅寶石，可是紅寶石仍然在，大象牙上，也沒有別的凹痕，那麼，被取走的部分是甚麼呢？

他們都迅速地轉着念頭，幾乎是在同時，他們都伸手，向大象牙最粗的一端，指了一指，他們也立即知道對方想到了同一點！

大象牙，最粗的一部分，毫無例外是空心的。象牙雕刻技師，在作整支象牙的雕刻工藝時，會在最粗的一端，另外用一塊象牙封住空心的口子，這支大象牙也不例外，封口的象牙塊密不見縫，手工十分精細。

但是那裏，至少有三十公分到五十公分的中空部分，是可以肯定的，年輕人伸指叩了叩，發出的聲音，就和實心部分不一樣。

也就是說，在空心部分，總可以利用來放置重要的東西，如果這個假設成立，那麼，被取走的重要部分，自然原來是放在那個空間之中的！

公主吸了一口氣，打開了一隻小皮包，其中有許多精巧的工具，她先取出了一枚鑒別珍寶用的放大鏡來，十分小心地檢查着象牙塊的封口。

過了一會，她道：「看不到有被撬開來過的痕跡，但是我也可以做到毫無痕

跡！」

公主的意思再明白也沒有，她要把封口的象牙塊打開來看看！

年輕人遲疑了一下，並沒有立即同意，因為那支大象牙，現在並不屬於他們，名義上，是恭二拍賣公司的物品，物主是黎文祥。

公主扺了扺嘴——這個動作，任何女人表現出來，都不會好看，可是公主却是一個例外。她道：「我們若是付出了極高的代價，結果得到的物品，却只是殘缺不全的，那不是太寃枉了嗎？」年輕人同意：「簡直寃枉之至！」公主笑靨如花：「所以，我們有權在事先作徹底、詳細的檢查！」年輕人嘆了一聲：「人可以為自己的任何行為，找到藉口和理論根據的！」公主知道他不再反對，就用一柄極小的鋸絲，居然是電動的，先插進了封口的接縫之中，然後，極小心地沿着接縫移動。

由於鋸絲是如此之細，移動之際，所產生的象牙粉末，極少極少。

等到一圈轉完，年輕人和公主互望了一眼，公主又取出了一隻吸盤，緊貼在那封口的象牙塊上，一下子就將那塊象牙塊，提了起來。

果然，象牙的粗大的一端，約有三十公分深，是空心的，空心部分，也經過工藝的手續，十分光滑，直徑約有十二公分。這樣一個圓柱形的空間，可以放置任何體積小的物體！

公主伸手進去，摸了一下，又用一隻小型電筒照着，空無一物，也無法找得出甚麼痕跡，以證明裏面曾放置過任何物件，可是，自然，也不能說裏面根本沒有放過任何東西。而如果年輕人和公主的假設成立，那麼，這個空間應該是唯一曾有重要物品儲存的所在。

他們兩人都不說話，公主默默地把那象牙塊放回去，又用熱風機小心地在接縫部分吹了好幾遍——這樣做，會使象牙有輕度的膨脹，使得接縫更嚴密。

然後，他們又有了共同的想法：在見到了黎文祥之後，一定要用方法，把這個秘密探聽出來——公主的感覺是一定不會出錯的——大象牙一定有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，和大象牙脫離了！

這是一個新的發現，令得年輕人和公主，都感到十分興奮。

年輕人先和恭二聯絡，恭二知道他們到了東京，十分高興，熱情地要立刻趕來

見面，年輕人婉拒，說好明天晚上，和黎文祥在恭二的住所見面。

到了第二天晚上，年輕人和公主出現在那幢屋子前的時候，盛裝的恭二和信子，作了極其熱烈的歡迎，把他們引進了客廳，一進了客廳，就看到了黎文祥。

確是恭二曾描述的那樣，黎文祥一身打扮，庸俗不堪，可是他自有一股威嚴，他目光炯炯，先看了年輕人一眼，才把視線停留在公主的身上——這一點，對一個初次見到公主的人來說，已是十分之難得的了，因爲公主的美麗，是如此之奪目！

黎文祥盯了公主一會，才向年輕人伸出手來，互握着。信子興奮得紅着臉，在盡她作爲女主人的責任。

黎文祥這才和年輕人互望，他先笑了笑：「聽說兩位外形出衆，果然名不虛傳！」

年輕人問得有點不客氣：「聽誰說？」

黎文祥的反應極快，立即回答：「我的朋友青龍！」

年輕人一揚眉：「我和青龍雖然沒見過面，但我們有共同的朋友！」

黎文祥也立即應：「我知道，原振俠醫生！」

年輕人笑了一下：「據我所知，青龍是現代的奇俠，一向不結交權貴！」

他們才握了手，還沒有依女主人的意思坐下來，就已經在言詞上針鋒相對。那是因爲年輕人知道，黎文祥是一個極難應付的人物，如果不是一上來就佔上風，只怕事情就糾纏之極！

黎文祥一聽，「哈哈」笑了起來：「他和我結交的時候，我可不是甚麼權貴，只是一個低級軍官——他也是！我們從事解放祖國的戰爭，曾得到全世界各地豪俠之士的幫助！」北越南的軍隊，一直號稱自己是爲獨立解放而戰鬥，黎文祥的這種口吻，並不令年輕人感到意外。

七、軍長的野心

黎文祥又道：「在戰場上，他救過我，我也救過他，連次數都記不清了！」他用最簡單的詞句，介紹了他和青龍之間的交情，年輕人和他，這時才坐了下來，接過信子親手送上的美酒。年輕人先客氣一番：「恭喜你得了這樣價值連城的寶藏！」

黎文祥放慢了語調，望向公主：「尊夫人是越南的公主？眞是太好了——老實說，能認識兩位，比得到那批寶物更值得恭喜。」

黎文祥的聲音，聽來十分誠意，而且，可以聽出他的話中，另有深意。對於這樣的恭維，公主只是淡淡笑着，年輕人則作了一個誇張的表情。

黎文祥又道：「聽說公主曾致力於建立一個印地安王國，在南美洲？」

公主却笑出聲來：「那是少女時期的胡鬧，閣下對這種早過去了的事，倒知道得清楚！」

黎文祥說了一句十分露骨的話，令年輕人和公主互望了一眼，他說的是：「想汲取一些建立一個國家的經驗！」

年輕人和公主，曾料到他另有野心，在這句話中，得到了證實！

年輕人立時向公主眨了眨眼，他兩人心意相通，公主也感到事態嚴重——要是眞的捲進了這樣一個野心的漩渦之中，後果是怎樣，誰也預料不到！

的確，公主在早年，野心勃勃，曾經想在南美洲的土地上，建立一個印地安王國，她自任女皇。爲了這個計劃，她花了大量的金錢，僱請職業軍官，訓練軍隊，在巴西北部的密林之中，設立了龐大的軍事基地。可是以私人的力量建立的軍隊，看起來好像很有力量，一旦和國家正規軍一接觸，就潰不成軍，公主的目的，自然也沒有達到！

當時，在遭到了失敗之後，公主也有一個時期，十分沮喪，可是這時，回想起來，却像是造了一場十分滑稽的夢一樣！

所以，公主自然而然地笑着：

「要依靠個人的力量，建立一個國家，根本不可能！」

黎文祥的反應來得極快：「錯了，人類歷史上許多國家，都是基於一個極出色的人物的努力而建立起來的，在中國的歷史上，這樣的例子更多，唐朝數百年天下，就是靠李世民的英勇善戰，甚至推翻清朝，建立民國，也是由於孫中山先生的努力！」

黎文祥在見面不到半小時之後，就直截了當，講出了這樣充滿了野心的話來，這一點，也頗令年輕人和公主，感到意外。

他們都知道，黎文祥一定是知道他們不是等閒人物，不必轉彎抹角，有事不妨直說，而且，黎文祥必然知道，他有甚麼意圖，他是甚麼身分，年輕人和公主一定早有了解，那自然不必掩飾甚麼了！

這一來只是苦了在一旁的恭三和信子。他們心知黎文祥在說的，一定是一樁十分重要的事，可是他們又不知道內容究竟是甚麼，又不得不裝出一副聽得懂的神情，又不好開口多問，真是尷尬之極！

年輕人知道，在這種情形下，自己非明確表示對黎文祥的野心完全沒有興趣不可，不然，就會泥足深陷！他先向公主望了一眼，公主向他點了點頭。

這表示公主知道他想作甚麼，而願意全力支持。

年輕人這才道：「你有這麼偉大的抱負，眞叫人感動，只不過我和公主，對這種偉大的遊戲，既然已玩過了一次，也就不會再有興趣。我們感到興趣的，只是那支大象牙，見閣下的目的，也是如此！」

黎文祥的神色陰沉，他緩緩喝着酒，不出聲。年輕人盯着他看，公主則在此時，輕捏着年輕人的手，她柔軟的手指，有節奏地按着年輕人的手背。

年輕人知道她的意思是在說：「別受他的任何要脅，別答應他的任何要求，得不到這支大象牙，我或者會有些不高興，但也不是甚麼大事！」

年輕人橫了公主一眼，眼光之中，頗有責怪之色，他是在向公主表示：「難道我還不如恭二，不能盡自己所能，得到妻子想要的東西？」

公主笑了起來，笑得極之甜蜜，她的身子，也自然而然，向年輕人靠了一靠，她在明白地表示：「你就是我所要的，我最至愛的！」

年輕人和公主之間，是曾經眞正地同生共死過的，心意相通到一個眼色，一個微小的動作，就可以替代語言的程度。

在旁人看來，只當他們只不過是在輕憐蜜愛，誰也不知道就算是千言萬語，他們也可以藉此溝通。

黎文祥的神色，越來越是陰森——當他有這種神情的時候，看來相當駭人。一時之間，雙方沉靜了下來，恭二和信子，更是不知所措，不知該如何才好。而就在這時，公主用一下驚嘆聲，打破了尷尬的沉寂，她握住了信子的左手，把她的左手，略提了起來。

在信子略見豐腴的皓腕之上，戴着一隻碧綠的翠玉鐲子——那自然就是恭二曾一再提及的那一隻了！

公主讚嘆地道：「就是這一隻？眞是太美麗了，大自然的傑作，天地間的靈氣所孕育的！」

信子高興得漲紅了臉，年輕人補充道：「更美麗的是，有丈夫對妻子的愛！」恭二和信子興奮得不知說甚麼才好。黎文祥忽然開口：「公主如果眞的想得到這支大象牙，年先生也應該——」不等他講完，年輕人已接口道：「我可以在金錢上，付出閣下所提出的代價！」

黎文祥的臉色，又沉了一下，他伸手在臉上重重撫摸了一下：「不想參與一場轟轟烈烈，必然在歷史上留下一頁的事業？」

一年輕人深深吸了一口氣：「十分感謝閣下的邀請，也十分欣賞閣下直接的行事方法，只是我和公主，都沒有興趣——那是一件十分疲累的事，別說不容易達到目的，就算達到目的了，也會感到不值得！」

黎文祥笑了起來：「各人的想法不同，眞是可惜，我以爲兩位一定肯答應的，尤其是公主——」

公主淡然道：「發生在我身上的事，閣下或許不是十分了解——我已經死過一次，眞正的死亡，所以，對我來說，沒有甚麼特別可以令我再付出生命去換到的東西。」

黎文祥揚了揚眉，他對於公主所說的話，顯然不是十分了解，可是他却立即抓住了話中可反擊的地方，他道：「旣然如此，公主何以又對這支大象牙有着非凡的興趣？」

公主又是一笑：「有興趣是一回事，拚了命非得到不可，又是一回事！」

黎文祥呆了片刻，才道：「說得眞好，無論如何，我能認識兩位，比得到寶藏更高興，那是眞的！」

他說到這裏，轉向恭二：「那位博士把這支大象牙豎起爲『公主的權杖』，那是大笑話，井上先生，把它從拍賣品的目錄中剔除了吧！」

恭二呆了一呆，才答應了一聲，黎文祥接着道：「我要把它當作禮物，送給敢說是人類歷史上，最出色的一位公主！」

這個在黎文祥的口中「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出色的公主」，自然就是眼前的黑紗公主了！他不說「最美麗」，而說「最出色」，可知他在恭維他人方面，也有過人之能！

年輕人和公主都料不到會有這樣戲劇性的變化，年輕人忙道：「無功不受祿——」

黎文祥一揚手，阻止了年輕人的話：「請別推辭，再推辭，就俗了。請相信，這批寶物拍賣所得的金錢，數字十分驚人，多一點少一點，我都不在乎。而且，公主說她曾死過——在戰場上幾十年，誰不是曾死過的人呢？」

年輕人望了黎文祥半晌，沒有再說甚麼，只是伸出手去，和黎文祥握了一下。

能夠這樣慷慨相贈，年輕人自然心存感激，但是他卻也以並不是太熱烈的握手，表示了他的心意並不能因此，面對黎文祥的野心行爲，作任何的幫助！

黎文祥顯然明白這一點，所以他揚了揚眉，發出了諒解地一笑。

在一旁的恭二和信子，鼓起掌來。公主也十分客氣地道：「謝謝你的稱讚和你的禮物，我想要這支大象牙，有一個十分特別的理由——我覺得從這支大象牙上，可以發現……發現更多的，難以形容的……無可比擬的……一個巨大的發現！」

公主在這樣說的時候，詞句不是很連貫，儘管她還用手勢來加強語氣，可是她想說的，顯然人類的語言，難以表達！

黎文祥在這時候，和恭二一起，發出了一下低呼聲。兩人都有話要說，恭二忙作了一個請黎文祥先說的手勢，黎文祥說得十分簡單：「青龍也有這樣的感覺，他對我提起過！」

恭二說得比較詳細，說的卻是同一件事：「青龍說，由此而得到的發現，可以和發掘全部秦始皇墓相比擬，比較起來，已發現的那石箱寶藏，簡直不是甚麼！」

恭二講完了之後，是一陣沉寂，人人都在想：究竟是甚麼樣的大發現呢？

黎文祥先向公主望去，公主道：「我可以憑我的異能，接收到一些訊息，在巴黎的時候，訊息十分微弱。到了東京，訊息就強烈，我相信，發出訊息的，是和大象牙有關的一些東西，已離開了大象牙。」

公主說的話，用詞十分晦澀，年輕人自然是明白的，因爲那正是他們的設想。恭二和信子就莫名其妙，不知道公主在說甚麼。

黎文祥確然有過人的機智，他在想了一想之後，就明白了：「公主的意思是，有人在這支大象牙之上，取走了甚麼東西？」

公主點了點頭：「是！」

黎文祥忽然笑了起來，指着自己：「我？」公主道：「不是你？」

黎文祥道：「不是我！」

公主和黎文祥之間的那幾句對話，簡直像是禪宗的高僧在「打機鋒」一樣。

大家都是聰明人，對話雖然簡單，但也足以說明想講的事情了。

年輕人和公主曾懷疑黎文祥在大象牙之中，取走了甚麼。黎文祥也知道自己受到了懷疑，他否認了！

年輕人和公主都點了點頭——黎文祥肯把大象牙無條件送給他們，也就沒有理由說謊。黎文祥忽然，「唧」一地一聲，神情疑惑之極，欲語又止，又不由自主摸着頭——他一定是想到了甚麼事，可是又十分疑惑，不敢肯定。

年輕人和公主都對着他有進一步的表示。過了好一會，他才緩緩地道：「發現了河床下有這樣的一箱寶物之後，我用最快的方法，和青龍聯絡，請他來看。」

恭二忙不迭插言：「是，青龍先生和我說過。」

黎文祥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：「他到了之後，我和他一起檢視寶物，我們都陷入了如癡如醉的境地之中，足足三天，除了喝酒之外，甚至沒有進食！」

黎文祥在說到這裏時，仍然有大是神往的神情。

黎文祥又道：「當時，他就對這支大象牙，有獨特的留意，曾經在三天之後，把它帶到獨立的營房中，第二天早上再送回來。」黎文祥講到這裏，停了下來，擺了擺手，表示這件事他說到這裏爲止，不會再有進一步的補充。

他的意思再明白也沒有：青龍曾經獨對大象牙一夜——他說的雖是這個事實，至於青龍是不是曾在大象牙中取出過甚麼東西來，他不作這樣的猜測。

年輕人吸了一口氣，疾聲問：「如何才可以和青龍取得聯絡？」

黎文祥陡然瞇起了眼，他的雙眼，本就十分有神，這一來，在他半開半閉的眼睛之中，更有一種懾人的光采，這個乍一看，其貌不揚，個子矮小的越南人，看來和世界各地難民營中的越南難民，沒有甚麼不同，可是和他相處久了，就處處可以感到他不是一個普通人，他反應快捷，靈敏過人，行事果斷，而且，有一種天生的，領袖羣倫的氣勢。

想起他的野心，年輕人不禁想：是他有了這樣的野心之後，使他看來異於常人的，還是像他那樣的人，自然而然，會有那樣強烈的野心？這個問題，自然不會有甚麼答案，年輕人也是想過就算。

過了片刻，黎文祥才道：「你認爲青龍在大象牙中取走了甚麼？」

年輕人遲疑了一下：

「也不能這樣說。」

這時，公主向年輕人使了一個眼色，年輕人會意：「各位請等一等！」

他走開去，到了屋子外，他駕來的車子旁，取出了大象牙來，再回到屋中，打

開箱子，指着粗的那一端：「這裏，會有一個空心部分，可以放置一些甚麼東西，現在，這裏面是空的！」

年輕人的說法，其實相當模糊，但總算可以聽得明白。黎文祥皺着眉：「一直到現在爲止，公主，這一切，只不過是你的感覺！」

公主道：「是！但是我的身體，來自幽靈星座，有特異功能！」

黎文祥自然不明白甚麼是「幽靈星座」，可是他却在公主說話的神態之中，了解到了公主的話，十分認眞，忽然之間，在他黝黑的臉上，閃過了一絲狡獪和興奮的神情，他道：「兩位想去找青龍？」

年輕人和公主點着頭。黎文祥道：「大家都知道，青龍由於一個十分奇特的原因，他的活動範圍，不超出中南半島！」

地理上的中南半島，也稱印支半島，指的是越南、高棉、寮國。青龍爲了甚麼特別的理由而限定了自己的活動不出這個範圍，那是另外一個故事，和這個故事無關，有機會的話，會說上一說。

年輕人立即道：「我聽說過。」

黎文祥又道：「那也就是說，兩位如果要見他，非去到他所在的地方不行！」

公主笑了起來：「將軍，你怎麼忽然之間，說話轉彎抹角起來了！」

黎文祥也笑：「公主，因爲有一些事實，我非說明白不可！在那麼廣泛的地區，現在雖然很平靜，但是不久的將來，確切的時間未可確定，將會有一場大亂，兩位看來恰好……」他說到這裏，停了下來，十分有深意地望定了年輕人和公主。

年輕人的神情變得十分嚴肅：「這場動亂，是由你指揮的？」黎文祥挺直了身子：「感謝你不說是由我造成的！世界上，沒有一個單一的人，有能力造成一場動亂，動亂的發生，是許多不能避免的原因積聚的結果，是一定會發生的，沒有人能夠造成，也沒有人能夠防止。」

「一些傑出的人所能做的，是在動亂發生之後指揮它，把動亂的成果，據爲己有！」

年輕人和公主一起鼓掌，年輕人道：「這可以說是一個野心家最坦白的宣言？」

黎文祥居然謙虛：「只是一個小野心家，由於形勢的變化而產生的一個願望——

——兩位若是忽然捲入了這樣的漩渦之中，會怎麼樣？」

年輕人搖頭：「不會的。」

公主道：「我們至少會全身而退！」

黎文祥半揚起了頭，他雖然沒有說話，可是一副挑戰的神情，等於是在問：「如何全身而退？」

公主嫣然一笑，身子冉冉而上，升了起來。

井上恭二的巨型的客廳建築宏偉，相當高，懸着一盞很大的水晶燈，公主的身子向上升了起來，黑紗飄飄，當她接近水晶燈的時候，燈光更映得她的身上，都散發出一陣異樣的光輝來，剎那之間，連看慣了這種情形的年輕人，都屏住了氣息，遑論他人了！

公主一直上升到了水晶燈旁，伸手撥動了一下，令得水晶燈的墜子相碰，發出了一陣十分悅耳的叮叮咚咚的聲響，就在這一陣聲響之中，她又翩然落下，落到地之後，她才開口道：「要全身而退，總有辦法的，是不是？」

黎文祥在這樣的情形下，居然還有足夠的鎮定，沉着地點了點頭：「是！」

就憑這一點，年輕人肯定這個短小精悍的越南人的野心，不是紙上談兵，必然會有成爲事實的一天——只要有不可避免的動亂發生，他就有能力掌握機會，在動亂之中，興風作浪！

恭二和信子兩人，在公主落地之後，才各自驚呼了一聲，互相擁抱着，不知如何才好。年輕人知道他們一定會吃驚，所以已經來到了他們的身旁，低聲道：「公主有許多異能，這只不過是其中之一。」恭二的吃驚，是爲了安慰信子，信子臉色蒼白，好一會恢復了過來。在這短短的時間中，公主和黎文祥在迅速地交談着，公主聽得多，在聽黎文祥說着。

等到信子回復了鎮定時，黎文祥提高了聲音：「我需要大量的金錢，先小人後君子，如果藉這枚大象牙，而發現了甚麼，我是不是有份？」

公主還沒有回答，年輕人已朗聲道：「沒有！」

也正由於年輕人和黎文祥都不是普通人，所以這種在普通人之間，可能引起大爭執的問題，在他們之間，只在一問一答之間，就解決了！

聽了年輕人這樣的回答之後，黎文祥攤了攤手，居然還臉帶笑容：「眞是，都

是自己不好，誰叫我一下子就把那麼寶貴的東西送人了呢？」

年輕人和公主笑了起來，在一旁的恭二看得目定口呆，喃喃地道：「眞學會了不少，這才叫人上之人！」

年輕人和公主交換了一個眼色，知道她已經從黎文祥那裏，得到了有關和青龍聯絡的資料，所以他轉向恭二：「這枚大象牙，還要請你保管，祝你的拍賣成功！」

恭二大是驚惶：

「兩位……就要走了？」

年輕人點頭：「是！我們要根據訊息，去發現更驚人的秘密！」

恭二喃喃地道：「有甚麼大秘密呢？」

年輕人拍了拍他的肩頭：「現在還不知道！」

他和公主向外走去，恭二、信子和黎文祥，一起跟了出來。這次和黎文祥的會面，時間雖然不長，收穫却是不少，黎文祥竟然出手如此大方，無條件把那枚大象牙送給了公主！

就算不能根據那大象牙有甚麼發現，這份禮物，也珍貴之極了！而且，公主在和黎文祥交談之中，又知道了黎文祥也有越南王朝的貴族血統，黎文祥也把如何和青龍聯絡的途徑，詳細告訴了公主。

兩人都認爲，和青龍見面，是一個最主要的步驟，見了青龍之後，有許多疑問，可以得到解決。倒是，何以青龍也會有這樣的感覺，會對這枚大象牙另眼相看？

所以，當他們和恭二、信子和黎文祥分手的時候，十分愉快，年輕人在臨上車時，才道：「井上先生，很高興認識你！」

恭二和信子連連鞠躬，年輕人又對黎文祥道：「井上先生是一個成功的商人，他的冒險，只是爲了他對妻子的愛，閣下自然明白！」

黎文祥一昂首，「哈哈」一笑了起來，同時指着年輕人：「你多慮了！」

黎文祥和年輕人之間的「啞謎」，公主自然是明白的，反倒是恭二和信子，茫然無所覺。

八、不凡的少年

年輕人這樣對黎文祥說，意思是，恭二只不過是商人，不要把他扯進動亂之中。黎文祥的回應是你只管放心，像你這樣的人才，我才熱切希望你參加，像恭二這樣的人，求我我也不要！

他們雙方明白，都是一陣豪笑，年輕人駕車，直赴酒店，公主由於高興，粉頰上紅暈隱現，嬌艷欲滴，她告訴年輕人，黎文祥說他自己有越南王朝的血統！

年輕人笑着：「說不定你們還是親戚！」公主十分嚮往地道：「他告訴我，越南王朝最強盛的時候，曾擁有整個半島的！」在黎文祥的這句話中，可以透露他的野心。年輕人諷刺道：「要是有一個蒙古人，懷念蒙古帝國全盛時期，曾擁有歐亞兩大洲，那他一定十分痛苦！」

公主笑了一下，知道年輕人心中有相當程度的反感，所以她不再言語。

回到了酒店之後，公主輕輕靠着年輕人：「黎文祥說，如果我們就這樣去，不

等和青龍見面，就會惹上不少麻煩，妨礙事情的進行！」

年輕人也正在爲這事而煩惱——如果單是他一個人，雖然外形出衆，但還容易應付，可是和公主這樣的美女一起，在進步繁榮的地方，也還罷了，一旦到了落後閉塞的地方，不引起轟動才怪，如何還能靜悄悄地和青龍見面，商量要事？

本來，這個問題很容易解決，只要化粧一下就可以了，年輕人又怕公主珍惜自己的花容月貌，不肯這樣做，所以心中躊躇，這時聽得公主這樣說，他輕鬆地笑：「那只好委屈你了！」

公主眉心打結：「我化粧成甚麼樣子才好呢？」年輕人想了一想：「也不必太化裝了，只要把你的艷光稍爲掩飾一下就好！」

這個提議，正合公主心意，所以，當年輕人和公主，出現在越南北部的那個中等城市之際，她和原來的那種懾人的美貌，略有不同，可是也已經是極出色的美人，還是引起了一陣騷動。

他們住宿在一家設備相當簡陋的旅店之中，第二天，一清早就有人叩門，年輕人打開了門，看到叩門的是一個少年人，那少年人衣衫襤褸，瘦弱不堪，可是，神

情却十分機靈，打量年輕人一下，就道：「我是聯絡人！」

年輕人知道，自已在到達了指定的地點之後，青龍會派人來和他們聯絡——這一點，是黎文祥通過他的關係，一早安排好的。

可是，年輕人也沒有想到，青龍派來的聯絡人，會是這樣的一個少年！這種樣子的少年，在這個貧窮落後的地方，簡直觸目皆是！

可是，這少年既是青龍派來的，俗語說「強將手下無弱兵」，年輕人和公主，都不敢小覷他，年輕人先和他握手：「小朋友，我是年輕人，她是公主！」

少年咧嘴一笑：「一看就知道了，在這種小地方，飛進來兩隻陌生的蒼蠅，都是一件大事，何況是兩位這樣出色的人物！」

少年人的話，雖然十分誇張，可是聽來也相當有趣，加上他說話的時候，眉飛色舞，神采飛揚，自有一股自信，一時之間，他看來也就不是那麼臉黃肌瘦，形容萎頓了！

公主也和他握了握手，他瞪大了眼睛，望了公主一會，一臉少年人的好奇，公主微笑：「小朋友怎麼稱呼？」少年人的回答十分巧妙，他不直接說出自己叫甚麼

名字，却道：「青龍大哥叫我山水！」

年輕人和公主都呆了一呆，雖然世界上有的是怪名字，年輕人自己的名字就很怪，可是他既然提到了青龍是那樣叫他的，可知也有原因，所以兩人一起揚了揚眉。

山水先嘆了一聲——聲音大是惘然，不類少年，然後才道：「我是一個孤兒，戰爭的主產品是勝利或失敗，副產品是死亡，剩下來的滓渣，就是孤兒！」

這幾句話，雖然簡單，可是聽得年輕人和公主說不出話來，而且，他們的心中，也訝異不止，因為山水這時所說的話，顯然是他自己的感受，而並不是拾前人的牙慧，而且，比喻新鮮生動，而且，十分沉痛，如果不是他本身是一個戰爭孤兒的話，只怕不會有這樣的感受——而就算他是一個戰爭孤兒，要不是他有成熟的思想和高度的智慧，只怕也說不出這樣的話來！

兩人本來就不敢輕視他，這時，更加十分佩服，年輕人伸手在他的肩頭上輕拍了一下：「據我所知，孤兒有一個好處，就是獨立性特別強，也更容易成功！」

山水笑了一下，才道：「要不是青龍大哥，我早就死在山野之中了，他替我取

了這個名字，實在是太誇獎我了，他的意思是，我像是山間的水一樣，哪裏有可以流瀉的地方，就往哪兒流，絕不回頭，也沒有甚麼可以阻擋得住！」

年輕人和公主都發出讚嘆聲，他們都沒有想到，山水這個名字雖然怪，可是還有那麼深的含意在！年輕人由衷地道：「好名字！」

山水又咧着嘴笑了起來：「可是青龍大哥却忘了一點，山水只能向低處流，不會向高處飛！」

年輕人和公主都不約而同，「哈哈」大笑，年輕人道：「能一直向下流，一直流出大海，也已經非常非常了不起了！」

山水本來，居然大有憂鬱的神情，可是他側頭想了一想年輕人的話，却又高興起來，十分認眞地道：「很高興認識你們——有一件事，要說在前頭。」

年輕人作了一個手勢：「請說！」

山水吸了一口氣：「青龍大哥說，你們來找他，是爲了甚麼，他約略知道——不能說是有求於他，所以，他會對兩位有一個要求，但絕不是交換條件，而是請兩位大力相助！」

年輕人只覺得青龍這個神秘人物，還沒有見面，就已經十分有趣，他道：「我們自然是有事求他，只是不知道他要我們做甚麼？」山水眼珠轉動：「事情和我有關，青龍大哥會對兩位說——他告誡過我：山水，見了兩位貴賓，千萬不要亂說話！你說話沒有分量，一開口遭到拒絕，事情就不好辦了！等我來開口求他們，總容易辦成！」

年輕人和公主相視而笑，心中都是一樣的想法！這個傳奇人物青龍，看來心思十分縝密，他叫山水轉達了這一番話，等到他一旦提出了要求的時候，自然就更不好意思拒絕了！看來，青龍的要求不太簡單，不然，不會有那樣的安排，這種安排雖有點接近玩弄手段，可是兩人對山水這個少年人印象很好，也就一笑置之，年輕人道：「那就等見了青龍再說吧！」

山水十分高興，和兩人一起出了那小旅舍，在小旅舍門口，停着一輛十分殘舊的軍用吉普車，這車子上本來應該裝有一挺機關槍的，也只剩下了一個支架。駕駛盤只剩下了一大半。

在車身上，有許多彈孔，自然也有許多撞凹的地方，車子連座位都沒有，放了

一張竹子編成類似座椅的物體，算是座位。

可是車子的八隻輪子，看來十分新。看到了這樣的車子，自然任何人都不免有訝然之色，公主和年輕人也不例外，可是山水卻十分寶愛地在車頭蓋上，拍了一下，自己一躍而上了駕駛位置，大聲道：

「請上車！」

年輕人和公主上了車，坐在車後的竹椅上。才一坐下，山水已發動了車子，向前疾駛而出。

這車子，後來年輕人向人說起來的時候，仍然一面笑，一面神情駭然，因為車子簡直如同青蛙一樣，是向前「跳躍」前進的。

自然，後來在年輕人提及這車子的時候，也照例有很好的評語：「這輛車子，是一個少年在戰場上揀來的，不是整輛揀來，而是揀了許多零件，自己併凑起來的，這個少年，如果能接受系統教育的話，當然是一個偉大之極的機械工程師！」

這個少年，自然就是山水，車子是他逐件拼出來的，難怪他對車子，有充滿了自信的寶愛！

一車子一駛出了市鎮，由於路面的不平，顛簸得更是厲害，山水不時向後看，有時，在倒後鏡中，留意年輕人和公主，還露出少年人的頑皮神情，像是想看看兩人在這樣的情形下，會不會感到狼狽。

山水當然失望了！

年輕人能騎性子最烈的野馬，車子的這種顛簸，算是甚麼？公主更是身輕如無一物，她其實一大半是懸空的，又怎會狼狽？

所以，十來分鐘之後，山水的神情，已變得佩服之至！年輕人和公主在上了車之後，就一直手握着手，兩人知道很快就可以見到青龍，心情都相當緊張。

年輕人不時把握住公主的手，稍微用力緊一緊，那意思是問：「感覺到怎麼樣了？有甚麼進展？」

公主就搖搖頭，搖頭的意思是甚麼，自然不必加以解釋了。

他們的心情緊張，是由於他們肯定知道，見到了青龍，對於探索那大象牙的秘密，會有突破性的重大發展。

他們之所以肯定這一點，是由於他們一路前來的時候，公主有感覺——那種從法國

巴黎到達日本東京之際的距離拉近的感覺。

在巴黎東京的途中，公主有這樣的感覺，自然而然想到的是，和大象牙有關的一件十分重要的東西，和黎文祥有關。

自那東西上發出的訊號，公主可以憑她的異能感覺得到，那東西，被年輕人稱爲大象牙的靈魂。

而他們在這次旅途中，越是接近目的地，公主所感覺到的訊號，就越是強烈！由此可推斷，「大象牙的靈魂」，一定和青龍有密切的關係！

這時在車上，年輕人向公主在問的，就是問她有沒有進一步的發展，因爲車子越向前駛，離青龍就越是近，可是公主却又沒有甚麼特別的感覺。

車行約莫一小時左右，到了一道河邊，河水看來，相當平靜，山水在一處像是碼頭處停了車，有一艘裝有引擎的小船，停在河邊，小船上有一個戴着竹帽的人蹲着。山水大聲問：「在哪裏？」

那人也不抬頭，只是伸手向前指了一指，山水就繼續駕車前進，一面解釋：「青龍大哥的身分十分特殊，有許多人想找他，據他說，大多數都是來找他麻煩

的，所以他的行踪要秘密一些。」

公主笑了笑：「像我們，也是來找他麻煩的！」

山水笑了一下：「像兩位這樣的貴賓，青龍大哥不知多麼歡迎，他常告訴我，曾和一位傑出的傳奇人物原振俠在一起的事，兩位也和原振俠醫生一樣？」

年輕人吸了一口氣：

「我們是好朋友。小朋友，要是你有興趣，可以告訴你很多有趣的事！」

駕着這樣的車子，山水在聽了年輕人的話之後，居然雙手離開了駕駛盤，而且轉過身來，向年輕人一拱手，大聲道：

「多謝了！」

他這一來，車子失去了控制，幾乎向河中直衝了下去，山水也好一會手忙腳亂，才算是可以繼續前進。

年輕人和公主被山水逗得「呵呵」大笑，山水大是感慨：

「戰爭的歲月，使人忘記了甚麼是歡樂，我好像從來也沒有這樣高興過！」

公主對山水的這種感嘆，十分同情，她道：「你的性格那麼活潑，總有些快樂

的經歷的！」

山水嘆了一聲：「青龍大哥時時說我和別的少年人不同，他說他從來也沒有見過一個十四歲的少年，一天到晚不斷在想些根本沒有答案的問題！」

年輕人大感興趣：

「例如……」

山水揮了一下手：「例如，我不明白，殺人是極度醜惡的犯罪行爲，這是人類自己定下來的道德標準，可是，爲甚麼一旦到了戰場之上，殺人越多，就越是英雄？人類的道德標準，是不是隨時可以反轉來實行的？」

當年輕人要山水舉一個例子，看看他在想的是甚麼問題時，年輕人和公主都只當山水想的，多半是少年人的幻想，再也料不到山水一下子提出來的，竟然是這樣嚴肅的一個問題，而且，這個問題，也眞的不容易有令人滿意的答案，年輕人和公主互望着，都不出聲。

山水卻自問自答：「或者說，在戰場上殺的全是敵人，可是，敵人不也是人嗎？人和人之間，爲甚麼會有敵人產生？」

公主也忍不住嘆了一聲：「小朋友，這些問題，長久以來，都沒有答案，你想得那麼多幹甚麼？」

山水靜默了片刻，才道：「既然有問題存在，總得有人去想的，是不是？」年輕人深深吸了一口氣，伸手在山水的肩頭上，重重拍了一下，用十分敬重的語氣道：「小朋友，你說得對，總要有人去想的！」

山水有點感動，可是也十分傷感：「可能想一輩子也不會有答案，可是想總比不想好！」年輕人又由衷地道：「你年紀輕，學識少，已經這樣肯想，隨着你知識的增長，以你的智慧來說，一定會有很大的成績！」山水十分認眞的問：「所謂知識的增長，是甚麼意思？是不是不斷地從書本中接受知識？」

這本來是一個相當普通的問題，可是年輕人知道自己面對的是一個絕不尋常的少年，所以他還是想了一想才答。

年輕人說：「可以說是，書本是知識的來源……之一。」

山水把車子的速度放慢了一些，顯然他對這樣的討論，十分重視。他道：「有許多知識，確然要依靠書本來傳播，例如許多經過了實驗證明的科學知識，但是有

關思想方面的知識，書本並不一定有用，書本上的，都是別人的想法，不是自己的想法！」

年輕人不由自主，坐直了身子：「別人的想法，至少也可以作爲參考！」

山水笑了起來：「作用應該十分小，思想，始終要發自自己的腦部，才是自己的思想，一腦子塞滿了別人的思想，那多沒意思！」

山水說來十分激昂，年輕人和公主，都大有同感，所以自然而然，鼓起掌來。公主道：「你說得很有道理，滿腦子是別人的思想，動不動就這個先哲那麼說，那個先賢這麼說，眞沒意思！」

年輕人故意爲難山水：「可是，你自己老也是把『青龍大哥說』帶在口邊，這又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山水舉起一隻手來：「我只是說明一個事實：這些話，是青龍大哥說的，不是我的話！」

年輕人大是讚賞：「好極，你對獨立思考有這樣的自信，好極！好極！」

他連說了幾次「好極」，是他實在難以用別的形容詞去形容一個這樣獨特傑出

的少年人！

公主向年輕人扮了一個鬼臉，年輕人知道她的心意是在說：人如果自小就陷入了這樣的思索迷陣之中，肯定這是不會很快樂的了。年輕人側了一下頭，也還了公主一個鬼臉，意思是：人各有性格，像山水這樣，或許就能在無窮無盡的思考之中，得到常人所得不到的無窮興趣。而且，許多了不起的人物，都是經過了這樣的過程而產生的！

年輕人和公主的手握得更緊，而且，同時輕嘆了一聲：他們都不是那樣的人，山水是，別看山水現在只是一個瘦弱無比的少年人，可是人腦的潛力無窮無盡，誰能知道他日，發自他腦部的思想，會發射出甚麼樣的智慧光輝！一時之間，討論停了下來，山水專心駕車，駛進了山路，在根本不成爲路的地面上又行駛了半小時左右，才在一個山洞前停了下來。

山水一躍下車，向山洞指了一指。

年輕人和公主早知道青龍行踪隱秘，可是也沒有料到他會住在一個山洞之中！

年輕人和公主還沒有下車，就聽得一陣笑聲，自山洞中傳了出來，來得好快，

一下子就出了洞口，現出一個矯捷無比，精力瀰漫的人來，這個人，自然就是青龍，他只是隨隨便便在山洞口一站，可是給人的感覺，就是這個人的全身上下，沒有半絲地方是沒有用的——這是一種十分奇特的感覺，難以形容。

年輕人一看之下，就大是嘆服，一聳身下了車，他和青龍，同時伸出雙手來，這和一般的握手方法，也大有不同，他們四手互握，用力握着，沒有說話，可是兩人在神情上，在眼神之中，都極其猛烈地表示了「相見恨晚」的那種心情！

公主更可以強烈地感覺到這兩個出色的男人之間的這種感情，因爲青龍竟然沒有向她望來，她竟然被忽略了！別說自從她有了來自幽靈星座的身體之後，未曾有這種情形，就算在以前，也未曾有過這種情形！她是如此出衆的一個美女，美女吸引人的目光，這是自然而然，天經地義的事，可是這時，她竟然被忽略，青龍終於望向她，還不是出於主動，而是由於年輕人的介紹！

年輕人的介紹十分簡單，他向公主指了一指：「公主！」

青龍向公主看了一眼，公主立時向青龍伸出手去，青龍十分有禮貌地一握，目光也沒有多停留在公主的身上，彷彿她是一個極普通的女人。

公主當然不會生氣，她先開口：「青龍先生，你派來的小朋友，眞有意思！」

青龍笑了起來：「這孩子——嗯，關於他，我有一點事要求你們兩位！」

年輕人和公主早就知道青龍會有要求，青龍如此開門見山，也迎合了他們的脾氣，他們齊聲道：「只管說！」青龍向山水招了招手，又作了一個請進山洞的手勢，四個人一起走了進去，山洞中，幾乎沒有甚麼陳設，就是一個原始的山洞，有幾塊大石，可供坐而已。

青龍道：「請坐。生活越是簡單，就越是容易生存，兩位一定是明白這道理的了？」

年輕人和公主都笑着，在一塊石頭上，坐了下來，才一坐下，公主就陡然揚眉，年輕人也立刻知道，她一定有了新的感覺！

年輕人向公主使了一個眼色，示意她先別開口，聽青龍提了要求再說。

九、愛因斯坦再世

青龍也在一塊石頭上，坐下來，伸手在石旁一摸，摸出了兩隻竹筒，拋了一隻給年輕人：「試試我自己釀的酒，入口很苦，可是回味很甘！」

說着，他已經拔開了竹筒的塞子，山洞之中，立時有撲鼻的酒香瀰漫，還未曾喝，年輕人已喝了一聲采：「好酒！好香！」

青龍並不回答，只是喝了一口——只能說是「抿」了一口，這種喝酒法，和青龍這種豪俠式的人物，顯然不是很配合，年輕人略有訝異之色，他也打開了塞子，山洞之中，酒香更濃。

年輕人一仰頭，大大地喝了一口，吞了下去，刹那之間，青龍哈哈大笑，年輕人陡然站起身來，神情怪異莫名，雙目圓睜，口張得極大，雙手不知如何才好，一看到這種情形，公主就知道年輕人在一種十分強烈的痛苦之中，所以她立時輕抱住年輕人，表示她對他的同情和安慰。

足有一分鐘之久，年輕人才「哈」地吁出了一口氣來，指着青龍：「眞是入口夠苦的，現在好多了！」

青龍笑：「應該一小口一小口喝！」

說着，他自己舉起竹筒來，却像年輕人剛才一樣，陡然喝了一大口，酒一下嚥，他的神情，也和年輕人一樣，怪異莫名。

也過了一分鐘之久，他長吁了一口氣：「有苦同當！」

青龍的這一下行動，出乎公主的意料之外，可是却完全在年輕人的意料之中，這是由於公主雖然有越南血統，但是她對於東方式，尤其是中國式的豪俠與豪俠之間的交誼方式，沒有足夠的了解，一則，由於她是女性，二則，由於她一直在西方長大。

青龍取出來的酒，是青龍自釀的，其中有不少十分難得的珍貴藥材在，可是味道在才一入口之際，苦得驚人。

像剛才那樣，喝了一大口，如果是一個普通人，就算他十分壯健，只怕也要苦得冷汗直淋，滿地打滾。

以年輕人的能耐，尚且吃了不少苦頭，青龍在事先沒有嚴重警告，一看到年輕人吞下了一大口苦酒，又忍不住「哈哈」大笑，這就不免有點對不起朋友，所以他自已也同樣喝了一大口，正如他說的那句話一樣：「有苦同當！」

這才是交友之道！

兩個人同時又長長吁了一口氣，青龍望向公主，向年輕人手中的竹筒，指了一指，揚了揚眉。公主忙道：「我不擅喝酒，尤其怕苦！」

從剛才年輕人和青龍這兩個硬漢的痛苦神情之中，公主可以想像得到這酒的苦的程度，所以她自然不想嘗試。青龍也不勉強，只是又吁了一口氣。

這時，年輕人已開始感到一股又甘又香的味道，自舌根漸漸傳了上來，舒服受用之極，這種舒服的味道，竟然維持了足足三天之久，這是復活了！

同時，年輕人也注意到，公主有急於想說話的神態，可是這時，青龍已先開了口。青龍指着山水：「事情說難不難，說易不易——」

他說到這裏，略頓了一頓，公主知道青龍在開始提他的要求了，當然不能打斷他的話頭，所以她伸過手去，握住了年輕人的手，表示她已經有了新的收穫，等一

會就可見分曉。

「這年輕人用心聽青龍說着，青龍一直指着山水：「這孩子，從小在山溝裏長大，可是求知慾極強，我已經盡我所能，替他找來各種各樣的書籍，供他閱讀──你們一定難以想像，他單憑自修，已經可以毫無困難地閱讀五國語言文字呢！」

年輕人和公主的目光，都投向山水，山水反倒略現出一些靦覥的神情來，不好意思地道：「拉丁文的基礎很差，因爲沒有人教。」

年輕人和公主一時之間，訝異得說不出話來，他們早知道山水不是普通的少年人，可是也想不到他竟然高出到這種程度！

青龍只介紹了他在語言文字上自學的成果，他一定還有更出色的才能。

同時，年輕人和公主，也知道青龍將向他們提出甚麼樣的要求了！

果然，青龍大是感嘆。

「這孩子，山中生活已不能滿足他了，他需要到外面世界去好好見識一下，希望會有成就。」

青龍看來把山水當作自己的子姪一樣，所以說話之間，也十分自謙，他不說

「必然大有成就」，而是說「希望有些成就」！

公主首先揚起手來：「沒有問題，我們負責把他帶出去，首先，我們可以運用影響力，讓他進入著名的大學，去學他想學的一切！」

年輕人聽了公主的話，不由自主，搖了搖頭，青龍也抱歉地笑了一下：「我想，山水想學到的東西，已經不是大學課程所能滿足他的了。我知道有幾個研究所，希望通過兩位的關係，可以讓他選擇參加！」青龍的話，雖然說得十分委婉，可是他對山水的自豪之情，還是溢於詞表。公主笑了起來：「眞是，還是低估了我們小朋友的才能，隨便他喜歡怎樣，我們一定盡力幫助，小朋友先想到哪裏去？」

山水側着頭，想一想，才道：「瑞士——兩位放心，到了瑞士之後，我自動會和學術研究機構聯繫，實際上，我一直和他們有聯繫，一些機構的機關刋物，都刋出過我寫的文章！」

年輕人和公主的訝異程度，又提高了一大步，更令他們感到不可思議的是，山水這個外表看來如此不起眼的少年，竟不但能有這樣的才能，而且，一點也沒有自我炫耀的行爲！

年輕人的神情，變得十分嚴肅：

「好，我們先帶你到巴黎去，生活上絕不成問題！」

山水興奮得漲紅了臉，顯然離開這裏，到外面的世界去見識一下，是他嚮望已久的願望，如今可以實現，自然難免高興。

公主忍不住問：「關於這小朋友的事，可以說簡單之極，有何難處呢？」

青龍在一開始的時候，曾有事情「說難不難，說易不易」之說，所以公主才有此一問。

青龍停了一下，才道：「這孩子在一些尖端科學上，有他非常突出的見解——我自然也不懂，他堅信，若是給他有利的環境，證實了他的設想和理論，將會是人類科學文明的一大突破！」

年輕人和公主每一次都無法掩飾自己的驚訝！

青龍每一次對山水的進一步介紹，都令人無法置信，可是，却像是沒有止境一樣，這個瘦弱的少年的學識和才能，究竟到達甚麼樣深不可測的地步。

這眞是不可思議之極的事，年輕人和公主的經歷雖然豐富之極，這時也有難以

接受之感！

青龍像是一早就料定了兩人會有這樣的反應，他用相當平淡的語調繼續道：「他的那些見解，是全世界都極想探索出結果的——事實證明，那並不是他的空想，他寄出去的幾篇文章，正引起極大的轟動，人人都在奇怪一個那麼傑出的科學家，爲甚麼要匿名來發表論文，甚至有人懷疑，那些論文，都是某個好心的外星人，故意賜惠給地球人的禮物！」

青龍說到這裏，山水咧嘴笑，神情很有點不好意思：「我當然不是外星人！」

當青龍說剛才那段話的時候，年輕人和公主，是眞正屏住了氣息來聽的。而且，一直到山水宣稱他不是外星人之後，兩人才吁了一口氣，可是在那時候，他們還是說不出話來。

他們已經知道，眼前這個瘦弱少年，簡直非同小可，可能是人類的奇跡！剎那之間，他們想到了很多，也不知有多少疑問！

公主搶先問出了第一個問題：「天！他究竟在哪一方面有了新的見解和突破？」

青龍向山水望去，作了一個手勢，顯然是要山水自己回答這個問題，這同時也表示，這個問題，青龍已不能回答，因爲他不懂。事實上，山水的回答之中，也有很多，是年輕人和公主也不懂的，尖端科學是極其專門性的學問，決不是人人能懂的。

山水在想了一想之後才道：「應該說，是物理學上的，尤其是理論方面，嗯……有關相對論的統一場論。」年輕人和公主互望了一眼，他們雖然不是尖端科學家，但是常識異常豐富，「相對論統一場論」，是大科學家愛因斯坦晚年致力研究的目標。

這位在公元一九〇五年就發表了狹義相對論，一九一九年又在這基礎上推廣爲廣義相對論，幾乎改變了整個人類科學史的大科學家。

愛因斯坦晚年就致力研究統一場論，目的是企圖把電磁場和引力場統一起來，可惜沒有完成，就在公元一九五五年去世了。

一九五五年愛因斯坦去世之後，全人類的尖端科學家，都想攻克這個科學上的頂尖堡壘，替人類的科學文明開創新的里程碑，可惜四十多年來，進展微乎其微，

幾乎停滯不前！

在近半個世紀中，人類在科學領域上有許多了不起的成就，可是所有的成就、創造、發明加起來，只怕也及不上在「統一場論」上有一點的突破！

這些，年輕人和公主不但知道，而且十分清楚──雖然他們對電磁場和引力場的統一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一無所知，可是他們知道這件事的重要性！

所以，他們兩人，不由自主站了起來，不約而同地道：「這……不可能……這太奇妙了！」

他們一起望向山水，而且同時想到了同一點，所以他們又不約而同地道：「你……可能根本是外星人，只不過你自己不知道！」

年輕人又補充：「也有可能，你是外星人和地球人的混血兒！」

山水攤了攤手：

「我是個戰爭孤兒，根本不知道父母是誰，可是我不認為我是外星人，我生理上的一切現象，都和地球人無異！」

年輕人伸手在自己的額角上拍了一下：「可是你年紀那麼小……」

青龍插了一句：「他在一九七五年出生，距離愛因斯坦去世二十整年！」由於心情緊張，公主的聲音，聽來有點尖銳：「你是想暗示甚麼？」青龍並沒有直接回答公主這個問題，他在想了一想之後，才道：「如果說，山水有這種天生的智慧，由於他是外星人，或者是外星人和地球人的結合，我倒認爲，還不如說他是……」他說到要緊關頭，却又停住了，沒有說下去。

年輕人道：「我確知有幾個星際混血兒，有着非凡的才能，其中有一個，且曾經歷相當長的過程，把他自己完全改造成外星人，他有非凡的商業才能，是一個豪富！」

公主也道：「也有確切的證明，證明一個有強大異能的人，他的母親，曾有一番十分怪異的經歷之後，才懷了孕的！」

青龍斜睨着山水，山水面對各人這樣毫無忌憚地討論他的來歷，也並不覺得尷尬，只是十分有興趣地聽着。青龍仍然搖着頭：「我寧願說他的這種情形，是由於他保留了前生的記憶！」

年輕人和公主失聲道：「前生？他的前生是甚麼人？」

青龍嘆了一聲：「可惜得很，他的情形是，保留的記憶，只是知識部分，他無法說出他的前生是甚麼人。可是他的情形，異特之極——舉一個例子來說，他認識德文，就是與生俱來的！」

年輕人和公主都不出聲，因爲他們看出，青龍對所舉的這個例子，還會有進一步的說明。

青龍雙手抱膝：「和許多戰爭孤兒一樣，我發現他在泥土中扒不知甚麼昆蟲充饑的時候，他才不過四歲，我抱起了他，本來準備把他送進孤兒院去的，可是就在途中，他忽然指着我的手槍，十分準確地用德語說出了手槍的型號、鑄造廠商以及鑄造的地點，我不認爲他在此之前，有任何機會可以學到德語！」

年輕人和公主向山水望去，山水攤了攤手：「我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，後來，青龍大哥找了一些德文書來給我，我都可以毫無困難，立刻朗讀出來，不論文字內容是多麼深奧！」

青龍感嘆道：「有許多人，認爲音樂家莫札特，四歲就會作曲，也是保留了前生記憶的原故！」年輕人大感興趣：「其他的語文呢？」

青龍道：「略有困難，但稍經學習，就無師自通，你們難以想像他對書本的需要量，簡直如同最饑餓的蝗蟲啃吃糧食一樣！我……甚至假設，他的前生，可能就是愛因斯坦！」

青龍在這時，才算是回答了公主的問題，而這答案是如此懾人，以致山洞之中，刹那之間，靜了下來，各人的呼吸聲可聞。

青龍也可能感到自己的假設太驚人了，所以，他作了一些修正：「至少，可以說，愛因斯坦的記憶，有一部分是在山水的腦中！」

年輕人和公主的神態，嚴肅之至，他們說話，也十分小心：「這不能肯定說山水是愛因斯坦轉世托生，也極有可能，在一種特殊的情形下，一組屬於愛因斯坦的記憶，進入了他的腦部！」

公主補充：「人的記憶系統，是以一種甚麼樣的形式存在，仍然是一個謎，可能是一種游離狀態，隨時會和一些人的腦部發生作用！」

三個人一起向山水望去，神情都疑惑之極，倒是山水本身，十分純真地微笑着，而且說出了一番十分有智慧的話來，他道：「不必去深究發生在我身上的情

形，究竟如何，那超出人類現在的知識範圍之內，或許，將來我自己會恍然大悟。現在，重要的是，我知道，給我機會，我可以在愛因斯坦未完成的研究上，有重大發現。」

三個人都不由自主，吸了一口氣，他們都知道，在這個偏僻的山洞之中，這一番談話，這個瘦弱的少年，都將會對人類歷史，有巨大的影響！

青龍壓低了聲音：「兩位現在知道困難之處了？」

年輕人和公主一起點頭，事情確然有極度的困難之處！山水在這裏，託人寄出他的純理論文學，全世界都想知道他是甚麼人，可是找不到他。

可是只要他一露面，他立刻會成爲全世界爭奪的目標，他可能捲入十分可怕的特務行動之中！而得不到他的一方面，也極有可能用卑劣的手段將他殺害！

所以，他不露面則已，一露面，必然會引起極度的混亂，而他也需要特別的保護！

年輕人和公主，都意識到青龍的託付，交給自己的擔子，實在十分沉重，絕不易應付！

他們都迅速地思索着。山水必須參加實際的實驗工作，所以他不能一直躲起來，而工作和嚴密的保護，會使他幾乎沒有個人的生活！

年輕人把這一點，提了出來，山水毫不在乎：「一個曾在泥土中挖掘不知名的昆蟲充饑的人，會適應任何生活。而且，我感到我體內，有一股狂熱的工作烈燄，正在噴發，我會日以繼夜地工作。」

公主問：「為甚麼是瑞士？」

山水略頓了一頓：「兩位可能對尖端科學的消息不是十分留意，在瑞士，有一個深入地下七十公尺的科學研究中心，已接近完成階段，由多個得過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主持，我想到那個實驗中心去。」

年輕人點頭：「沒有問題，一切我們會安排，使你的工作進展，盡量順利。」

青龍也大是高興，搓着手：「我早就想過了，把他託給賢伉儷，是最佳人選了。」

年輕人知道青龍因為某種原因，不肯離開中南半島，可是他卻不知是為了甚麼，這時，他試探着問：「你何不也趁這個機會到歐洲去走走？」

青龍緩緩搖頭：「不——」

他低下頭一回，又抬起頭來，神情之中，有深切的悲哀：「在這一片土地上，有我對一個女人的深切的思念，我不想離開！」

青龍說得十分沉重，而且，顯然是他感情上的一宗巨大的傷痛，所以年輕人和公主，都不再說甚麼。

青龍拍着手：「好，我的問題解決了，兩位來的目的是甚麼，我也知道！」

年輕人和公主齊聲道：「我們先——」

他們本來，想先把情形介紹一下的，可是青龍一擺手：「不必了，我確然曾在那大象牙之中，取走了一樣東西。我沒有把這件事告訴……黎文祥，因為事情關係十分巨大，那……和……」

他說到這裏，向山水望了一眼：「問題的性質，和山水不一樣，但也必然是人類歷史上的一件大事，黎文祥自以為他的圖謀是了不起的大事，但其實微不足道，像他那樣的人，不足以謀大事，所以也不必對他說甚麼，他需要的是巨額的金錢，他已可以得到！」

年輕人和公主用心地聽着，心中都十分緊張，雖然他們知道，青龍不會對他們隱瞞甚麼，但問題到了將有答案時，總是難免緊張的。青龍站了起來，一揮手：「在大象牙尾端的空心部分，我取走的是一卷象牙薄片，這卷象牙薄片，被串在一起，打開來，是一個五十公分見方的平面，在這個平面上，有着古希臘文字，和一個圖形。」

他一面說着，一面走到了山洞的一處洞壁之前，這處洞壁，看起來和其他所在，並無不同。

山洞前一樣有凹凸不平的石塊，有的地方，有泉水沁出來，所以有些青苔。可是青龍到了那洞壁之前，伸手在一塊突出的石頭上，隨便按了一下，就像是變魔術一樣，這塊石頭，落到了他的手中。

年輕人和公主看到，那塊至少應該有一百公斤的石頭，青龍只是隨便托在手上，像是沒有甚麼重量一樣——分明那不是眞的石塊，而是不知道用甚麼材料製成的假石塊！

而那假石塊，造得如此迫眞，如果青龍現出吃力的神情來，年輕人和公主，一

樣分不出眞假！

年輕人和公主，自然而然，伸手向自己所坐的石塊，撫摸了一下，又想起青龍剛才一伸手，就取出了兩竹筒酒來，那麼多半他所坐的那塊石頭是假的，而且是空心的了。看來，這個山洞一無奇特之處，但是暗中，一定曾經過青龍的精心佈置。

青龍把那塊石頭，放到了地上，在洞壁上，已現出了一個空洞來，約有五十公分立方，如同一隻形狀不規則的錢箱一樣。

青龍轉頭笑了一下：「兵荒馬亂，人心難免貪婪，所以，如果有些東西，不想在自己不願意的情況之下和人分享，還是藏得秘密一些的好！」年輕人笑：「說得對，這樣子藏東西，再也不會有人找得到。」

他說着，忽然聽到公主在身旁，陡然吸了一口氣，向石塊移開之後的那個空洞，指了一指。年輕人這時，也看到了空洞被分成三格，在上中下三格中，各有一條蛇盤踞着，三條蛇的大小形態顏色互異，中間的一條，蛇鱗甚至是純金的！公主雖然大有異能，可是看到了那麼怪異的蛇，仍然不免有些害怕，所以她就靠得年輕人緊了些，青龍已伸手在中格，取出了一卷象牙片來。

十、雅典娜女神像

在青龍伸手進去的時候，那三條蛇都吐出蛇信，發出了嘶嘶聲響。青龍在牠們的頭上，輕輕按了一下，像是和蛇在打招呼。青龍笑着道：「在中南半島上，各種毒蛇毒蟲之多，匪夷所思，任何毒蛇專家，到了這裏，都像是白癡。用牠們來看守東西，再好不過：這三條蛇，嗯，別說人，一頭大象，給牠們咬一口，也會在四十秒鐘之內，毒發身亡，人被牠們咬中了，都不會有任何痛苦；還來不及感到痛苦，就已經死了！」

青龍說來，十分輕描淡寫，他把那卷象牙片，向年輕人一拋：

「攤開來研究一下！」

他一抬脚，把那假石塊踢了起來，又放了上去，當眞天衣無縫，然後他笑着對公主道：「可惜你怕苦，不然，你喝那酒，喝了一小口之後，就至少有七十二小時，沒有任何毒蚊毒蟲敢侵犯你！」

公主「啊」地一聲：「我這就喝！」

她真的取過竹筒來，喝了一小口，睜大了眼，樣子怪異之極！過了足有半分鐘，她才舒了一口氣，十分同情地望了年輕人一眼──她才喝了一小口，已苦成這樣，可以想像年輕人剛才的一大口酒之苦！

這時，年輕人已經把那卷象牙片攤了開來。

象牙片攤了開來之後，是一個平面，首先看到的是一個圖形──所有的圖形和文字，都是刻在象牙上的，刻得十分淺，用一種赭褐色的染料，塗在刻痕上，看起來，線條十分清楚。

文字，是古希臘文字，年輕人和公主對這種文字，稍有認識，不是很精通，他們既然一眼先看到了那個圖形，就先形容它。

那圖形在象牙片中所佔的面積，約有二十公分見方，看起來相當怪，絕不能一下子，就知道這個圖形，代表的是甚麼意思。

它由許多小圈圈排列着，組成了一個長方形，即長方形的四邊，全由大小相同，整齊排列的小圓圈組成。

在這個長方形的中心部分，也是一個圓圈，可是這個圓圈略大。

在那個大圓圈之旁，又是一些更小的圓圈。

也就是說，圖形上全是大小不同的圓圈！

這實在是一個相當簡單的圖形，任何人，都可以根據以上的描述，而把它繪出來。這樣的一個圖形，表示了甚麼，一時之間，自然難以明白。

年輕人和公主都皺着眉，他們再去看那些古希臘文字，却看得神情緊張之極。他們才看了一眼，就一起向青龍望去，兩人問了同一個問題：「我們不是全看得懂，你能全都看懂？」

青龍點了點頭。

年輕人和公主再去看文字，每當他們有看不懂時，他們就用手指着那個字，青龍立刻就把這個字的字義說出來。所以，並沒有多久，年輕人和公主，就明白了那些古希臘文字的含義。

那些文字記載了一件事，相當隱晦，但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。

古希臘文字之中，首先出現的是一個人名：「當培理克里斯成爲雅典的執政者

的第二十九年，雅典的執政者和雅典人，爲他們信奉的神，作了一項天上人間，前所未有的巨大奉獻！雅典的執政者和雅典人，竭盡了他們所能，表示了他們對他們的神祇的至高無上的敬意！」

只看了這一段，年輕人和公主，都已經面面相覷。年輕人指着「培理克里斯」這個名字，兩人都吸了一口氣，他們在各方面的常識，都十分豐富，自然知道這個雅典執政者，在公元前四百多年前，是雅典的執政者，在位相當久，超過三十年。這個雅典執政者的名字，之所以能在歷史上有地位，倒並不是他的政績有任何可供記述之處，而是他在位期間，雅典人完成了一項人類歷史上，最宏偉的建築物之一的緣故。

那宏偉之極的建築物，就是在建成了將近兩千年之後，毀於戰火，可是直到如今，它的殘存部分，仍然叫人看了之後，神爲之奪，氣爲之窒的巴特農神殿——到過或沒有到過希臘，瞻仰或沒有瞻仰過它的遺址（如今只是一座石柱外殼），大家都知道巴特農神殿的鬼斧神工，是人類建築史上的奇蹟！

希臘人決定要爲雅典的守護神建造一座神殿，他們集中了所有能集中的人才、

人力和來自四方八面的財富，花了足足十六年的時間，才全部完成——時爲公元前四三二年，對這座神殿的記載和歌頌的文字詩歌繪畫，種種藝術作品，多至不可勝數，所以神殿雖然只剩下了百十根殘存的大石柱，但是當年，它究竟是如何金碧輝煌，如何巍峨聳立，仍然可以想像得出來。

這一切，年輕人和公主都知道，而這時，使他們感到意外之極的是，他們再也沒有想到，這大象牙竟然會和希臘有關，會和著名的巴特農神殿有關。

他們互相握住了對方的手，神情更緊張。

再下面的一段文字是：「雅典的守護神，祂的像聳立在神殿之中，當幾萬人在神像聳立，高呼守護神的名字之際，相信在天庭的守護神，一定可以聽到所有人發自內心的對神的崇敬。」

年輕人和公主看到了這裏，只覺得全身發熱，異口同聲叫：「雅典娜女神！」

他們叫了一聲之後，那種全身發熱的感覺更甚，他們又叫：「雅典娜女神像！」

他們向青龍望去，從青龍的神情來看，可以知道，青龍也同樣有全身發熱的感

覺——他們全不是普通人，要令得他們產生這樣的感覺，一定是十分非同小可的事，而這時，這段文字所帶給他們的震撼，確然巨大之極！

雅典娜女神像！

巴特農神殿在建造之初，就是爲了供奉雅典的守護神，雅典娜女神，後來建成之後，它又成了希臘的國庫，集中了無數的財寶。而最令人緬懷的，自然是那座雅典娜女神像。

這座神像，雖然在兩千五百年前建成，但是至今爲止，仍然是人類所建造的最偉大的神像，獨一無二，無可比擬！

雅典娜女神在希臘神話中地位重要。古人的想像力，似乎比現代人要強得多，各種神話，都有豐富之極的想像力，希臘神話更是變化萬端，把豐富的想像力發揮到了淋漓盡致的神話傑作。

在希臘神話之中，雅典娜女神，是智慧之神，她的父親，是神話中至高無上的主神宙斯。她從宙斯的頭部產生，經過的情形是這樣：

宙斯把妻子墨提斯吞入腹中，頭部立時發生劇痛，於是宙斯就命令火神，把自

己的腦袋劈開，雅典娜就從宙斯的頭中跳躍出來！

神話中的記載，可以只當神話來看，可是放置在巴特農神殿中的雅典娜女神像，却是實實在在的一個存在，這座女神像，建造於距今兩千五百年之前，是當時著名的雕刻家斐迪亞斯的作品，當然還有許許多多藝術家和工匠幫助他進行這項偉業。

這座女神像，絕不是普通的女神像，它極其巨大，高達十公尺，相當於如今的房子四層樓那麼高。

當時，這座雅典娜女神像的建造費用，是整個巴特農神殿其他部分的兩倍，神像的雙脚，用黃金鑲造，所有的裝飾部分，全是各種寶石和象牙，總之，一切能代表財富的物品，都集中在這座巨大的女神像上了！

象牙片上的古希臘文字，記載了巴特農神殿，又記載了雅典娜女神像，這實在可以說是驚天動地的大事，因爲在這座女神像身上，後來，發生了一件奇特之極，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神秘事件！

女神像建成之後，自然受盡所有崇拜者的敬仰，它是如此巨大，自然也沉重無

比，而且，它是如此矚目，日日夜夜，在巴特農神殿之中，供人瞻仰，可是，最不可思議的事發生在建成之後的一千年：

整座雅典娜神像不見了！

雅典娜女神像消失了！

雅典娜女神像，高達十公尺的一座女神像，在公元六世紀時，突然不見了！

整件事，在歷史上沒有詳細的記載，後人預測，可能是由於事情太不可思議，太震撼人心，以致當時，所有人都以爲末日將臨，而沒有人想得起要把經過情形詳細記述下來，所以，在歷史上，只寫下了「女神像在公元六世紀時不見」的簡單記載。

也有一點可笑的記載，說女神像是「失竊」的，很難想像，甚麼人能有力量把那座巨大、萬衆矚目的一座神像偷走！

不管當時的情形如何，這座在巴特農神殿之中的，舉世無匹的雅典娜女神像消失了，不見了！

女神像不見了，神殿還在，仍然屹立了千年之久，希臘人沒有再造另一個女神

像，理由很容易明白，一來是再也集中不了那麼的人力和物力，二來，無論怎麼努力，也不可能造出一個和失去了的神像相比擬的神像來。

神像消失一百年之後，巴特農神殿被改作基督教堂，又八百年之後，到了十五世紀，可能是由於雅典的守護神像已消失的緣故，土耳其人入侵，巴特農神殿變成了回教寺，接着，就毀於戰火。雅典娜女神像究竟到哪裏去了？不知有多少人，殫智竭力，想把它找出來，到後來，甚至只要有一丁點兒靠不住的線索，也會引起一陣轟動。

可是，女神像在哪裏，一直是一個謎！

人類歷史上，許多神秘的謎之中，最神秘的一個！

一座確然曾存在過，如此巨大的女神像，竟會消失得如此無影無踪，如同溶化在空氣之中一樣！

而如今，這象牙片上的古希臘文字，却每一段和這消失了的女神像有關，怎不令人心跳加劇，全身發熱，連氣也喘不過來！

古希臘文字還有最後一段：「作爲曾參與守護神像建造的一分子，我留下了這

些記載，把我對神的誠心，與神長相處，我和許多人把世上最大的一支象牙，造成女神像的隨身飾物，這是我們畢生的榮耀！」

年輕人和公主看到這最後一段的時候，都不由自主，發出了一下呻吟聲來：這支大象牙的來龍去脈，至此已經可以說是眞相大白了！

難怪當日青龍會對恭二說出這樣的一番話來，說是在這大象牙之上，可以有驚人之極的大發現！

這支大象牙，是巴特農神殿之中的雅典娜女神像上的一件飾物！

阮山羊博士曾說它是「公主的權杖」，一見到了大象牙之後，雖然覺得很滑稽，但這時，知道了它是女神像身上的飾物，那麼，雖不中亦不遠矣，阮山羊博士，還是有點道理的！

這是女神像身上的甚麼飾物，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這是雅典娜女神像的一部分。而女神像在公元六世紀消失了之後，一直踪影全無，是歷史上最大的謎團！

消失了的女神像，身上的一件飾物，居然在越南北部的一條河底下的大石箱中發現，這豈不是不可思議到了極點的事？儘管年輕人和公主，都見多識廣，可是，

在這樣奇怪之至的事情之前，也不由自主，要發出呻吟聲，來表示這時他們心中的驚駭，是如此之甚！那支大象牙雖然巨大，但是女神像高達十公尺，自然需要那麼大的象牙來裝飾！

而在那支大象牙之中，留下了這樣的記載，自然是參加製作象牙的工匠的一份私心，希望藉簡單的記錄，把他們對雅典娜女神的敬仰，流傳下來。

象牙片上並沒有工匠的名字留下來，而在看了那幾段文字之後，對於象牙片上的那個圖形，也就很容易理解了。

公主指着圖形：「這是一個平面圖，那些小圓圈，是神殿的石柱，中間的大圓圈，正是雅典娜女神像聳立的所在，旁邊的另外小圓圈，是其他的神像或裝飾品。」

公主的這番推測，合情合理之極，所以青龍和年輕人都點頭表示同意。

青龍道：「這是女神像在消失之後，第一次發現和它有關的物件出現，當然，現在我絕想不出何以它會來到越南的北部，但是它毫無疑問，是女神像的一部分，有希望根據這個線索，把消失了千多年的雅典娜女神像，再度找出來！」

年輕人和公主，都不由自主，一起吸了一口氣，年輕人壓低了聲音：「是不是挖掘那條河的河底，可以……有所發現？」

公主緩緩搖着頭，表示不同意，年輕人向青龍望去，看他攤了攤手：「我不認爲女神像和大象牙會在很相近的所在，因爲不能想像高達十公尺的巨像，能在公元六世紀的時候，從雅典，遙遠的歐洲，移到亞洲的越南來！」

年輕人嚷了起來：「整件事都是不能想像的，如何想像一座十公尺高的神像會消失？如何想像它消失得如此徹底，一點跡象也沒有？」

青龍笑：「事實上是，那道河的河底，所佔的面積極大，不可能全部發掘，如果女神像眞是在河底的話，只怕也只好永遠讓它埋在那裏了！」

年輕人深深吸了一口氣，思緒十分紊亂，公主道：「如果不能在那支大象牙上得到線索，找出女神像來，看來，大象牙的本身價值——」

她說到這裏，頓了一頓，因爲她的思緒也十分紊亂，不知該如何說下去才好。

青龍知道她想說甚麼，接了下去，道：「本身自然也極具價值，但是和整座女神像相比，自然差得太遠了，而且，也難以使人相信這大象牙是女神像的一部

分！」他說到這裏，年輕人和公主，一起伸手，向那象牙片指了一指，青龍搖頭：「會有人說那是僞造的——女神像究竟是甚麼樣子的，包括了一些甚麼飾物，在神像身上動用了多少黃金和寶石，都已無從查考，所以不容易使人相信和女神像有關！」

公主的神情，十分肅穆：「我們沒有必要求別人相信，自己確定較好！」

青龍用力一揮手：「說得對，兩位可有信心把雅典娜女神像找出來，爲人類歷史解開這個謎團？」

年輕人和公主互望着，對青龍的這個問題，難以有任何答覆！因爲他們雖然有了那支大象牙，可是，那和發現久已消失了的女神像，完全是兩回事！

就在這時候，在一旁，一直一聲未出的山水，忽然低聲咳了兩下，引起了別人的注意。他一直用同一個姿勢坐着，雙手托着頭，用一種沉思的神情，聽青龍、年輕人和公主討論。

年輕人和公主，立時向他望去，齊聲道：「小朋友有甚麼高見？」

他們都已知道眼前這個少年人，實在非同小可之至，所以語調之間，相當認

眞！

青龍却笑了起來：「他擅長的是數字和物理學，神話或考古學，恐怕不是他的專長！」山水微笑着：「所有的科學，起點和終點，都是一致的，從無到有，再從有到無。」

這句大有深意的話，出自一個少年人之口，聽的三個人都深吸了一口氣，作手勢，請山水說下去。

山水道：「我根據數學上的可能性，來推斷整件事，可以有一些推測。」

他在這樣說的時候，在他瘦削的臉上，自然而然，現出了一種令人對他的話感到信服的神情，所以三個人都十分用心地聽他說下去。

山水作了一個手勢：「數學上，從假設到求證，是一個過程，在任何方程式之中，一定要有已知數，才能有另一已知數的答案，不然的話，就是不可解的方程式了。」

年輕人笑着催了一句：「理論上是這樣，實際上的情形又如何呢？」

山水站了起來：「實際的情形是，公元六世紀，在巴特農神殿上發生的，女神像消失這件事，是不可能發生的！」

年輕人、公主和青龍，都怔了一怔，他們以為山水會有一大篇偉論發表，誰知道他竟然這樣說！

年輕人和公主，和山水畢竟不是太熟，所以不很好意思駁斥，可是青龍就不同了，他立時大聲道：「你這是甚麼話？甚麼叫不可能？女神像是明明失踪了的！」

山水皺着眉：「不可能，它不可能失踪，從任何一方面來看，它絕無失踪的可能——這是數學上，邏輯學上不變的定律：沒有失踪的可能，它就不會失踪了！」

山水的神情，十分堅決認眞，而且漲紅了臉，雙眼睜得極大。

青龍向着他，用力揮了一下手，表示不屑和他爭論。年輕人奇道：「事實是它失踪！」

山水在忽然之間，神情變得十分沮喪：「是事實上，它失踪了……不可能的事變成可能，就必然是不可能的情況，起了改變，由不可能變成了可能！」

這時，連公主也不禁笑了起來：「小朋友，你的理論真了不起！」

山水搖搖頭，「這是不變的定律，問題是我們還不知道當時的情形起了甚麼變化而已。」

山水的話，乍一聽，十分可笑，可是當他一再強調之後，各人想了一想，却又覺得大有道理，必然是當時發生了一些變化，使不可能變成可能，所以女神像才消失了。不知道當時發生了甚麼樣的變化，整件事，都是一個不可解釋的謎。

一時之間，各人都不再出聲，連青龍也只是瞪大了眼，向山水望着。

山水又道：「一切人的力量能做的，都不能達成使巨大的神像消失的結果，那麼，就必然有除了人力以外的力量在起作用！」

山水的這種結論，雖然簡單，可是也十分合理，年輕人問了一句：「所謂『除了人力之外的力量』，是甚麼意思，你可有概念？」

山水搖頭：「沒有，我只是在理論上肯定這一點，沒有具體的結論，也許我們可以作推測，我先作一個：眞正的雅典娜神，看到了自己的像，覺得喜歡，就運用她的力量，把神像搬走了！」

公主鼓起掌來：「好大膽的想像力，但如果我是女神，我不會那樣做，寧願把神像留在神殿，讓所有人來崇拜，表示他們的敬仰！」

山水受了讚揚，十分興奮。「假設可以有正、反兩方面，剛才的假設，是女神喜愛人們爲她製造的神像。也有可能，她十分討厭，不滿意，也有可能運用她的力量，令之消失。」

三個人都不出聲，山水有點不好意思：「我只是……隨便作了一個假設，證明在除了人力的力量之外的影響下，事情由不可能變成可能，因爲我們現在考慮的一切，都只考慮到了人力。」

公主喃喃地道：「不論女神是喜歡或不喜歡，她把那麼巨大的神像，弄到甚麼地方去了呢？」

山水向上指了一指：「任何地方，天上的神的居所，或許！」

年輕人却在這時，也發揮了他豐富的想像力：「另一個空間，或許？」

青龍叫了起來：「天啊！眞有雅典娜女神？」

十一、青龍內心的秘密

山水望向青龍：「只不過是一個代名詞，女神也好，大神也好，總之，是一種除了人力之外的，能令女神失踪的力量！」

青龍舉起手來：「我投降了，你有本事把簡單的事，弄得複雜之極！」

山水爭辯：「不，我把不可能的事，變成可能！」青龍嘆了一聲：「希望你日後的研究大有所成，但是普通人肯定聽不懂你的話了！」

山水嘆了一聲：「那沒有辦法！」

年輕人和公主在這時，有了共同的設想，他們一起說了出來：「也有可能的，是來自外星人的力量！」

山水笑了起來，他說話之間，很喜歡引用數學上的名詞，所以他是這樣說的：「神的力量和外星人的力量之間，可以加上等號。」

年輕人對山水的這句話表示同意：「是，希臘神話、中國神話，或是埃及和印

度古老傳說之中的神，都是地球人不可知的一種力量，可以解釋爲那種力量，却來自異星的高級生物！」

青龍悶哼了一聲，他的想法，顯然比較實際一些，所以他對山水和年輕人的大膽設想，並不表示他的意見。

山水得到了年輕人的同意，他感到十分興奮，有點手舞足蹈說：「所以，女神像，可能早已不在地球上了！」

山水這句話一出口，山洞之中，變得十分寂靜，只有洞壁上，有泉水滲出來處，傳來水滴落下來的聲響。

山水揚了揚眉，瘦削的臉上，仍然充滿了自信，甚至大有挑戰的意味：「怎麼？這個假設使各位無法接受？」

年輕人沉吟了一下：「也不是全然無法接受……不過有點怪……嗯，外星人把雅典娜女神像搬走了？」

山水點頭，神態認眞：

「是！」

青龍咕噥道：「外星人要這座神像有甚麼用？外星人既然能來到地球，自然比地球人進步不知多少，財富對他們也全然不起作用！」

山水對青龍的話，顯然不同意，可是由於他和青龍的關係，他也不是太能駁斥青龍的意見，所以他欲語又止，漲紅了臉。

就在這時候，公主柔聲道：「我明白小朋友的意思了，那和進步與落後無關，女神像是一件精美之極的藝術品，若是外星人懂得欣賞藝術，自然有可能一見就喜歡，也就有可能將之據爲己有！」

青龍仍在搖頭，公主又補充道：「歐洲人的文明，遠在非洲人之上，可是非洲土人的藝術品，也能成爲歐洲藝術館中的珍藏。」公主舉的這個例子，相當貼切，所以山水和年輕人一起鼓掌。青龍悶哼了一聲：「如果女神像早已不在地球上，也根本不必找了！」年輕人望向公主，公主秀眉微蹙：「情形十分古怪，請先讓我解釋一下……」

她說着，望向青龍和山水，她所說的要解釋一下，自然是對他們兩人解釋，青龍和山水立時點頭，公主這才道：「我現在的身體，來自『幽靈星座』，比起地球

人的身體來，有不少異能，其中之一，是對於地球人無法感應到的微弱訊號，有敏銳的感覺。」

山水和青龍一起皺着眉，她具異能，這一點他們知道，但是對公主剛才那話，他們無法完全明白，但是他們都不出聲，只是用心聽着。公主又道：「當我面對那枚大象牙的時候，我想到在遙遠的一個所在，有和大象牙有聯繫的訊號，那時人在巴黎，後來到了東京，感覺到的訊號就強烈，使我知道，和大象牙有聯繫的，已經接近了許多！」

年輕人補充了一句：「當時，我們認爲有重要的物件，在黎文祥處，因爲他也在東京。」

公主接着道：「等到我們一路前來，就感到訊息越來越強；在進這個山洞之後，我已經可以肯定，和大象牙有聯繫的訊息，就是從這個山洞之中發出來的！」

公主說到這裏，山水和青龍都明白了，他們一起向那卷象牙片望去，年輕人在這時，指着象牙片：「訊息自然是由這卷象牙片發出來的——象牙片和大象牙，曾經是一體，雖然分開了，可是相互之間，還存在着一種十分微妙的聯繫，會有訊息交流

或互相傳遞的情形產生，公主可以感覺到這種訊息。」

山水「啊」地叫了一聲，也指着象牙片：「這……也曾和整座女神像是一體，是不是可以在這上面，接收到女神像所發出的訊息？」

在他這樣問的時候，公主已變換了一下坐姿，她把那卷象牙片，攤了開來，放在她的雙膝之上，然後，雙手在象牙片上，輕輕撫摸着，動作十分柔和，和她俏臉上那種關注的神情相配合，都使人有一種祥和之極的感覺。

她閉着眼，像是沒有聽到山水的問題，年輕人把聲音壓低：「她正在努力想感受到來自女神像的訊息，請別打擾她！」

山洞之中，又靜了下來，除了泉水滴下的聲音之外，年輕人同時，又聽到了一陣濃重的、急促的呼吸聲，他循聲看去，看到青龍盯着公主，神情緊張，雙手甚至不由自主地握着拳，呼吸急促，顯然他這時，正起着不知是甚麼念頭，才令得他這樣古怪的！

年輕人不禁大是疑惑，低咳了一聲，向青龍作了一個詢問的手勢，但青龍卻視而不見，仍然以異樣的目光，緊盯着公主！

若不是深知青龍的爲人，在這樣的情形之下，年輕人可能會感到十分不快，但這時，年輕人自然知道，青龍不會對公主有甚麼非份之想，必然是他忽然想到了甚麼，所以才現出這樣焦切的神態。這時，山水也注意到了青龍的神態有異，可是他只是在一開始的時候，有訝異的神色，接着，就像是明白了青龍爲甚麼會這樣，輕嘆了一聲，現出了同情的神情。

這種情形，看在年輕人的眼中，更是訝異莫名，因爲山水顯然知道青龍心中在想些甚麼！

而青龍那種怪異的神態，也沒有維持多久，就恢復了原狀，只是神情苦惱地慢慢喝着酒。

這時，由於公主正在集中精神，所以年輕人沒有發問，山洞之中，重又靜寂無比。

過了大約有十分鐘，公主才睜開眼來，一副茫然不可解的神情，望向年輕人。

年輕人一看到她的這種神情，就知道公主並無所獲了！他先開口：「如果女神像根本不在地球上，自然不能感受到甚麼訊息了！」

公主變得十分失落：「一點感覺也沒有，巴黎和這裏距離那麼遠，我也可以感覺到……」

公主的話還沒有說完，年輕人已大笑了起來：「地球上的距離再遠，怎麼能和宇宙間的距離相比！」

山水也笑：「眞是，光的行進速度，一秒鐘可以繞地球七周，可是要一年，才是一個『光年』，星與星之間的距離，動輒以幾百萬光年計，眞是相去太遠了！」

年輕人又安慰公主，他靠過去，在公主的手背，輕拍了幾下：「或許，單是象牙片不夠？加上大象牙，有可能會有結果？」

公主吸了一口氣：「但願！」

在這時候，年輕人注意到了青龍好幾次欲語又止，所以他望向青龍：「你想到了甚麼？」青龍脫口道：「如果有一個人，知道是在地球上，公主你能憑一樣過去和這人有聯繫的物品，感到這個人是在甚麼地方？」

青龍的話說得不是很流暢，而且每句詞不達意，但是年輕人和公主還是立刻明白了——他是想取一樣物件出來，請公主感受一下，曾用過這物件的人，現在身

在何方！

公主立時點頭：「只要這個人眞是在地球上，我想可以有感覺！」

青龍的聲音，甚至因爲興奮激動，而有點發顫：「她沒有理由會離開地球！我相信她一定在中南半島！」

年輕人揚了揚眉，他知道，要青龍這樣的人物，變得如此激動，他心中的那個『她』，在他的生命之中，一定佔有極重要的地位！

而且，從他的話中，可以聽出，青龍這個傳奇人物，不肯離開中南半島，也正是由於他相信那個「她」就在中南半島的緣故！

那就更可以肯定這個「她」對青龍的重要性了！

所以，年輕人和公主在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，兩人都儘量不現出訝異的神情，公主先開口道：「請你把曾和她在一起的物件交給我！」

青龍答應着，站了起來，走向洞壁，就在剛才取出那卷象牙片的地方，取出一隻竹盒子。看他那種鄭而重之的神情，那竹盒中所放的，似乎是一樣稀世奇珍。

可是等他打開了竹盒子,取出來的,却是一件破爛不堪的衣服——那甚至已不能算

是衣服了，只是一幅不規則的布片，看來是甚麼樣子的，已全然無法知道。

那幅布片不但破，而且還十分髒，公主很有潔癖，一看到了是一幅髒布，她就秀眉微蹙，年輕人忙向她使了一個眼色。

這時，青龍取出了那幅布，雙手捧着，神情簡直虔誠，走到公主跟前。

公主深吸了一口氣，在青龍的手中，接過了那幅髒布來，放在膝上。

青龍的聲音有些發顫：「這……是她曾穿過的……衣服，謝謝你！」

公主點了點頭，閉上了眼睛，青龍緊張無比地退了開去。

在這時候，年輕人看到山水在緩緩搖頭，暗中嘆了一口氣。

這使年輕人知道，山水多半知道青龍和這個「她」的故事！那就可以在遠赴瑞士的途中，向山水問問，究竟是怎樣一回事——單就眼前的情形，可想而知的是，必然和刻骨銘心的愛情有關！

基於對青龍的好感，年輕人倒十分希望公主能夠幫助青龍。

所以，他望向公主，同時，向青龍作了一個手勢，令青龍鎮定些。

可是年輕人的暗示，顯然起不了作用，青龍雙拳緊握，雙眼瞪得極大，望定了

公主，身子甚至在不由自主，微微發抖。

山水在這時候，來到了年輕人的身邊，壓低了聲音：「一個女人，青龍大哥所愛的一個女人，他一直在找她，可是，她不知在甚麼地方！」

年輕人緩慢而深長地吸了一口氣，這時，他看到公主現出了相當痛苦的神情來，青龍已看到了，他失聲驚呼：「怎麼了？」

公主睜開眼來，痛苦的神情，轉爲驚駭，她要調整一下呼吸，才能開口說話：「我……感受到了痛苦的訊息……在這件衣服上……曾穿過這件衣服的……心中的痛苦……我從來也不知道痛苦可以這樣深，這樣強烈……」

公主說到這裏，向年輕人望去，有着求助的眼神，那是爲了她不知如何去形容這種痛苦的程度。

而青龍在聽公主說到一半時，已經淚如泉湧，全身都在抽搐。

年輕人嘆了一聲：「我知道這種痛苦！當雪崩之後，你失踪，我在阿爾卑斯山上，就日夜忍受着這樣痛苦的煎熬，我知道！我知道！」

公主仍然有疑惑的神色，而青龍却啞着聲音叫了起來：「不！你不明白她身受

的痛苦，你決不會明白，你是男性，她是女人，一個美麗之極的女人，她身受的痛苦，遠在你能想像之上！」

青龍在這樣叫嚷的時候，淚流滿面，眞難以想像一個像他那樣出色的傳奇人物，也會有如此軟弱的一面！

年輕人勉強笑了一下：「不必作痛苦大競賽，公主，請你繼續！」

公主苦笑了一下：「來自這……衣服上的痛苦訊息，強烈無比，我眞有點害怕！」

自從公主發現她自己來自幽靈星座的身體有各種異能之後，她還是第一次有這樣不願意繼續下去的表示！青龍忙道：「請你忍受一下……請你告訴我……她現在在甚麼地方！」

公主在青龍這樣顫聲的請求之下，還是猶豫了一下，可知她眞正是勉爲其難地在進行的。

她重新又閉上了眼睛，在接下來的三分鐘之中，她神情的痛苦，越來越甚，看得年輕人也心驚肉跳，好幾次忍不住想出聲阻止。

年輕人知道，那是來自這件破衣服的訊息，使公主感到了那個「她」曾經受過的痛苦！

好不容易，公主長長地吁了一口氣，神情漸漸變得平靜，又過了一會，她才睜開眼來，視線投向青龍。這時，青龍連頭髮都是濕的，也不知是淚是汗。

公主柔聲道：「她在經歷了人世間罕見的痛苦之後，現在，十分平靜，她的精神，已找到了……相信是宗教的寄託。」

青龍的聲音發抖：「她在甚麼地方？」

公主皺着眉，向一個方向，指了一指，可是她道：「她現在十分平靜，痛苦看來已完全消失，像是狂風巨浪之後的止水，你是不是有必要去打擾她，令她再起狂瀾？」

青龍陡然怔住，顯然公主的話，他以前未曾想到過，他就怔怔地站在那裏，一動不動。

公主又道：「如果你愛她，那就不應該再去打擾她了，對不對？」

青龍又震動了一下，然後，像受了催眠一樣，連聲道：「是！是！是！」

公主站了起來，把那幅髒布，還給了青龍，青龍搶了過來，放在臉旁，捂了好一會，這才放回竹盒之中，而他的神情也恢復了原狀，他不好意思笑了一下：「剛才我有點失態……」

年輕人笑道：「豈止有點失態，簡直是大失常態！」

青龍笑得更不好意思：「也是關心思念太過的緣故，公主的一番話，眞是如同醍醐灌頂一樣，旣然知道她已不再痛苦，何必再去打擾她，我想找她，也無非是爲了想幫她解除痛苦而已！」

年輕人和青龍雖然相識不久，但是言語之間，已經可以和多年相知一樣，不必顧忌甚麼，所以他道：「要眞想得開才好！不要忽然又想不通了！」

青龍瞪了年輕人一眼，冷笑一聲：「你說甚麼？我竟聽不懂？」

公主嬌聲笑了起來，青龍和年輕人也跟着笑，只有山水，不管他多麼出色，他畢竟是一個未曾經過愛情火燄燃燒過的少年人，自然也難以體會這三個人這時的心情。

年輕人和公主並沒有進一步向青龍問那個「她」的故事，也沒有再在山洞中逗

留多久，就帶着那卷象牙片，和山水一起離去。山水在離開山洞之後，又帶着年輕人和公主，在一間小石屋之中，取了他的「行李」——兩隻籐箱子。箱子中全是各種各樣的紙張，有大有小，有的甚至不規則，不知是從甚麼地方撕下來的，顯然是在紙張供應十分困難的情形下收集來的。

而在這些紙張上，密密麻麻，寫滿了字，年輕人和公主看到其中有許多數學符號，那自然全是山水的學術性論文的手稿了！

山水在關上箱子的時候，笑道：「青龍大哥說我把簡單的事，化為複雜，其實，我不過是尋根探源而已！誰都知道一加二等於三，多麼簡單，可是，要證明一加二等於三，何等複雜！」

年輕人和公主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，年輕人放低聲音，對公主道：「如果給衞斯理知道有他這樣的人在，不知道他會採取甚麼行動？」

公主道：「當然是尋根究底，找出他究竟為甚麼會這樣的原因來。」

年輕人立時揚了揚眉，意思是：「我們何不這樣做」——？可是公主卻輕拍了腰際

的那卷象牙片一下，搖了搖頭，她的意思是「單是這件事，只怕已經花不知道多少時間和精力了，哪裏還有時間去追索何以山水會有那樣非凡超卓的才能！」

他們倒並不是爲了想不讓山水知道談話的內容而做手勢打啞謎的，事實是他們兩人的心意相通的程度十分深，眉來眼去一番，就可以知道對方想表達的是甚麼，久而久之，變成了互相溝通的習慣動作了。年輕人望了那卷象牙片一下——公主一直將那卷象牙片繫在腰際，她一身黑紗衣服，腰際忽然多了一卷淺色的象牙，看來更加飄逸。

這時，山水正在把兩大箱他的「論著」搬上車子，也聽到了兩人的對答，他問：「衞斯理是甚麼人？」

年輕人笑了一笑：「一個對任何奇特的人、奇特的事，都要尋根究底的人！」

山水拍了拍手：「歡迎他對我進行研究！」年輕人笑：「一有機會，我會對他提起你！」

山水作了一個怪臉：「希望他別將我當作科學怪人，把我的腦袋剖開來作檢查！」

年輕人嚇他：「那倒不至於，不過把你的腦子抽點出來，倒是不可避免的！」山水吐了吐舌頭，縮了縮頭，這種少年人的神情，和他的滿腹經綸，又大不相襯。

衞斯理後來，有沒有和山水見面，發生在山水身上的究竟又是甚麼樣的怪事，那屬於和山水有關的故事的範圍。

山水會在這個故事之中出現，是由於年輕人和公主與青龍會面時帶出來的，他只不過是這個故事的小插曲，自然不必詳細介紹了。

這種情形，就像青龍在這個故事之中出現，起了他的一定的作用，但是青龍和他心中的那個「她」的事，就和這個故事無關，所以也不必敍述那個故事，其實是已經披露過的，和原振俠醫生有關。

年輕人和公主要把山水送到瑞士去，可是公主先要到東京，在恭二那裏，取回那支大象牙。她在象牙片上，得不到任何訊息，十分失望，就只好寄望，可以在大象牙加象牙片上，得到訊息。

通過公主的關係網，要使一個少年人進入任何國家，都是輕而易舉的事，山水

甚至眞的有了許多有效的旅行證件。

到了東京之後，第一件事，自然是直赴恭二的住所，恭二和信子夫婦，仍然用無比的熱忱歡迎了他們。恭二看到山水的時候，略呆了一呆，但是山水既然是年輕人和公主帶來的，他自然也不敢怠慢，十分誠心地問：「小朋友要做甚麼，只要提出來，不必客氣！」

山水舐了舐口唇：「圖書館！我要到收藏科學書籍最多的圖書館去！」

稍爲講一下，山水在一離開了山溝子之後，就表示了他對知識如饑如渴的追求，所以，他一到東京，就要求到圖書館去，是自然而然的事，但那對恭二來說，却十分意外，他搖了搖頭：「好好，我馬上派人帶你去！」

山水問年輕人：「我們會在日本逗留多久？」

年輕人望向公主，公主略想了一想：「暫時……就住三天吧！」

山水發出了一下歡呼聲，問：「有沒有二十四小時開放的圖書館？」

當然不會有，結果是在圖書館開放的時候，山水儘量留在館中，而走的時候，借了一大堆一大堆的書，使得陪他去圖書館的那個恭二手下的職員說：「這少年

人，一定是書蟲托世的！」

而已！」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讀入了他的記憶之中。

[illegible]

十二、外星人拿去女神像

十二、外星人拿去女神像

那個職員這樣感嘆，自然大有道理，東京這個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，可以吸引一個少年之處，不知有多少，可是山水一點別的興趣也沒有，只是看書！

年輕人也「領教」過山水看書時的情形，超過二十本又厚又大的書，全是科學方面的巨著，山水在看的時候，簡直只是「翻」，飛快地一頁一頁翻過去，然後，把手放在書本上，微昂起頭，閉上眼睛，一動也不動，大約五分鐘左右，就把書放下來，長長地吁了一口氣，彷彿經過這樣子，他就已經把書中的一切，全部吸收，歸入了他的記憶之中。

後來，年輕人終有機會向衞斯理提及山水，也介紹了這種情形，年輕人表示自己的竟見：「我感到他根本是研究過這些書的內容的，他再看一次只不過是在溫習而已！」

那三天，山水幾乎連東西也不吃，公主的情形，也差不許多。

在大象牙一運來之後，公主就抱着它，進了一間靜室——那本來是信子表演茶道的一間房間，幽靜寬敞，十分合用。

公主和年輕人合力，把那卷象牙片，放進了大象牙的尾端，然後就向年輕人示意，她需要獨自一個人集中力量，在大象牙上獲得訊息。

年輕人十分不願意，遲疑着不肯離去，公主嘆了一聲，只是深情地回望着，年輕人受不了公主眼光中的那種祈求的神情，長嘆了一聲，親了公主一下，離開了那間房間。他在離開的時候，公主道：「別來打擾我，我一無所獲，會立即通知你！不要爲了想看我一眼，而令我分神，誤了大事，好不好？」年輕人在門口停了幾秒鐘，才回答：「好！」

他的回答聲，竟大有乾澀之意，可見他心中，實在是不願意之極。

這種情景，恭二和信子都在一旁，完全看在眼裏。他們兩人大大感嘆：「一直以爲我們兩夫妻之間的感情，已經夠好的了，可是看看人家，同在一幢屋子之中，也會相思，這才叫好感情！」

自此之後，恭二和信子，努力模仿年輕人和公主，儘可能形影不離，果然更進

一步體會到了男女相愛相親的眞諦，更是幸福快樂。當下，年輕人退出了那房間之後，公主自然立刻就凝神，進入全神貫注的狀態。

年輕人在門口又徘徊了好一會，直到恭二陪着笑：「怎樣，我們還等着聽到此行的結果哩！」

年輕人這才向着關上的門，用力一揮手，回到了小客廳中，恭二奉上美酒，年輕人先問：「黎文祥還在日本？」

恭二搖頭：「他說有些要事，先離開了——他是非法進入日本的，顯然由於生活不便，不很習慣。是不是必須有他在場？」

年輕人想了一想：「不必了，我們此行，收穫十分豐富，出乎意料之外！」

接着，年輕人略去了山水的異行和青龍的故事，只是向恭二和信子說了那卷象牙片上的圖形和文字，和根據那些文字，所得到的必然推論——那枚大象牙，是希臘巴特農神廟之中，舉世無雙的雅典娜女神像身上的一件飾物！

恭二在從事古物買賣之後，很肯上進，進修了不少歷史知識，自然知道雅典娜女神像是怎麼一回事，當眞聽得他目定口呆，口水直流！信子則不斷在叫着：「這

可怎麼好？這可怎麼辦？」

兩個人的反應如此強烈，自然是在意料之中，因爲只要知道這座女神像歷史的人，都會有同樣強烈的反應。而恭二和信子，又是對古物大有認識的人，自然更加目定口呆，樣子近乎要昏厥！

年輕人耐着性子，等他們這種強烈的反應過去後，才道：「想不到吧！」恭二在回答的時候，仍然不由自主喘着氣：「眞想不到，眞想不到！」然後，他張大了口，忽然現出了駭然之極的神情，向外面指了一指，把聲音壓得很低：「公主……她正在設法把……雅典娜女神像找出來？」

年輕人深深吸了一口氣：「正在努力！」

信子這時也怯生生地問：「會有結果？」

年輕人皺了皺眉，心情很亂。對於信子的這個問題，他無法給以肯定的答覆，因爲施展異能，希望在那支大象牙上，獲得訊息的並不是他，而是公主。

而令得年輕人這時，有十分不安的情緒的，是由於他在公主的神態上，看出即使是公主本身，對是否能獲得訊息，從而解開人類歷史上的這個大謎，也沒有把

握！

年輕人和公主感情水乳交融，雙方完全可以在對方的行動之中，得知對方的心意。

年輕人知道，如果公主有把握的話，就不會和他分隔開。而且，估計還要分開三天之久！公主要用這種行動來獲得訊息，可知她的心情是多麼緊張——如果是有把握的事，又怎麼那麼緊張？

年輕人和公主是二十四小時都形影不離的，這時公主把她自己留在靜室之中，年輕人感到極度的不習慣，心情自然更是亂得可以。恭二和信子還有許多問題要問，可是看到年輕人心神不定的神情，他們十分知情識趣，忍住了不問，恭二頻頻替年輕人添酒。

年輕人喝了幾杯酒之後，才道：「希望公主能夠成功，這件事……如果能把公元六世紀起就失蹤了的女神像找回來，那是天大的大事！」

恭二和信子連連吸氣，又連聲道：「是！是！」

年輕人又把自己對女神像消失的推測，說了給恭二和信子聽，兩人更是聽得身

子微微發顫，一半是由於激動，一半自然是由於驚奇。年輕人的設想之中，有一項是雅典娜女神自己喜歡這神像，所以把它弄走了！然後，年輕人就堅持不肯回到恭二為他準備好的，設備齊全，十分舒服的客房，而搬了一張可以半躺的安樂椅，就放在房門旁，據他對恭二說的理由是：那麼，公主一出來，他第一時間，就可以見到公主了！

年輕人決定了的事，恭二自然無法推翻，所以只好把美酒放在酒車上，推到了年輕人的身邊，他還想陪年輕人閒聊，可是年輕人却揮手令他離去：「你只管去忙你的，別理會我，我正好趁此機會，一個人靜靜地想一想！」年輕人想的是，雖然說公主為自己定下了「三天」的期限，但是如果能獲得訊息的話，一定要不了三天，那麼他在門口等，十分輕鬆。

不消多久，就可以有結果了。

可是，年輕人的這個想法錯了。足足在二十四小時之後，公主仍然沒有出來！

年輕人顯得很不安，恭二再次勸他休息，他仍然搖頭，他也無意進食，只是以酒代食，酒量之好，令得替他收拾酒具的信子為之咋舌。別忘了信子是從小就看慣了

人喝酒，她自己也酒量極宏的！

到了第二個二十四小時之後，年輕人的神情，看來有點憔悴，可是長了的鬍子，又使他看來更有男性的魅力。

那天晚上，恭二和信子輕摟着，在床上喁喁細語，信子十分羨慕地道：「像他們，才是天造地設的一對！」

恭二抿着嘴，過了一會才回答：

「男女之間，只要雙方都把對方放在自己之上，就都是天造地設的一對，我和你也是！」信子現出十分甜蜜的笑容，可是又撒嬌：「我們經常分開好幾天，你就不會為了相思而這樣不眠不食？」

恭二深深地吸一口氣：「我發誓，以後我們再也不會分開幾天！」

恭二和信子本來就是十分相愛的一對，所以對年輕人和公主之間那種深切無比的愛，可以了解。如果換了沒有愛意的男女，根本就無法體會。

到了第三天，年輕人更加不安，他一手拿着酒杯，不住在房門口來回走着，而又怕腳步聲會打擾公主，所以把腳步放得很輕，每跨出一步，就向房門望上一眼。

這種情形，看得在一旁的恭二，不斷搓手，沒有辦法。恭二想把山水找來，可是陪着山水的那個職員說：「這位少年貴賓，和書本溶在一起了，我沒有能力把他分解開來。」

反倒是年輕人安慰恭二：「別擔心，到了三天的時間，公主不論有沒有成績，都會開門出來的！」

恭二心想：既然是這樣，你又何必茶飯不思，寢食難安，整個人都變了樣？當然，恭二只是在心中嘀咕，不敢當面講出來的。

年輕人想是自己也想出了這個矛盾，所以他又長嘆一聲，拍着恭二的肩：「你不明白，我不是自己焦急，我是怕公主的努力沒有結果，會失望。她若因爲失望而不快樂，對我來說，就是最難過的事！」

在一旁的信子，聽年輕人這樣說，已感動得熱淚盈眶。

恭二也轉過身去。就在這時候，房門打開，年輕人立時跨前了一步，公主也走了出來。

兩人打了一個照面，都呆了一呆！

經過三天，公主也顯然憔悴了！

當然她的花容月貌，沒有改變，可是她的神情，是如此失望，就算是不相干的人，看到她這樣的情形，也會心痛，何況是年輕人！而公主一看到年輕人，也是一樣的感覺，兩人在呆了一呆之後，立時一起行動，緊擁在一起！

他們擁抱得十分之緊，像是要把兩個人完全變成一個人一樣。

年輕人的口中，發出了一陣含糊不清的聲音，他想安慰公主，可是又不知如何說才好，他又知道，不論自己發出甚麼聲音，公主都會知道他是在由衷地安慰她，所以，含糊不清的聲音，或是長篇大論，效果都是一樣的！

在年輕人懷中的公主，由於激動，身子在微微發着顫，那令她的神態，更是動人。

好一會，還是公主先開口：「我不是完全失望，也不是完全沒有希望！」

年輕人把語調放得相當慢：「那麼，情形不是十分壞，壞到甚麼程度？」

公主的神情相當迷惑：「非常微弱的訊息，來自極遙遠的所在。」

年輕人以爲公主一無所獲，所以才會這樣子沮喪，一聽得她那樣說，不禁十分

意外，伸手在她的額角上點了一下：「你為甚麼不早說！」

公主捉住了年輕人的手：「直到最後一刻，才有了這樣的感覺，我又花了一些時間，想肯定一下。」

年輕人笑了起來：「我還以為你甚麼感覺也沒有，只要有，不論訊息發自多麼遙遠之處，總有方法可以接通它的，是不是？」

恭二和信子正在旁邊，聽得年輕人和公主的對話，也都十分興奮，連聲道：「是啊！不論距離多麼遠，總可以到達的！」

公主的神情十分古怪，她笑了一下：「理論上來說是這樣。」

恭二和信子不明白公主這樣說是甚麼意思，年輕人卻已經知道，其中必然大有文章，他立時問：「那微弱而又遙遠的訊號是來自何方？」

公主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才伸手，向上指了一指。

這一點，倒並不出乎年輕人的意料之外，只是恭二和信子一起失聲叫了起來：「天上？」

公主望了他們一眼：「我感覺是這樣。有了這樣的感覺之後，我以為自己是弄

錯了，所以又花了一些時間，確定一下，結果，的確是那樣！」

年輕人沉聲道：「這種現象，表示甚麼？」

公主說得十分緩慢：「這表示我們的分析，山水在理論上的推定，都是對的：女神像的消失，地球上沒有力量可以做得到，而它居然成為事實，就必然是由於地球以外的力量！」

年輕人默然片刻，才道：「那就無法可施了，幸而外來力量不是得到了女神像的全部，至少神像的一部分，還留在地球上！」

在年輕人這樣說了之後，公主並沒有立即的反應，她只是默然不語。

年輕人輕撫着公主的一頭秀髮：「我們不能和不屬於地球的力量抗爭的！」

這一次，公主的反應來得極快：「為甚麼不能？假設是外星人的力量，我們也是生活在一個星體上的高級生物，在他們而言，我們就是外星人，他們也無法和外星人抗爭的！」

年輕人知道，公主的身體，雖然換上了來自幽靈星座的幽冥使者，可是公主還是公主，她想要得到的，總之盡一切可能，不達目的，不肯干休！

他嘆了一聲：「問題是，我們並沒有到人家的星體上去，把人家的東西，據爲已有！」公主十分固執：「本來是地球上的東西，就應該歸還給地球！」年輕人也有點負氣：「大批埃及印度中國的文物，都放在大英博物館，這又怎麼說？」公主一甩手：「那是埃及印度中國自己不爭氣，應該搶也要把它們搶回來，被人搶去的東西，物主就有權利把它搶回來！」

年輕人和公主之間，居然也發生了爭執，這令得在一旁的恭二和信子，面面相覷，神情駭然，一時之間，手足無措，不知如何才好！

年輕人和公主雙方都知道，他們之間，其實是吵不起來的，年輕人攤了攤手：「或許是我舉例不當女神像，就算一直在地球上，也該早被毀滅了：巴特農神殿就已經不存在了！」

公主仍有嬌嗔：「那是地球人自己的事，女神像如果落在外星人手裏，經歷了那麼多年，也應該物歸原主了！」

年輕人揚了揚眉，那是一種詢問，問的是：「請問，如何去找弄走了女神像的外星人？」

公主也揚了揚眉，那是表示接受挑戰，她道：「外星力量，並非完全不可抗爭，著名的亞洲之鷹，羅開，就曾和宇宙間的邪惡力量『時間大神』對抗過，幾次接近死亡邊緣，終於把『時間大神』逐出了銀河系！」

一提及了亞洲之鷹羅開和「時間大神」的生死抗爭，年輕人也不禁豪氣干雲。亞洲之鷹的這段冒險經歷，是「江湖」上人所皆知的，這也是亞洲之鷹贏得了所有人的尊敬的原因。

年輕人顯然受到了鼓舞，他又緊擁了公主一下，一聲長笑：「對！我們該代表地球，把這座地球人的傑作帶回來！」

他們兩人的對話，令得恭二和信子，神往之至，恭二忙道：「有甚麼事我可以出力的，只管吩咐！」信子十分自慚：「我們能出甚麼力啊！」

公主笑：「別這樣說，等到你們可以出力的時候，一定讓你們出力。根本，事實上，知道這座女神像的存在、大象牙的發現，井上先生已經出了不少力，是整件事中的重要人物！」

得到了公主這樣的誇獎，恭二和信子兩人，笑得合不攏口來，連連鞠躬。

公主四面張望，問：「我們的小朋友呢？上哪兒去了？」

恭二忙搶着把山水這三天來的情形說了，公主和年輕人互望了一眼，知道在山水這個古怪的少年身上，一定可以有神奇之極的故事，發掘出來，而且，將來的發展，會到甚麼程度，誰也不能預料。

公主道：「我們先把他送到瑞士去再說！」

年輕人問了一聲：「然後呢？」

公主顯然胸有成竹，立時有了回答，自她口中說出來的，是兩個人的名字：「胡非爾，或者考曼！」

恭二和信子自然又不明白了。胡非爾和考曼都有着將軍的銜頭，不過一個屬於美國軍隊，一個屬於蘇聯軍隊，他們都是這兩個超級強國的極重要的人物，在不久以前，爲了發生在美蘇太空船上的緊急事故，年輕人、公主和這兩位將軍，都曾一起升空，到達環繞地球的太空船之中，執行任務。

公主這時的意思，很容易明白，既然訊號來的方向，是在上面，那麼，自然是越向上飛，就越是接近訊號的來源，那麼，當然只好請胡非爾和考曼，安排一次太

空航行，才是最有用的措施。

要安排一次太空航行，自然絕不簡單，但只要他們兩人肯盡力，自然也不是絕對做不到的事！

年輕人心領神會，他一面笑着點頭，一面向恭二解釋：「是美蘇兩國太空總署十分有勢力的大人物，可以幫助我們……」

他伸手向上，指了一指，恭二和信子，自然會意。

年輕人和公主，包了一架巨型飛機的上層頭等艙，本來是爲了方便公主捧着大象牙上機的，但結果，旅程之中，最享受的是山水，他買了大量的書籍上機，幾乎視線沒有離開過書本。機上的人員，對於這個操流利之極的德語的東方少年，都驚訝之至，猜不透他是何方神聖！到了瑞士之後，年輕人和公主，帶着山水，一起去見馮夫人，他們知道馮夫人的脾氣，一見，就把一切來龍去脈，全都告訴了馮夫人。

這一切經過，可以把任何人聽得目定口呆，馮夫人自然也不能例外，她叫了十七、八聲：「上帝」，才道：「你們不但發現了愛因斯坦再世，而且，要把消失了的女神像找回來？」

公主充滿了自信：「正有此意！」

馮夫人看了公主片刻，才由衷地道：「公主，我眞羡慕你！」

年輕人和公主又對馮夫人提起在土耳其見到了她哥哥的事，馮夫人大是感慨。而在這段時間內，山水自己已用電話，和他需要接觸的八個機構，進行了聯絡，看來他全然可以自己照顧自己，不會太麻煩馮夫人！

第二天，年輕人和公主，就離開了瑞士，普通人要見胡非爾和考曼這樣的大人物，自然不是容易的事，但公主通過了她的聯絡網，消息傳遞出去，兩位將軍都有了回音，表示年輕人和公主一到，立刻就可以進行商談。

而還有一件事，令得年輕人和公主相當興奮的是：當飛機在航行途中，兩次——一次是東京到瑞士，一次是瑞士到華盛頓，公主都曾聚精會神，去感覺訊息，兩次的結果，用她的話來說：「每次，我都感到有訊息，來自極遙遠，微弱之至！」

年輕人有點不明白：「一樣？」

公主的回答却是：「幾乎一樣，可是……我又感到有極小的差異。」

年輕人揚了揚眉，請公主作進一步的解釋。公主側頭想了一想：「譬如說，一

艘航空母艦，泊在平靜的水面上，如果有一個人上去，理論上來說，艦隻的吃水線，會有所改變，可是實際上卻並不會。」

年輕人笑：「要是山水在，那就好了，這是一個數學問題：無窮大加任何數字或是減任何數字，都仍然是無窮大！」

公主固執地道：「可是總是加了和減了的，是不是？」

年輕人的回答是：「無窮大的值不變！」公主嘆了一聲：「在超過一萬公尺的高空之中，我可以感到，接收到的訊號，和平地上有極微小的差異，這種差異，可以說是由於距離接近而產生的！」

年輕人「啊」地一聲：「如果假設女神像在月球上，那麼，接近了一萬公尺……這種差異你已可以感覺得出來？」公主沉吟了一下：「是，就是那麼微小差異的！」

年輕人深深吸了一口氣：「那麼，女神像肯定是給外星人弄走了！」

公主感嘆：「這是山水的推論！」

他們有了這樣的結論，所以，一走進胡非爾的辦公室，他們立刻提出了要求。

十分出乎他們意料之外，考曼中將，也在胡非爾的辦公室之中。考曼解釋他出現的原因：「既然年輕人和公主，提出了見面的要求，他們一定有十分緊急的事，能早見他們一刻，就好一刻！」

這一點，使年輕人和公主，都十分感動。年輕人的要求，聽起來甚至十分簡單：「請安排我們兩個人一次儘量遠離地球的航行！」

胡非爾和考曼早就料到年輕人必然會有非比尋常的要求，可是却也想不到會是這樣的要求！

兩位將軍面面相覷，過了好一會，胡非爾才反問：「要多遠？」公主的聲音十分肯定：「能多遠就多遠！」

胡非爾站了起來，來回踱步，然後，他就開始電話聯絡，他按下了一個掣鈕，使在場的人，都能聽到對方的回答——各人所聽到的回答，都是國防和太空探索上的頂級機密，胡非爾這樣做的目的，自然是表示他毫無保留，在幫助年輕人和公主。

可是所有的答案，却全是否定的，在三個月之內，根本沒有載人入太空的計

劃。

胡非爾在經過了所有的聯絡之後，向年輕人和公主攤了攤手，他沒有說甚麼，但是十分明白，他眞正愛莫能助，然後，他又伸手指了一指考曼。

考曼和胡非爾之間的芥蒂，看來並未能完全消除，考曼立時道：「如果兩位有興趣看這樣的表演，可以跟我到莫斯科去。」

胡非爾一瞪眼：「廢話，能不能安排？」考曼吸了一口氣，緩緩搖了搖頭：「不能，至少，暫時不能！」

年輕人和公主手握着手，四個人都不出聲。年輕人和公主都知道，要作「遠離地球的航行」，不是一件簡單的事，所以，也不覺得十分失望。

胡非爾和考曼都關心地問：「兩位有甚麼目的？我們不是才有過一次類似的航行嗎？」

公主的神態有點疲倦，她揮了揮手：「太複雜了，我不想說，請保留我們的要求，一有可能，就通知我們！」胡非爾和考曼齊聲道：「一定！一定！」

年輕人和公主在走出胡非爾辦公室的建築物之時，恰值大雪飛揚，看到的人，

都低着頭，避開寒風，行色匆匆，公主和年輕人卻走得十分慢，他們任由雪花飄落在身上，公主更微微仰起了臉，讓雪花在她的俏臉之上溶化，變成一滴一滴晶瑩的水珠。

兩人默默地走了百來步，突然齊聲道：「到希臘去！」

兩人相視而笑，對他們有同樣的心意，感到高興，現在，還有甚麼比到希臘去更好的主意？到希臘去，目的自然是雅典，巴特農神殿的遺址，到曾經供奉雅典娜女神像的所在，去憑弔一番！

他們立刻動身，到達巴特農神殿的廢墟時，正是傍晚時分。雖然昔日巍峨的神殿，只剩下了一個空架子，只有幾十根石柱，排列着，可是在看來極度的寂寞之中，仍然有異樣的壯觀。落日捲起的餘暉，映得那些殘存的石柱，每一根都像是塗上了一層金黃色的光芒，石柱的投影都很長，組成一幅巨大的、奇怪的圖案。

年輕人和公主先不走進廢墟去，只是在遠距離，默默地欣賞着，遙想當年廟殿全盛時期的情景。公主十分感嘆：「人的行爲眞是奇怪，那麼多人，花了那麼多的心血，造成了那麼宏偉的宮殿，可是，却又有人，用盡了方法，去破壞它！」年輕

人同意：「這種例子太多了，或許，不斷建設，又不斷破壞，這是人類的本性行為？」

公主沒有出聲。他們不立即接近廢墟的原因是有不少遊人在，但隨着天色漸黑，遊人正在紛紛離去，等到天色全黑了下來，遊人全都離去，年輕人和公主，才向前走去，踏上殘存的石階，走進了圓柱之間，當日的神殿。他們都曾在那卷象牙片中，知道女神像當年放置的正確地點，所以一進入廢墟，便不約而同，向那個地點走去，公主在自然而然地加快腳步，臉上現出了一種十分古怪的神情。

年輕人意識到會有些事發生了，所以他只是緊隨在公主的後面。公主越走越快，等到公主陡然站定之後，年輕人雖然看不到任何遺跡，但是也可以肯定，公主所站的地方，正是昔年雅典娜女神像聳立的地方？

年輕人屛住了氣息，看出公主正迅速進入全神貫注的狀態，那是她的異能正在發揮，她站在當年女神像聳立處，自然大有可能，接受到和女神像有關的訊息！

所以，年輕人並不去打擾她，只是靜靜地看着她。公主也不是完全靜止不動，她俏臉之上，神情變化多端，有時驚訝，有時感嘆，那更證明在這段時間之中，她

正感受到大量的訊息。

年輕人慢慢接近她，等到年輕人來到了她的身邊時，公主恰好回過神，向他伸出手，年輕人立時握住了她的手。公主又呆了片刻，才緩緩向前走去。她先向年輕人望了一眼，年輕人點了點頭——在那一剎間，他們兩人已有了溝通。

公主開始說出她剛才感受到的訊息：「女神像不在地球上了，來自外星的高級生物把它帶走的，理由是那女神像太精美了。」年輕人表示了他的不滿：「外星掠奪者！」公主嘆了一聲：「不！拿走女神像的外星人，知道女神像若是留在地球上，必然有被毀滅的一天，他們是對的，你看，連整座神殿，都變成了廢墟，女神像如果在，還會剩下多少？」年輕人搖頭：「那也不能改變掠奪的事實！」

公主柔聲道：「我感受到的訊號是，他們說，甚麼時候，地球人放棄用種種藉口而進行破壞的行爲時，他們會鄭而重之，把當年帶走的女神像，送回地球來，他們只不過是暫時替地球保管女神像！」

年輕人呆了半晌，才道：「只怕不是暫時保管，而是永遠保管！」公主立即明白了年輕人的意思：「是啊，人類不知何年何月，才能放棄破壞行爲！最大的破壞

行爲是戰爭，人類能沒有戰爭嗎？」

兩人都不再說甚麼，只是手拉着手，向前走着，一直來到了他們駕來的車前才站定。年輕人這時才問：「那大象牙是如何會流落在亞洲的一條河底的？」

公主道：「我只是單方面感受到訊息，並沒有『交談』。我試過，但做不到，不過，訊息曾提到，在他們帶走神像之前，神像上的飾物，已經被大量盜竊。要弄走整座神像，必須有地球之外的力量，盜竊神像上的大小飾物，地球人的力量，綽綽有餘了！」年輕人喃喃地道：「盜竊……也是一種破壞的行爲，可是若不是盜竊者，我們就不能知道女神像消失的情形，這又怎麼說呢？」

公主抬頭向天：「誰知道──我只知道，我又多了一個心願，讓我看一看，碰一碰雅典娜女神像！」年輕人高興地說：「我的心願比較容易實現：讓我抱一抱我的女神！」一才說完，他把公主抱了起來，打了一個轉，公主身上的黑紗，揚了起來，形成一個環，美麗而又神秘。

書　名：消失女神
作　者：倪匡
責任編輯：傅桂嬋、黎艷娥
督印人：黃子昭
封面設計：陳輝
出　版：勤十緣出版社
發　行：勤十緣出版社
香港鰂魚涌華蘭路十四號益新工業大厦十八樓B座
（電話：五一六九〇二二）
（傳眞：五一六九三〇四／八八〇五九七八）
印　刷：日昇柯式印刷公司
植字排版：C&D植字排版公司
初版日期：一九九一年三月
再版日期：一九九三年十一月
定　價：每本港幣三十五元
ISBN 962-447-006-5

倪匡科幻系列 1

消失女神

倪匡 著

勤十緣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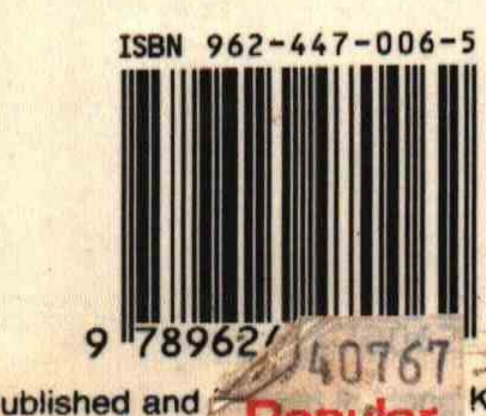


作者簡介

在香港，純以寫稿而致「富」的作家甚少，倪匡是其中之一。

倪匡自稱是世上寫漢字最多的人，因爲他自一九五七年由內地來港後，寫了三十年，一個星期寫足七天，每天寫數萬字。最令人稱奇的，是他可以寫三十年而靈感不斷、題材不盡，且是暢銷的保證。江湖中人更戲稱他爲「袋裝書大帝」。出版界流傳一個笑語：即使倪匡寫的是無字天書，也會迅速售清。極其量下次購買倪匡作品時，看清楚是不是無字天書續集罷了！

ISBN 962-447-006-5



Published and ... Kong.
H